

書焚

之拓李



叢文極南

社版出極南海上

南極文叢

焚書

李拓之

1948

上海南極出版社

焚書
目次

封面：黃歌川作

自序

聽水……………一

招魂……………一五

焚書……………二四

變法……………三四

文身……………五〇

101064

束足	六七
埋香	八五
溺色	一一九
惜死	一四七
陽狂	一八八
投暮	二三六
摧哀	二六四

自序

『畫鬼魅易，畫犬馬難』，這話是中國的韓非說的。

因為鬼魅是虛妄，犬馬是真實。虛妄的易於渲染，而真實的難於描摹。寫歷史小說有如畫鬼魅，但亦如畫犬馬。為了已經是歷史的故事，離開現實很遠，所以容易渲染，近於虛妄了。但也為了是歷史的故事，它曾經存在過，因此確屬真實，反而難於描摹了。

本來小說的構成及其寫法，是含有虛妄與真實的兩面。而歷史小說，與其說是虛妄多於真實，毋寧說是後者超過前者。因此，我們寫歷史小說，可能走入不同的兩條路：其一是去『創造』歷史，即賦予歷史人物以新的意識和類型，純憑作者個人的修養愛好，任意將歷史傳說加以塗抹或修改，使歷史遷就作者。其一是去『發掘』歷史，即發見或交還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以文獻為根據，認真地將原有記載加以啟迪參證，使作者服從歷史。前者的寫法是嵌入式，主觀的，觀念論的；後者的寫法是抽出式的，客觀的，實在論的。

某聖哲說：『我們對於事物的態度，問題不是在於把已知的硬嵌進去，而是

在於把未知的抽取出來」。

我對於歷史小說的寫法，取路於後者為多。當下筆的時候，極力避免將古人寫成現代人。在沒有捕捉到人物的真實性格以前，不敢以謬誤的彩色的外衣套上死者的骨格。雖則實際上也有所不免，原因是我自己恰恰生活在現代。然而大體上可說是做到了，例如：埋香中的魚玄機，她有反抗的但屬於不健全的心理和氣質，而我無法將她寫成一個前進的女性。摧哀中的張獻忠，他是勁健的農民叛亂的首領，而我無法將他寫成一個偉大的革命者。這即為了作者服從歷史，並非歷史遷就作者的原故。

這樣說來，我所寫的歷史人物，完全是刻板的真實而毫無彫飾的虛妄的麼？也不盡然的。歷史小說不能如此去理解，作者把歷史故事如畫犬馬般的描摹，同時如畫鬼魅般的渲染。因為他是在寫歷史小說，不是在寫歷史。

往往有人以為歷史小說是沒有時代性的，這是錯誤的說法。『時代性』的解釋是全盤的，不是孤立的，是連續的，不是割斷的。誰敢說表暴資本主義社會的作品，比起表暴封建社會的為特別進步？誰敢說『現實』這東西僅僅存在於目前，並不存在於過去？誰敢說歷史小說的內容是沒有血肉，沒有實生活的意義的？……。在這裏，我必須說出自己所以多寫歷史小說，倒可以說是願意取材於既有

的事實或傳說，而不大喜歡從事於一般自以為實際的，反而是毫無憑證的虛構。

我急於要查究我們的祖先到底曾經過着怎樣的生活？即這個號稱數千年文明的東方古國裏的人們，到底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做些什麼？不幸得很，我發見我們的祖先多半把一生精力徒然耗費在不是荒淫無恥，便是殘酷悲慘的生活之中。他們在一邊快活得服春藥、玩小腳，而一邊却痛苦得變成殺人狂、淫虐狂、歇斯底里症和神經病患者……我們的世代神祕相傳，所不同於別人的『國寶』、『國粹』，難道真的只有這些而已麼？

舊的歷史將經結束，新的歷史正即開端。我們不要再繼承祖先們的昏亂野蠻的生活傳統了。如其不然，這個東方古國也許要一旦變成荒蕪的山谷，我們的子孫每人都將化為猴子。在這山谷的霧瘴中流傳出更其詭奇更其荒誕的故事，供人憑吊！

關於文藝作品表現的重點之一，我以為是：人性。它是歷史的真實。雖則這人性是受階級性的限制，即某一生活階層中的人性，必然表白出某一生活階層的特徵。我不是超階級論者，而是人性自由發展論者。當束縛人性的階級生活解除以後，無疑的，真實的人性纔能真正的出現。那時，沒有被彎曲的，被拘牽的人性。它纔是歷史的真實。

以上的話，幾乎是必要說的。已說得很多了。

收輯在這集子中的，是我的小說原稿之一部份。十二篇之中大半是未曾發表過的。對於見到我的作品而曾經下過文字批評的先生們，在此表示衷心的謝意。

此外，特別感謝對我寫作直接間接先後有過鼓勵的柳亞子、胡小石、馮至、李健吾、潘伯鷹諸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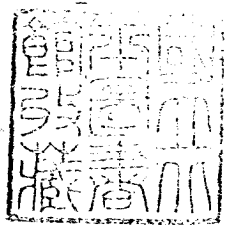
最後，感謝黃歌川兄為這集子作封面。

卅七年，九月。李拓之，於上海。

聽水

是深秋的下弦月，光華格外清冷。音樂家師涓穿一領白衫，背着琴囊，走到荒野上。他今天走了六十多里的路程，人是太累了，急於要休息。雖則他承衛靈公的好意，給他一匹坐騎，那是白額的秋霜馬。但他生怕傳世之寶的古琴在馬上撞壞了，因此時而下馬來走走，連馬夫也覺得厭煩之至。

荒野長着林莽。皎皎的月光下，四面彷彿是無涯際的亂草，其間波濤般起伏着嶙嶙的怪石，辨不清那是陳年的墓碣抑是野人的石堡。秋霜馬停了蹄不再前走了，師涓急得打了幾鞭，馬便竄起來，奔向深草叢中。踢着絆馬蹄的石頭，幾乎教他跌下去，蔓草刺着馬腹，秋霜拉起耳朵聳着鼻子，嘶了一聲。衛靈公的車駕也到了，那駕前的黑母馬，聽見前面的馬叫，一直尋着聲音走過來。



『呢，君王。今晚歇在那裏呢？』師涓把繩拉得緊緊的。

『喔，馬也乏了吧。』衛靈公叫馬夫停下來。連侍臣僕御在內，一共七個人。後面還有一大批人，也許趕不上，也許已早在中途停下了。

『前面有路麼？』衛靈公倚着靠手的軾木，向四圍望一下。

『君王。盡是亂草哩！』馬夫說。

『哦。月光好得很，休息一會……』

大家跳下車駕，師涓也跳下馬。彼此彎了腰，摩着大腿，真的，兩腿都發麻了。

『君王。這裏有路。』一個馬夫說。大家隨着他的鞭子方向看去，果然在草縫中隱隱約約一條路。因為草長得高，又是夜裏，被掩蔽得看不見。大家向草縫中走去，馬夫牽了馬，兩邊侍臣用長袖子拂開了草。

『君王。這是什麼呀？』師涓看見前面白茫茫的一片。

『那是水啊，江水啊。』

『這裏是濮水，我們已經進入鄭國邊界了。』

馬在翫草。馬夫們躺在草地上，草給壓下，如大錦被。幾個侍臣也揀了一塊大石頭坐下。衛靈公揚起一枝藤策，走近水邊去細看。師涓不由跟過去。

月照於浩渺之川，左邊是矗立的岩谷，岸側的蘆荻搖散白色的花穗，發出蕭蕭的聲響。川上一座斷橋，石梁傾圮，沒入水中，螢皎如浣女的脛。橋下流波瀉溢，中有碎石無數，旋繞而至岸邊，那是沙磧的地方，遍生淺翠色的荇藻與淡紫色的水藻，瓣瓣如游魚，朵朵如牽牛花，風前曳晃，寂然相向。岸旁幾株高高的楊柳，垂拂半黃了的長條，直蘸到水面上。天空有幾塊灰凍的雲彩，舒捲而又飛奔，這時已走近弦月，月似要下墜，反而被掩映出淒冷的光波，令人望之眩暈，感到天壤沉沉，有莫名的魅惑。

柳葉縫中的哀蟬，在嗚咽幽鳴。起先不過是一縷一縷地牽扯的叫，後來却拉

起了蔓草中的露虫，紡織娘在紗紗地震顫，蟋蟀和金鐘兒也唧唧的相撞。終於蛇也吱吱地叫，蛙也聒聒地鳴了。加以岩穴中水波激盪，風濤繚繞，這川谷的周圍萬響齊發，無數的竅孔都在呼嘯一般。於是，蘆葦中閃閃流動的螢火，也縱橫交錯的起飛，前後左右飄沉着千萬點綠色的眼眸，彷彿和叫着虫吟水湧的節拍，在迷茫中踏着踊步，使人心旌躍動起來。

師涓傾耳去諦聽：水聲、風聲、虫聲、蘆葦與柳條的磨擦聲……噴湧成一片。這是宇宙的大音樂！他踏着川岸，背着手走過去，身上的白衫在月下漾洗如水浪。他沉沒於音律之旋濤中，舉起首，看見天宇澄澈，銀河化一條蕭森的白練，穿過月暈的邊緣，如羊脂沁潤入於乳酪，浮浮沉沉地也在涓涓流出無聲的音響。他已經聽出這宇宙中的無聲之聲，辨出無色之色。他能夠以耳視，以目聽。因為他這時混和視聽於無邊的遼闊之中了。

『君王。萬有的一切在已死、將生和未生，這是夜之哀曲啊！』師涓說，他

沉吟並且恬靜。

『師涓！琴拿出來彈吧。』衛靈公悽惻地。

『君王。彈不出呀，宇宙的聲音要壓倒琴上的聲音哩。』

『師涓。你聽！……』衛靈公臉色突而更慘白了。

『什麼？』師涓驚駭地四顧。

『你聽！誰在唱歌啊。』

『哦。……』師涓伸長了耳朵。

真的，誰在唱歌。那聲音非常悠遠，不是來自幽暗的谷穴，不是發自蘆葦與柳條的密縫，也不是出自岸邊磧上迸跳的沙粒。而是低低忽忽地在那悠遠悠遠，曖昧迷離的冰波瀰漫之中。

水上的歌聲，那是愴惋的，令人落淚的聲音。

侍臣僕御們都肅然正襟危坐了。連秋霜馬也聳着耳朵去聽。師涓走近沙磧，

置身於密密的蘆荻叢中，一隻手按在額際，竭着目力向水面眺望。看見浩莽空濛的月之川上，一片烟霧流霞，集結而又舒開，在那傾圮的石樑邊望去，有一礁石，浮露波心，那裏黑點閃動，恍惚是人影。這時歌聲很清晰，追逐着風濤飄送過來：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

.....

『哦。師涓！這聲音太悲哀了，太美麗了。』衛靈公於塞着鼻子說。

『君王。這樣眩惑的聲音，中間有多少青春和生命呀！』

『師涓！你趕快，把這聲音記錄下來。』

『君王。記錄下來是可以的，但是，手指抖顫了呀。』

『坐下坐下。你聽！你記錄啊。』衛靈公一把拉師涓靠水坐下了，侍臣遞過十張細緻的竹簡，三柄銛利的匕首。『這是燕國冶師所鑄造，頂淬厲的。』衛靈公說。

『哦。……水上的聲音！』師涓開始沉思，狀如入定，抖顫之手記錄下震動的音波，用匕首刻劃在竹簡上，回旋起伏，無數短短長長的標符線疏。

爰米麥矣，沫之北矣。

云誰之思？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

水波洶湧，夜潮是漲了。白色的浪濤已漸淹沒了朵朵江蕙，雲彩沉重，如濃墨潑在水杯中，月光透過雲層，射下來像一領憂鬱的薄紗。師涓坐在柳下，柳葉的影畫在面頰上，罩着面網似的。水上聲音太淒怨了，師涓流下晶淚，被夜寒凝凍，珍珠般一顆一顆結在面頰邊。

奔湧的浪濤中，魚蝦在跳躍。水底太幽悶了，加以歌聲悱惻，有如針刺，教牠們浮接水面的光，呼吸月痕的溫熱。蘆葦中的宿鴈也被歌聲驚起，用翅膀拍擊沙磧，牠感到長夜的孤單，苦呀苦呀叫着，飛向天邊找尋失羣的侶伴去了。

侍臣們坐在草叢中聽着。儼然不動如墓前的石人。

聽啊，歌聲又起了：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

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

師涓抖顫雙手趕不上這急劇的音波，他寫在竹簡上的變成一點一滴的匕尖鑽刺。歌拍的宛轉戰慄，教匕首閃耀出陰森慘厲的光芒。當他奮力紀錄完畢這歌聲時，手已經凍僵，匕首落下了，人倒於地上。

『師涓！這偉大的音樂呀！』衛靈公終於流淚地扶起師涓。

『這是不朽的著作，宇宙最真挚的律韻啊！』師涓坐起來，匕首插入他的腿。他咬着牙齒拔出來，血珠隨而湧出。但給風一吹，立即凝固了。

『師涓。你從此名垂萬古了……』

『敬謝君王。這水上音樂的內容與技巧，還不曾摹寫其萬分之一呢。』

月已傾斜。遠遠的山村中荒鷄唱曉，天快亮了。馬夫牽着馬去吸川谷的水，馬蹄踏沒入漲潮中。

師涓覺得胸口無限空闊。他向岸磧邊擲下一捲蘆荻，含在口唇中吹起來。

嗚嗚嗚——好似有幾千萬年的冤屈慘痛都被他吹吐出來一樣。

當他們跨上馬和車駕時，東方已透出魚肚白色了。

在晉平公的夜宴席上，紅蠟炬幾千枝，密密圍繞在玉屏風的四周，漏出了晉

國最有名的音樂的拍響。

歌唱的美女們平舉起臂彎，足趺之尖踢出了蟬翼似的白紗裾以外。

一陣拍掌聲，震人耳朵昏聩。

盲音樂家師曠，他坐在一堆樂器當中。這時他的長手指的甲，正滴落在一張桐琴上。顯然的，他是在指揮這一班女樂的演奏。

『喔，晉國的音樂可以入耳嗎？』晉平公回過頭來，微笑地問着坐在身旁的衛靈公。

『好哇！晉之國風決決乎壯而且大。只是中間藏有殺聲，想來君王好爭戰之音吧？』師涓在衛靈公的背後，他代答着。

『師涓！你把那天晚上在濮水邊記錄下來的歌，來彈奏一下吧。』衛靈公低低地對師涓說。

『好的好的。』師涓也急於顯出自己的本領。他取過琴囊，整理出那十張竹簡來。

『故國音樂師名叫涓的，在此獻醜！』衛靈公站起，向滿座的衣冠冕旒這樣說。

掌聲像暴雷般轟動。美女們收斂了舞態的奔張，一個個將手捧合向心口，端端正正坐了下去。

師涓開始彈琴了。他用尖指甲向當中絃索只一撥，當郎一聲，銅瓶上的花枝隨着搖晃一下。當他撥到第十七八下的時候，花朵紛紛為之彫落，紅蠟炬的光燄也褪謝了，玉屏風上的金孔雀毛羽也黯淡了。雕刻着飛龍與吹笙仙女的牆壁上彷彿塗抹了一層銀灰色，而這銀灰色，又漸漸向內緣旋捲，如一隻美麗而悲哀的妖精，她流出熱欲之眼淚洒向這筵席間，教人感到興奮和痛苦。

『哎呀哎呀，這是什麼聲音呀？』

『難過呀，難過呀！』

『可憐啊，聽起來舒服而又不舒服呢。』

『喔，這聲音叫人落淚啊！』

盲音樂家師曠，離開座次了。他態度嚴肅，臉上毫無表情，用手掩在耳後，走近奏着衛風的席位，屏息地去辨聽。他突出的前額更顯得突出了，終於鎖緊了受苦的眉峯：

『奇怪。這是靡靡之樂！這是頹廢音樂家師延所製作的男女相悅的歌曲呀。師延製作這歌曲給商紂在酒池肉林上聽的，妲己露出白牙齒，斜睨着色情的秋波……。呀呀，這聲音距離現在快一千年了。武王伐商，火焚鹿台，師延東走，投下濮水而死！……』

『哦。……』四座不約而同的叫着。

『這是亡國之音，奏不得的。』師曠繼續着說：『現在該是靡靡之樂結束的時候了，桑間濮上的歌唱，華情綺怨，如水如烟！……』

『哦。……』大家又叫了一聲。

『華夏的音樂應該走向另外一條路。應該去抒寫人世的不平與疾痛，黎民的冤抑與悲鳴。……』

『哦。……』師涓不覺也哦了起來，但他的手指太奔放了，還不能休止。

『華夏的音樂……唉，我也老了。但我希望年青的音樂家們，好好去發揚純

正的智慧，覓取健康的糧食。去諦聽自然的律韻，擷取宇宙的真正之音：那日月的運行，山川的流動，花草的欣悅以及魚蟲的活潑，到處都是偉大的題材，不朽的音節呀！』盲音樂家師曠張開他那替了的眼膜，惘然地向前張望：『我老了。但是，我的眼睛不願見到黑暗，而我的耳朵却願聽到光明啊！』

師曠一忽中站起了。他聽到音樂先進師曠的一番話，他感動了，不由把手中的竹簡投擲向地上。取過案前一杯水，倒在琴絃上，用手指揩着：『讓古老的調子永遠揩乾淨了罷，讓灰暗的塵垢從此抖落於地下了罷！讓靡靡之樂絕響於人間，讓桑間濮上的歌唱沉沒於水底！我要拂着琴絃，奏出人民的言語，譜出雄壯的音樂，寫起偉麗的詩篇！哦，哦，我的琴呀，我要背着你走向天涯海角，走向寒冷的邊緣與黑暗的縫隙，彈出溫暖與明朗的節拍，教聽到我的歌聲的人都能奮發勇敢而向前啊！』

師曠用手捏起一隻戰鼓：蓬蓬蓬！四座的聽衆一齊筋脈貫張的站起來。

三十五年十月。

招魂

在三閭大夫沉水以後的第十五天。

楚王得到弄臣的報告，那是根據村民的傳說：汨羅江畔沙墳上留有足印，而荒郊野站從此不見了那個形容枯槁滿口胡言的瘋子。一定是屈原投水自殺了呢。

『嘔，可憐呀，這難得的逋臣！』楚王是循從傳統習慣的：只要人死了，立即成為好人，不管他是誰。他眼淚掉下來：『趕快把他撈起！朕要看看他死後的臉孔，是否怨恨呢。』

夜。

月光皎然，杜鵑啼於枝上。十二艘的彩舟，彫鏤着龍、蛇和鳥的形象，塗漆以銀灰、淺藍及朱赤的顏色。每艘上有巫女四人，她們打結着五月的髮髻，如女

冠子。跣足，搖着櫓，唱出招魂之歌。

屈原的徒弟宋玉，朱唇粉面，長裾飄搖。但却吊下眉彎，神色愁苦，擠在江邊人叢中。姊姊女嬃，披散頭髮，跑在沙洲上，沒命的哭喊。

『就在這地方跳下去的。唉！』一個村民說。

『你看，這裏有被丟下的貝殼，那是懸掛在三閭大夫身上的。啊，遺留的足印這麼歪歪斜斜的，可見他也還捨不得死呀。』

幽幽咽咽地巫女們又唱起歌來了：

當深宵月華下墜於水面，

長波閃閃，照見淚光瑩然。

是誰寫下水上的名字？

一點一畫，是不滅的憂傷。

你的名字，憤怒如渦漩，

在水中，抱着石頭迴轉。

即使涼露風吹，你靜卧風前，

萋萋花開，你在花下長眠！

我這裏投下芳蘭一串串，

還有那瓊朵、佩玦和香囊。

你不能悠悠從此駝負謊言，

忠愛的詩人啊，起來辯辯！

招魂的歌聲十分淒慘。巖谷的猿狖為之啾啾悲泣，蘆叢中的翠鳥，水波上的

乳兔，也拍着翅膀起飛。連接宿在沙洲上的最淫賤的白雉和攀掛在女蘿上的最惡毒的鴉鳥，也搖着尾巴吱吱啾啾地鳴叫而且旋轉。

夜已深。月光照見沙磧上的那顆被丟下的貝殼，映映發亮，就像悲哀的眸子。港汊的水，被彩舟激盪得波浪汹涌，水聲是嗚咽的。這時，岸上的巫師，翻起朱衣的長袖，露出有毛的腕。他歪着嘴角，開始吹起那隻彎翹翹的大螺片。嗚嗚嗚，其聲尖而緊，似有吸力，江水被吸起一個個圓圓的波暈。

花環、草結、酒盃、楫圍、菰蘇、彩旄……紛紛投在江中，如一陣驟雨。那氣味芬芳馥郁，那色彩爛斑錯落。光與影的並瀉，點與線的文織。是善是惡，是生是死，是仇是愛，是鬼是人，都看不清楚。

『啊啊，回來吧！弟弟呀。』女嬰哭喊得眼睛紅腫，喉嚨嘶啞。

宋玉夾在人縫中乾就着，一點淚汁也沒有。

彩舟已搖到江心。巫女們停了搖櫓，晃晃蕩蕩在月下跳起舞來。那是楚國有

名的土風舞，用於弔祭國殤的儀典。她們踏着巫步，像蛇一樣，偃蹇而又偃蹇，連蹇而又連蹇。身上襟袖繚繞，朵朵如飛雲。忽的撲通撲通跳下水裏去，浪花被衝刺得層層翻滾。那是初夏天，水裏的荷花、芰芡和魚藻，牽牽扯扯在她們的肢體和頭髮。

在蘆荻長得最高，陰影遮得最密的一角水灣，停着一隻小舟。舟上的漁父，正撒了網，在那裏捕魚。暈眩的水波一疊疊湧到舟舷邊，他已經聽到歌聲望見舞影。他舉起網，驚異於網是這般沉重。用力拉起來看時，一具屍體浮於水面。月光下，他看見這屍體：頭戴芰荷編成的冠，身穿芙蓉織就的衣裳，用薜荔和蘭芷打成的紐扣。——這是古代彭咸遺製的大禮服，是掌管禮樂和祭祀的大臣穿的。漁父嚇得一跳，定睛看時，那屍體顯已半腐，身上花瓣飄落，濛濛如煙然。右手被魚吃去一截，左腳的趾頭也不見了，想是給龜鼈或蝦蟹之屬取去當早餐了吧。這不是三閩大夫是誰？想不到二十天以前在江邊和自己激烈辯論了一番之後他終

於穿上大禮服而自殺了。唉，漁父捏一捏辛酸的鼻子，抖下一把鼻涕，穿過月痕如一隻白燕。

遠處的歌聲和舞影已聯翩而至，漁父趕忙將網放下。但不知是水波衝激呢還是泥沙堆積的原故，屍體並不下沉。

『噢！三閻大夫呀，你要回復到人世來嗎？』漁父詫訝地。但他毅然舉起竹篙，惡狠狠的指向屍體打着：

『沉下去吧！三閻大夫啊。難道你死後忽而翻悔了？你對這生前不滿意的典章、人物和政事，還有什麼留戀的地方嗎？你不是說：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你不是說：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者乎？……。你，我知道你的心是熱的。你還想有所作為，投水並非你的本意。對於人世，特別是楚國，你其實不曾完全絕望吧？你是不是想重新站出來爭辯一下？好教人們明白你內心的委曲。但你既然知道讒人高張，賢士無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你還諍些什麼

辯些什麼啣！你的路已經走下去就不必回頭，死也要死得澈底呀。你在水底沉沒了這麼多天，該已全部冷透凍結了吧？你大概是不會再發熱的了。但你也許在懷念你的姊姊？那麼一個申申而詈詈的喋喋老嫗。縱或死後在哭喊你，有什麼用場？她最多不過希望你如脂如膏以事婦人地拉到了裙帶關係，好教她的兒子即你的外甥沾了你的名分，可以祭宗耀祖，向鄉裏小兒作威作福罷了。其次，你也許在關切你的徒弟？可別提了，你徒弟是楚王的弄臣，他一天到晚油頭粉面，打扮得三分像男七分像女。還自命清高，說什麼陽春白雪，和者彌寡。他的陽春之春，就是懷春之春，白雪之白，就是臉上白粉之白呀。再次，也許你在牽掛楚國的人民？是的，他們正忍受戰爭和飢寒的苦難，過着非人的生活。但他們並不急切要聽你那一套牢騷，他們要的是實實在在的物事。可惜你身上最值錢的佩掛玉環和網製短褲都一起丟入江中了，否則留給他們可以暫時典質換錢，買東西吃。你現在身上穿着這麼一副帽子和衣裳，只好剝下來贈給村社戲班去做臨時化妝的道具

：而你如果脫下來，豈不變成光身了嗎？你崇高而廉潔的詩人喲，生前不積蓄半點，死後騰光桿一條。即使要經世濟時吧，無奈連為人民而犧牲的付出物都沒有了。唉！三閻大夫，你是可憐的。但你千萬不要為了現在他們在招魂，你便還魂了。要知道他們之中固然有好人，但也未始沒有壞人。這其間也還有投機取巧的作用，他們要借你的骷髏來撐頂自己的門面，借你的衣冠來遮掩自己的血肉。那些龜鼈蝦蟹們偷偷咬斷你的一顆腳趾頭，把它供奉在神龕裏大燒其香燭，大叩其頭，大做其考據文章。這樣的謬託知己，舐皮論骨，你也夠受了吧？你既被誣於生前，切勿受騙於死後！況且你現在已經永脫泥濁，遠離讒佞。你的身體定葬於魚腹之中，可以不必再卜居，也不必再上下四方彷徨求索了。啊啊，永恆的安息喲！去你的吧，三閻大夫！……。」

漁父連續用竹篙的尖端對準屈原的心窩猛戳幾下，屍體沉下去了。沉得那麼恬靜，連水沫也不起一個。

漁父鼓棹而去，

屍體找不見。巫師、巫女和村民們都疲倦了。他們停止了動作，急於要回去休息。奇怪的是女嬃止了哭，徒弟宋玉却哭而嚎啕起來。——那因為找不見師父，回去要給楚王罵為無用，耽誤了上進的功名。而自己的文章體製也從此失去了標榜的師表，依傍的門戶，更要惶惶然了。尤其三閭這職位是掌理宗廟和戶口的，師父在的時候，多半交他分勞。今後移轉於別人手上，不但分胙的餒餘，連抽丁的買身錢也撈不到了。誰都知道，楚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爭霸戰，抽丁是要政，而三閭大夫恰是肥缺呢。

天還沒亮。江中丟下這麼多的酒、肉和米飯，教江魚拉長脖子來吞吃。芳香化為一堆污臭，澄波變成一淘渾水。早夜的漁娘，嗅覺比誰都靈敏。她們聞到氣味，已經挽起褲管，將下體沒入渾水，伸手去摸魚。雖則她們口頭上是說幫着撈屈原。她們說：『死的死了，活的要撈呢！』

三十六年四月。

焚書

五更的風吹着殿楹的魚明骨片，抖顛作響。朝曦映射於執戟郎的袍子，那袍子上的金線圖案閃閃發光。

排班了。大臣們匍匐而進，簡直在那裏爬着。誰也不敢向上望一眼。

矮小的秦始皇上了寶座。

『有什麼事？』在三跪九叩首高呼萬歲以後，一切是寂然，宇宙有如凝結的冰塊。秦始皇的眼睛像尖刀，照例向左右一溜，空氣更顯得陰慘慘。

『啟奏我主……』一個滿臉鬍鬚的高漢子搶過跪下。

『奏來！』

『臣蒙恬叩見。』

『唔。長城築好了？』

『築好了。一共出動九千萬零三十九萬八千名丁役，費時三年，築城九萬三千七百里。現在滕下丁役三十一萬零一百六十二人。已分發塞上屯田！』

『唔。你以為造得很牢固麼？』

『牢固的。狗爬不過，人鑽不入。除非天上有翅膀！』

『你知道公輸般會造木鳶麼？如果以後匈奴摹倣他的心思，坐一架飛船飛過來的話？』

『陛下！公輸般已經死了，再沒有像他那樣的聰明。』

『唔。還有麼？你自己？』

『臣在塞外，監工之餘，見平野羊羣，毛色柔潤。因此發明造筆之法，已造好八萬枝的上等羊毛筆！』

『呔！』秦始皇忽而怪叫起來：『造筆？筆造了你要著書立說麼？』

『臣見郵傳驛遞宣佈勅旨，用漆木竹簡，多不方便……』

『放屁！』秦始皇吊起沙啞的喉嚨，伸長烏鴉似的脖子：『來！蒙恬居心叵測，把他綁起收監。八萬枝羊毛筆全部沒收入後宮給妃嬪們畫眉毛！』

長下巴的李斯跪在旁邊，他想：羊毛筆？這給我拿來練習寫小篆多好？待要過去申奏請賜幾枝時，看見皇帝威怒之下，祇好一聲不響了。

『退朝！』

執戟郎把蒙恬的雙手背剪了，推他下金殿的階。

春之晨。阿房宮裏的每一隻銅鏡褪下錦袱，在半捲的蜂巢之孔似的珠簾下，鏡光如千百個閃動的眼睛。宮女們開始用南海的珍珠調和着西崑崙的青黛石，研磨成翡翠般的水汁，在鏡前，取過蒙大將軍的羊毛筆，細心地描畫出工緻的又長又彎的眉毛。

胭脂水倒在御溝裏變成黯綠色。窗外春花朵朵凋落了，春月已經圓而復缺缺

而復圓好幾度了，但皇帝還沒有來。

『皇帝到底上誰的房中去呢？』一個年齡最老的宮女說。

當月子初上狀如鈎形，正像她們臉上眉毛一樣彎彎的時候，宮中的銀筆給墜下的淚珠凝凍，聲音淒澀，像指甲擦着琉璃，浮漾在阿房宮的內外。

三個月之後，秦始皇再度登朝，他第一句話是：

『現在國家統一，寰宇昇平。朕心甚安……』

『萬歲！』下面山崩似的歡呼。

『狗入的！我話還沒有說完呀！朕心甚安；但是，各地方的語言複雜，文字不一致。加以百家爭鳴，你也著書，我也立說，訛親謗上，造作蜚語，大逆不道，無從調查統計。長此以往，何以保盈泰而遏亂萌？朕心甚為不安呀！』

『啟奏我主。』一個細眼睛長着鼠鬚的人向前爬了幾步。

『奏來！』

『臣趙高叩奏：請我主下詔搜求天下書典，一起燒光它！』

『唔。』秦始皇的龍顏上漸漸轉動着快活的皺紋。長下巴的李斯以為時不可失，趕忙挪動膝蓋骨爬過來些：

『陛下！將天下書典交給臣，由臣融會各地的字體方音，製造新字。而後燒光它！一可免語文龐雜，二可免妄生誹議。為陛下立劃一之功，創萬世之業。』

『唔。交你辦！三天辦好。』

『陛下！』李斯向前後左右一望，看見大肚皮的呂不韋不曾來上班——他正在宮裏和秦始皇的媽媽下圍棋哩——便悄悄地低下聲音來，說：『呂尚父的一部』

呂氏春秋，懸之國門；能易一字，賞之千金。可要不要燒光它呀？』

『呸！』秦始皇從金椅上站起，彷彿想了一下：『一起燒光它！』接着他皺了眉毛，坐下來說：『漆木竹簡的書燒光了，肚子裏的書可怎辦呀？』

『陛下！派臣趙高去咸陽四郊挖掘五百個大坑，把京畿出名的書呆子全給抓來，扔下去！』

『唔。交你辦！一天辦好。』

『萬歲！陛下。』趙高叩頭如搗蒜。

『退朝！』

第三天。李斯登上華山，把搜集來的天下冊籍，在峯頂堆成了二十座大山頭。潑下羊脂，敲起火石點燃着，一時火燄繚繞，黑烟迷漫，直冲霄漢。畢畢剝剝的聲中，漆木竹簡的氣味十分焦臭，李斯生怕燒得不徹底，一手掩着鼻子，一手向灰堆裏撥一撥，燙了手指頭，趕快向口中含着。他看見燒成半灰的書名：公孫龍如是說、惠施答客問、鬼谷飛箝、鄧析辨言、太公陰符……，李斯生平最嫌惡這些講什麼名學辯理和權謀術數的鳥書！因為一者教人讀了腦筋清楚，二者教人讀了手腕高明。這些書留傳下來還得了麼？於是他上前用腳一踢，連半灰的也燒

光了。

當天下版籍燒成灰燼的時候，趙高老早已經活埋了五百個大坑通通擠滿了的儒生人數。趙高說：「這班書呆子多可笑啊！投入了坑，還在那裏掉書袋，一個說：『胡為乎泥中？』一個說：『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

秦吞併六國後第二十九年，即西曆紀元前二一八年。秦始皇帝出巡於江都。皇帝坐在雕龍的鑿輿中有些不自在。因為沿途圍觀的黔首們太多了，雖則魁梧的甲冑之士把路站成了一道高牆，而前前後後的刀子儀仗，光采燿耀，也會嚇倒人。但皇帝很軼心，他眼皮不斷的跳。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誰都不敢用力呼吸的沉默中，忽而一個穿破夾襖的大鼻子，於人縫中偶語起來。

『彼可取而代也！』接着一個凸眼珠的黑臉漢子大聲的叫。

秦始皇生來眼疾耳尖，他都看見並且聽見了。心中奇怪：怎麼書都燒光了，他們還會講文言？

突然一陣騷亂！人羣像裂了縫的海水，張良帶了大力士水龍似的滾出來，指着說：『就是他！就是他！』話還沒有說完，秦始皇覺得耳朵裏暴雷般一聲轟！光閃閃一個大鐵鎚如流星墜下，正擊中前面一座車，馬也倒了。

『抓呀！刺客刺客！』李斯掀動長下巴，用勁地喊。

衛士的馬蹄在人潮中縱橫踢踏，老太婆的腦袋，小孩子的卵子，踏得一片稀爛。在灰塵滾滾中，終於抓到了嫌疑犯十二萬九千六百二十七人，網起來如長蛇的陣。

『要抓凸眼睛的黑臉漢子！要抓穿破夾襖的大鼻子！要抓白臉皮少年和絡腮鬍子！他們都是江北的口音……』

秦始皇倒在輿轎中，口裏這樣下詔書。

『我主萬歲，都抓到了。不曾受驚麼？』李斯跪下了。

『狗才！不中用的東西！書都燒光了，他們還會講文言文麼？』秦始皇又伸出烏鴉似的脖子。

『陛下！還有遺留的在外，是臣之過！』

『再去燒來！』

御駕提前回鑾了。第二次開始搜書，藏書家們都慌了。即使權勢如呂不韋，也只好把書葉拆開，放在頭髮或鞋底中。其餘呢，有的藏入深山的岩穴，有的塞入宮殿的複壁裏，有的拚命把書背誦得爛熟，書義記憶得清楚，以使用口傳授於受業的弟子。

在風雨之夜裏。搜查的邏卒已經走過了，村落中燈光搖晃，老儒生京房受了一場虛驚之後，氣喘吁吁地縮在棉絮中，正繼續講授周易給爬在案上的弟子聽。

『易者易也，易者不易也。』

『先生，這怎麼講的？』

『第一句，易者易也，是說易這個學問，是探討宇宙變化的道理。第二句，易者不易也，是說這個變化道理的本身是不變的！』

『先生，三家村裏有一位老頭子伏生，他傳授尚書，說什麼「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這話可對？』

『胡說！天下沒有允執厥中的道理。如果這樣，一切是停滯不進了。他只看見「人心」，是看不見變化的宇宙的！』

『先生，宇宙怎麼變化呢？秦始皇帝會滅亡麼？』

在豆油燈下，京房點一點頭，他已經閉上了眼睛。好像是說：乖孩子，你自己去研究去實踐吧！

窗外風雨呼嘯着，夜顯得更深沉。

三十四年九月。

變法

夏夜。

在靠窗的蠟燭光下，老頭子蘇洵正在那裏摸鬍子。他把幾根稀疏的鬍子摸而又摸，向左搓搓，向右捏捏，感到十分興趣似的雙肩聳一聳，終於微笑起來。

一隻很大的瘧蚊，如錐子般叮在他的大腿上。他不覺得疼痛。他生長于有名的『打擺子之鄉』的老家四川嘉定，身上皮膚，非常老練，久已習慣於尖銳蚊咬的鑽刺了。據說，峨嵋山的蚊子是有骨頭的，他都不怕，何況這裏區區大梁城內幾隻黃河水裏的蚊子呢？自然，他滿不在乎。

但今天晚上他所以如此神采奕奕，彷彿大有作為，與其說是皮肉結實不以么麼小醜為意；毋甯說是他正神往於一篇自認為有非常之價值的文章，此時此際恰

在腦中醞釀着要寫出來。

他翻一翻案上的書冊。在一卷『陳搏老祖太極圖說要義』之下，露出了『韓昌黎文章讀法法秘傳』那個手抄的本子來。這是他一生的心血！他熟讀所有的韓昌黎文章，用硃筆密密來圈點，又用黑筆密密來註釋，眉頭和行縫寫滿了螞蟻般的字跡。化了整九年的工夫，這纔得出昌黎的妙諦：雄深雅健，述古作聖，行文以氣，擅於內功。自從他研究出這十六字的秘奧以後，曾經狂喜了三天三夜。除了他的兩個兒子阿軾和阿轍之外，是不肯輕易講給別人聽的。即使他頂鐘愛的女兒么妹，前額凸出，像個讀書種子，也還認為年紀太青，不曾給她講過。而今夜，為了要把這一篇不朽名文能夠合乎昌黎軌範的做出來，他不得不重新翻起這本被視作銘心絕品的『秘訣』，至於數十分鐘之久。

他開始哼着，搖頭擺腦地哼出古文的腔調。彷彿整個宇宙已經飽和了韓昌黎的氣和力。他有些喘，感到自己是老了，丹田沒有了勁，趕不上文起八代之衰的

那股提拔的內功，實在有些望洋興嘆了。他忽而記起幼年時峨嵋山那位銅頭和尚，曾經教過他練習鐵布衫法，久而久之便可刀槍不入。鐵布衫法和行文的氣力是相聯貫的，他以為。於是在燈下搖搖晃晃地打起一套飛毛腿，噯的一聲大腿上那隻瘡蚊被他摔得瘟頭瘟腦地飛去了。

『爸爸！』大兒子蘇斌進了書房，看見爸爸在練習飛毛腿，不敢靠近，只遠遠地喊。

『朗格？』蘇洵在家裏是說慣了四川的土話的。雖則他這時要寫在紙上的言語，正在竭力教它變成古文。

『有客！』

『格老子』蘇洵不由發癡氣了：『早不來遲不來，偏偏這時候來，入他先人的板板！』

『在外面，是司馬老爺……』

『唔。請！』他趕忙收起飛毛腿，將『秘訣』掩過。

司馬光已經走進來。是個瘦高子，鬚髮斑白。待蘇軾去倒茶時，他老早一屁股坐下了。

『哦。明允翁，你忙呀！』

『還好還好。君實翁，你辛苦呀！』蘇洵說。

『唉。一言難盡，你可知道皇上已經批准了王介甫的新法綱領草案嗎？要設立什麼制置三司條例司，下月起就要更動原有人事。這一下豈不等於改組政府了嗎？』

『唔。王介甫非我輩中人，他的野心可不小，這次如果人事更調，和我們很不利吧。君實翁有何高見？』蘇洵又伸手去摸鬚子。

『這這，這倒要想一想。只是皇上似乎很信任他咧，說他有學問！』

『王介甫的學問嗎？寃哉枉也。他在六一翁家裏就鬧過大笑話：有一天，他

看見六一翁庭前黃菊半萎，硬說它不是菊花。說什麼菊花謝了是丟落在地，不是萎在枝頭。而且可以當菜吃，有如吃芋蕒吃菠菜一樣。所以，楚辭上有一句叫做「夕餐秋菊之落英」！

『哈哈，書呆子書呆子！他食古不化，閉戶造車，還說什麼國計民生，經綸滿腹。朝政讓他來主張，可要鬧到一團糟了。』

『君實翁！』蘇洵看見司馬光談得很投機，便趕忙說：『王介甫秉政，非國之福也！你我不出來說話，如蒼生何！他口口聲聲罵我們是頑固份子，我看如不給他一個顏色，將來你我未免首當其衝咧。』

『是呀！我看先發制人，給他一個當頭棒！明允翁，你寫一篇文章來罵他好了。罵他狂妄，罵他虛驕，罵他不學無術。以寒其胆而奪其氣……。』

『不瞞君實翁，小弟已經在這裏打腹稿了，題目都已取使，就叫「辨奸論」！』

『辨奸論？好極了。哈哈，王介甫實在是一個大奸呀，痛快痛快。』

『爸爸！』蘇軾筆挺地站在旁邊，看見司馬老爺這樣高興，不由插口：『罵王介甫，罵他狂妄，虛驕，不學無術，還嫌不大切實吧。不如罵他「不近人情」四字來得恰當些。』

『高明高明！不近人情之於王介甫也可謂精當之至矣，囚首垢面而讀詩書，非不近人情而何歟？』司馬光快活得哼起古文的調子來：『明允翁，令郎骨相非凡，一語破的，來日雛鳳清於老鳳聲，無待筮龜而可見矣！只是，事不宜遲，你趕快寫吧，不打擾你了。』司馬光站起來，悄悄地附在蘇洵的耳朵邊說：『目前只要人事沒有大更動，王介甫做起来有所顧忌就好。成立一個制置三司條例司，有什麼用處？老實說，事事都在我們手中，處處可以掣他的肘，由他去鬧好了。到相當時期我聯絡所有反對新法的人，鳴鼓而攻之！先把附和新法的幹掉幾個，再來對付王介甫，不怕他不屈膝的……』

『要得要得，硬是要得！』蘇洵舉起蠟燭，一邊往外送，一邊又高興得說出四川土話來。

江南蘇州城外九十里地的鄉村，一片是金黃色的田野。秋陽照射在稻花的浪上，向日葵已斜下身子了。

大莊主朱冲帶了兒子朱勗和家丁去鄉下察看今年的收成。他騎着白馬踏過蹊塍，來到佃戶劉義的家門口，派在這裏的管家錢耀知道了，趕忙過來拜見。

『哦，大莊主！』

『今年收成可好嗎？』朱冲坐下來摸着懷中朱勗的頭，悠閒地問。

『好是很好的。只是債放不出去了！』

『怎麼啦？』

『上月起朝廷設立農村貸款處，貸放什麼青苗錢，佃戶們都不向咱們借債

了。」

『唔。有這樣事？』朱冲不由推開了懷中的兒子。

『這是王相公的新法呀，青苗錢的利息比咱們的低得多，簡直和咱們搶債戶啊。』錢管家說。

『那麼，點壯丁時可以撈一點吧？』

『大莊主，也不能的。原先點壯丁是無老無幼的點，有錢的可以買放。現在開始清查戶口了，廿五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纔被點去，有錢的人也免不了。真可惡！這又是王相公的新政：什麼保甲法呀。』

『那麼，抽工役時可以想些辦法吧？』

『大莊主，也不能的。原先是家家戶戶抽工役，有的抽了五六遭，有的一個也不抽。現在又有什麼免役錢，一家照保甲法點了壯丁以後，其餘的人出了錢就不必服工役，可以做莊稼了。』

『唔。王相公花樣這麼多嗎？』

『是的，大莊主。他專門和有田地有房廡的人作對呀！』

『你看他這辦法好不好？可有毛病嗎？』

『好的，厲害不過。可是辦理這事情的人如果要想辦法弄點油水的話，那麼青苗錢便是官辦的高利借款，免役錢便是變形的人頭稅了！保甲法呢，如果戶口沒有查清楚，豈不是抽丁一樣亂，收賦一樣糟嗎？』

『錢管家，你真聰明！現在，王相公要變法，實行什麼新政，許多人都反對他，只有皇上一個人相信他。我想：天高皇帝遠，怕他什麼？錢管家，我看你辦事能幹，我將田園契券三分之一交給你。這一帶的四萬畝水田，你可在四六分成中再和我對分：你得十分之三。我要你用銀子和穀子買通了在我們莊上發放青苗錢和征收免役錢的人，破壞了他的辦法！把事情攪大了，我自然可以想法子教這個江西老表的拗相公垮台！』

『大莊主有所吩咐，怎敢不依，希望大莊主事到其間要代小的撐腰呀！』
『你去辦好了。算什麼！』

『謝謝大莊主。』

佃戶劉義端出兩大碗的熟雞蛋來。朱冲和朱勳各自撞着雞蛋，剝下破碎的殼，把蛋黃塞進口裏。

當臨回去時，朱勳特別請求爸爸向佃戶要了十擔的童鷄和三十隻布袋的活鱈魚。因為這是他最喜歡吃的東西。

第二年，晚春之郊外。

汴京的相國寺裏，一大叢杏樹已經開了花。絳紅色的苞蕊越出短牆，放射濃濃的香味，教遊春的仕女們聞之沉醉。

清晨。蘇軾穿着一領薄綠紬衫，搖了搖泥金扇子，一個人悄悄地跑到相國寺

裏，東張西望了一會，看見前後左右無人，便從衣底掏出備好的筆硯，在走廊的白粉牆上題了一首詩：

終歲荒蕪湖浦焦！

貧女戴笠落柘條。

阿儂去家京洛遙，

驚心寇盜來攻剽。

他故意把字跡寫得歪歪斜斜地，好教人見了認不出是自己寫的。蜘蛛絲攀結在他的巾幘上，滿地的青苔和燕子糞染污了皂靴的粉底。他一轉身溜了出來。

一對黃蝴蝶在油菜花堆中打架，翩翩躑躅地忽上忽下。蘇軾拿起泥金扇子，正想撲下一隻粉蝶時，突然背後有人一把抓住他的衣領：

『好呀！一個人在這裏學美人撲蝶……』

他回頭一看，正是駝背黃庭堅。後面跟着清瘦的秦觀、秦觀兄弟，矮胖的張

來，近視眼的陳師道，光頭的佛印。

『子瞻兄興致不淺！』秦觀說。

『春暖花開，出來散步散步。』蘇軾搖着扇子，說。

『京師風物，比蜀中山水如何？』張耒說。

『汴京又是一番桃李！』

『哈哈，家裏嫂嫂不出來，你不寂寞麼？』佛印摸着自己的頭皮。

『出家人六根未淨，小心墜入泥犁！』

『好吧。今天天氣這樣好，且到相國寺觀看杏花去！』陳師道滿口是海州的腔。

『贊成贊成。』

五個人一齊倒轉脚步，來到相國寺裏。剛走過前殿，秦觀眼快，見了牆上的題詩，大叫說：

『這不是誰在這裏吟詠麼？』

『看來墨跡未乾，這人剛剛走過的吧？』

『待我唸來……』

『唔。這詩是什麼意思？』

『簡直在打詩謎呀！』

蘇軾微笑着，把泥金扇子插入後領，用手揮一揮衣裳上的灰塵：『這首詩，我已經猜着了：終歲荒蕪湖浦焦，終歲是十二月，射青字。荒蕪田有草，射苗字。湖浦焦是水去，射法字。貧女戴笠射安字，落拓條，射石字。阿儂是吳言，射誤字，去家京洛射國字，寇盜是指賊民。合起來是「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諸兄以為這樣解釋可對？』

『奇才奇才。子瞻兄神思敏捷，我輩所不及，真慚愧呀！』

『不敢不敢，但是王介甫誤國賊民，四海騰怨，我們豈可沒表示！』蘇軾憤

憤地說。

『是呀，今尊翁一篇辨奸論拜讀過了，痛快之至！』張來說。

『怎麼？魯直兄，你在想什麼？』蘇軾看見黃庭堅低頭不語，覺得奇怪。

『沒有什麼，王介甫與弟誼屬同鄉。今日風和氣朗，讀了此詩，不能不起尊
縊之感呢。』黃庭堅說。

『同鄉嗎？快別提了，我親耳聽見王介甫罵你，說山谷的詩，乾枯生澀，毫
無意趣！』蘇軾說着，嘴角浮上薄笑。

『呀呀。介甫老賊！』黃庭堅弓着背，急得跳腳。

『他說：陳無已的詩是學山谷的，更無足觀了！』蘇軾接着說。

『哼哼。介甫妄人！』陳師道氣得兩眼翻白。

『他可曾批評我嗎？』佛印問。

『他說你佛門弟子，不該與蘇軾為伍，冒充名士風流！』

『哦，他也罵起我來了？』

『怎的不罵？他眼中就沒有人呀。』

『我們合夥起來罵他好不好？』

『我看一時罵他無益。倒不如標明自己主張：在文字上與王介甫斷絕往來，在朝庭上去隨和他。另外，隨時隨地告訴人：新法萬不可行。把祖宗家法全拋了，不但損害大家的財產，並且阻礙我的功名呢。』蘇軾這樣說着，彷彿這許多人都在自己領導之下了：『魯直兄履常兄仍原做自己的詩罷，將王介甫擡出江西詩派以外去！』

『對呀對呀。我們請子瞻兄多多指示！』

『有空請到舍間去，家人對各位很敬佩的。司馬溫公也常常在舍間，諸位不妨去聽聽他關於當前時局的主張：他是堅決反對新法的！』

『一定去，一定去。』

相國寺門口一個村姑挑了一擔櫻桃走過去。雖然是鄉下女子，但苗條的身影浮漾於春日之杏花香裏：詩興實在濃得很。於是，他們幾個人的視線一齊向外集中，連光頭的佛印也呆呆地看得裂開了嘴。

卅四年十二月。

文身

北中原的季夏是炎酷的。六月杪的薰風到深夜子時以過，還不曾吹散夢兒法一帶的滯熱。雖則這周圍八百里的水泊，堤岸邊秋楓已經顯出淺紅，蟋蟀和塍姑也在深草叢中開始夕鳴了。白晝的暑蒸是可以想像的，因為山田裏待收割的禾稻，一支一支頭暈似的倒臥下來，連巖層石壁都在悄悄吐震太陽曬過的氣息。而前後寨山凹裏酒店的燈光，躲在樹葉縫中閃閃如醉眸，這分明是小嘍囉們為了排遣伏暑的煩躁，在那裏買酒過夜呢。

大寨裏忠義堂上衆頭領夜宴纔罷。筵席上殘剩着整大塊的牛蹄和馬肝，七零八落的山梨皮和野栗殼，高高的咒觥，矮矮的犀爵，大大小小的金罍、銅斗、壺盧觚、鐵砧俎、解腕尖刀……壁間插滿亂晃晃的火把，几案上燭盤站着狼狼光皎

的大蠟炬，它們揮發微呼蒙獲的餘威，光波向四周有力地擴張、幅射，如銳利的箭矢奔馳在這一連串圍隔着紅錦幃的九座大廳堂的各角落。許多頭領們都已起身回寨睡去了。左邊數起第三座錦幃中，祇賸下女頭領一丈青扈三娘喝得兩頰暈起朝霞，她偎倚在母大蟲顧大嫂的肩膀上，一手端起醒酒湯，一手料理她蓬亂的雲鬢。她的酒量怎及得顧大嫂呢——顧大嫂是滿大碗的一口氣喝了十幾碗，纔拍手狂笑，至於將髮髻上野秋葵抖落酒碗中。她笑扈三娘太怯弱了，喝酒的氣力都不及男人，虧她練得一雙好青鸞刀。但這時非幫她醒酒不可，於是，她用手指按住扈三娘的脖子，在雪螭蟻似的後頸上，摸捏出兩條發酵的砂痕，再在她眉心鼻樑之間，撮剪出一點媚紅的痣，燭光下的一丈青簡直像一位西域觀音女模樣，比起她和矮脚虎結婚儀典那一夜更為俏麗了。這種按摩手術是祖傳祕訣，非有一身拳脚能耐的人輕易學不來的。一丈青展眸向顧大嫂一笑，彷彿回答她這流星般的眼珠子，連壁上半出鞘的刀光劍影都閃動起森寒嬌艷的鋒芒來。

她扶着顧大嫂走出圍幃。嚙嚙們醉得東歪西倒的滿地睡着，人靜了，夜風冉冉吹過窗幔，冲散了一丈青眉間的殺氣。她今晚顯得很溫柔順，掠起長袖，露出手尖，向壁間取下一柄火把，兩個人穿花似的走過宴堂。她眼睛尖快，當走入當中一座圍幃中時，忽見一隻胖大肉團晃蕩蕩橫在座角。她以為是未被喫掉的大祭牲呢，定睛一看，却是花和尚魯智深，他脫得光禿禿醉倒沉檀交椅上，睡得十分濃飽。

『噫！這和尚。』一丈青不由吃一驚。

『別動他！不是好惹的。』顧大嫂拉她走開。

『怕什麼？』一丈青生來拗癡氣，她偏要停足看一看。反正花和尚是睡着的，況且她這時已經睨到這個白胖人體上，隱隱跳躍着絢爛璀璨的光采，如五色陸離的毛毛蟲，在那裏爬動。有一種誘惑的力，逼使她舉起火把向花和尚全身上下照一照。

在火光下：花和尚的大腦袋包着花巾，掩過濃眉，在一隻紅糟隆鼻和一張血腥大口之畔，是刮得光鮮的一部絡腮鬚鬚子的芽根。交椅上的長幅豹皮遮住他的下半身，袒褪了全部左肩膀和半乳胸脯。在臃腫而虬絡的筋肉上，露出一幘極其工巧的刺綉圖案。他的皮膚是古銅色的，肉素是屬於豐足的脂肪質。肩部至肘部，刺繪着深藍色鐵線描的交結流雲和間架對月，中間距離着三枚朱紅色的圓太極。胸膛正中一叢黑毛裏隱約見一方泥金回文，周圍旋繞着黯金色的連環、古錢、雙斧、攀戟的滾邊欄杆，這之外是黑檀色鴿吻形的水波浪，向腹部撒潑地瀉去。這樣把各個不同拼成相同，構成充滿壯奇奔放氣零的畫面，顯然這是關西名手所彫飾，把花和尚這人的性格完全給摹刻出來了。一丈青看得發呆，她急於要細諦這鴿吻形的水波浪到底在腹部以下是描成怎樣的脈紋？她顛巍巍伸出好奇的纖手去摸那臍眼上蓋着的豹皮。不提防顧大嫂一把抓住她：『要死的！當心禿驢……』話還未了，花和尚一轉身鼻尖起了輕雷，又打起濃濁軒聲睡過去。嚇得一丈

青夾脖子湧起羞紅，回過臉去，火把的餒穗散落滿身。她俯首看自己時，這纔發現在幾張交椅縱橫的縫隙，正挺臥着一個黑漢子，這人不是短命二郎阮小五是誰？他只穿一條紅綢褲子，上半身是全裸的。當她們把交椅移開以後，吱吱發出叫聲的火把，照見阮小五滿身紫檀椰色的皮肉，筋絡瘳惡地纏結而又隆起，一疙瘩一疙瘩地看了教人牙齒發癢。一剎中一丈青的視線又給這奇異的男人肉體所吸住，她不由拉過顧大嫂並排蹲下去細看：一個塌鼻的闊面孔，銅錢般幾顆大黑麻點，脣角向左右弓起，咬得緊緊的，顯出兇狠和強毅。他的肉素是膽質的，肌體紮實堅韌，翹肩闊胛如一排鐵牆。一丈青突而悟到他是個游泳健者，想起自己丈夫三寸丁的肢架，又短又小，簡直是一副活動觸骸。她情不自禁地去撫摩阮小五毛氈氈的胸脯，審視時：胸前綉一隻青面獠牙的豹頭，刺紋凹陷深入，色澤濃澄沉澱，幾乎全部是用青靛來髹漆的。那豹子亮晶晶惡眼，像一匹噬人瘵狗！即使一丈青的柔潤指尖化一陣春風撫拂過阮小五的胸膛，也不能慰解或抑平他那燃燒熾

烈的滿腔怒火。他的橫膈膜是一座決了水的堤壩，使他心濤起落，胸腹波動，彷彿聽見這個深山水怪在月黑風高中頓足不平揮刀狂叫！一丈青的手指灼傷了，那滾燙的胸脯使她觸到熊熊紅炭般的疼痛，登時阮小五全身蒸發的酒熱就像一口熔冶的火爐，教她靠攏不得而滿身出汗的站起來。

顏大嫂牽她走出圍幕，幾乎跌了一交。原來脚下絆着的又是兩個醉臥人體，那是九紋龍史進和浪子燕青。一丈青今晚的眼膜有些變態了吧，他格外被這深夜山堂的燈光酒彩所刺激，變得感受性特別強烈，眼皮上下跳着，面前翔舞着奇怪的線符，迷離的采色，加以高亢的煩熱和醇酣的氣味，調和成一片惱恍幻惘。有如自己跨了白馬在戰陣上交鋒，旗旛揮旋急捲，鸞刃交剪翻飛，兩旁血雨噴射，喝采如潮。的確，她醉酒還沒有全醒，不但口吻焦乾，而且眼腫也有點旱渴。她慾餓地要看，看一種色澤鮮濃的精巧圖繪，教睛珠滿足，看一種剽悍放浪的江湖色相，教情緒撒野。她這時想起：九紋龍史進是個美男子，而浪子燕青更是風流

人物，都比矮脚虎強多了。他倆身上花綉是有名的，何不看個飽看個膩呢？這美麗彫刺無限蠱惑的男人的軀體呀。

一丈青捧過一支迴風燭盤，用手護着紅蠟炬的光波，投擲下剪刀般的眸子，隨光波向人身傾瀉：

靠上首是史進。他身材高大生得虎背熊腰，骨骼結構十分停勻。他面向下，倒覆着睡在地板上，裸的上半身從腰以上交錯盤旋着九條珠龍。他的皮膚紅潤明潔，飽滿活力，顯然是多血質的。珠龍的分排位置，上峻下寬，如北斗星，又如寶塔。她細看這瀝丹的九條龍，姿勢各各不同，有的蜷縮如蝦，有的迴旋如護，有的逸伸如蚯蚓，有的蟄伏如蠶蛹，有的交纏如髻線，有的倒舒如半剪。其間睛、喙、角、鬚、鱗、爪，綉繪得針路分明，刺痕完整，一毫一芒，就像摹印在皮上，鐫琢在肉裏一般。這珠龍的結構天矯勁健，給人以一種輕捷迅疾的感覺，看了視官靈活，意緒爽朗，無疑的是一個生命強旺毫無缺陷的壯美人體型。

靠下首是燕青。他仰臥着，略有些側臉，滿頭柔黑的髮，長眉，秀目和高鼻子。下身穿一條白綾褲子，紮着淺綠色的腰帕。上軀繫一領玄綱無臂搭子，卸開襟紐，袒露出胸腹，是一身晶瑩的白肉，他的皮層纖細，肌理膩弱，是神經質的。在這上面幾乎刺滿了花綉，自左肩至腕，綉着一隻紫色的燕子和一對淡黃色的蝴蝶，夾着一朵一朵鮮翠繡球花，花瓣霏霏飄落，有殘有整。胸前綉一枚朱線睡蓮，下邊一隻青蛙，四圍掩覆以圓圓的綠荷葉，彎彎的水魚草。臍部附近，更綉着點點滴滴的野蘭、天菊、滿天星之類，顯得花雨繽紛，光彩繁縟。那針工真是精緻已極，設色勻淡諧和，造形條縷綿密。這樣神奇的手藝施之於這樣皎美的人體，有如一個細筆的畫工渲金染碧在一張無瑕的白絹。令人看了始而驚訝，繼而嘆惋，終而憐惜悲憫，眼波流蕩，光景搖移，沉浸入淒迷惆悵的幻域，浮漾起絲屑縫綉的遐思……。

一文青給迷惘住了。她想：浪子的名字並不虛傳呢！他跑遍花街柳巷，走盡

草澤水鄉，會射雕弓、馳駿馬、吹笙簫、踢蹴鞠、呼盧喝雉、走狗鬥鷄。他這一身圖繪更不知受過多少眼睛的賞鑒與多少手指的撫摩？他曾經炫耀誇張，顧盼自喜的吧，這狠心的針刺，這作孽的肌膚！

夜的蓼兒挂捲起大風濤，四山樹木吹叫如笛子，而山堂中郁烈的酒霧依然飄散未盡。一丈青手裏的燈盤傾軟，凝然落下溫熱的紅淚，滴在自己拖地襟裾的邊緣，教皎艷如桃李冷酷如冰霜的她，今晚的性格不得不有些變異了。

當她被顧大嫂牽扯回到自己房中以後。她開始厭棄沉睡在自己身畔的矮脚虎，這一無可取的丈夫！他既不浩蕩莽蒼如花和尚，又不猛鸞禁厲如短命二郎，更不動挺雄偉如九紋龍，尤其不文雅白皙如浪子燕青呀。他的皮相是這樣拙陋，狀貌是這樣猥瑣，他不能歸類入哪一種的人型，他是無品彙無屬性的一匹庸碌牲口！一丈青吁一口氣，立被吹熄了燭光，閉上眼眸：一閃一爍的刺紋，花花綠綠的圖采，各個不同的色調、線條、形像，交織成一座錦綉的山，把她壓擠得如烟如

夢。

在一架嵯峨的琥珀山屏旁邊，橫着長方幅的大理石涼榻。——這是叔生辰網得來的寶物，分贈王英做婚禮的。在綠絹的燈光下，一丈青掣着眉毛坐在暗隙裏。

『三娘！你不怕痛嗎？』刺綉名工玉臂匠金大堅捧過一個大錦盒，笑着說。燈光照見他脣上細微的鬚鬚。

『唔。不怕呢！』一丈青搖着頭。

『實在也不痛呵。』聖手書生蕭讓在翻閱手中的圖案冊葉。

『唔……那麼，請寬衣吧！』金大堅安靜地說。他已經打開錦盒了。

一丈青有些不好意思。但終於背過臉，在燈波搖曳中，悉悉蘇蘇褪去了全身的服務。她光潔的肢體裸坐在石榻上，如一堆寒玉。幾隻尖嘴蚊子在四旁幽幽唱

逐起來。

『你當是蚊子叮好了，如果有點痛的話。』金大堅向錦盒中取出了畫筆、染盤、吸色棉、止痛劑，最後檢出一支蟻鼻蛾腿的細金針，在絹燈下剔視了一會。他臉轉向蕭讓：

『先畫上圖樣吧！』

蕭讓早已翻出昨天扈三娘自己選中的花式。他向圖冊凝視半晌，很快拿起畫筆，走近一團冷冰冰的石榻上的女體，面對着，端詳地在她兩乳上各鈎出一隻貓頭鷹，之後，在她胸腹中間鈎出一隻銀面狐狸，牠的長尾巴一直垂到小腹以下，彎過左腿邊。

『好了，快些上針！』蕭讓一口氣鈎畢，連呼吸都屏窒着。這時他站在一旁看玉臂匠施展驚神泣鬼的奇技。

一丈青的眼睫毛圍成一線，她盤膝趺坐，兩手垂圓，狀如妙尼打禪。她用耳

朵去傾聽：金大堅咬着牙第一針刺入她的右乳，那是貓頭鷹的瞳孔。她肩峯蹙緊，肌膚收縮一下，可有些痛。但第二三針以後，便不感到怎樣難受，只如千萬匹螞蟻在乳房上爬來爬去。而這螞蟻，爬完右乳便爬到左乳，足足兩個时辰纔停住了。乳房如一對懸掛的鳥巢，貓頭鷹淒瑟地棲止在上面。蕭讓避過染料，貓眼吸入晶藍，鈎喙點上暗紅，翅膀和身是深灰色的。

『唔，休息一下吧。』一丈青忽而睜開眼，比貓頭鷹的還大。

『不。這不能停的！』金大堅顫着手，鼻翼泌出汗粒。

『哦，我的腿酸哩。』

『不行。不要動！』

『我倒下來好不好？』一丈青悲苦地說。

『唔。好吧好吧，快一點！』金大堅十分焦躁。

一丈青仰面倒下，如雪人的溶解。金大堅半邊腿跪在地袱上，他側着頭，細

迷兩眼：當前是一片柔潤的長短弧綫，隨着金針輕刺的節拍，在燈光下眩惑流動，彷彿筆尖點在春湖的水波，滴滴落落飄漾向悠遠而又悠遠。夢幻般一隻狐狸的影子浮映在湖波中，牠恬靜地蹲伏着，閃動妖異的眸子，告訴人以一幅人間最虛妄的淒美和最荒誕的哀愁。

騰下來的是狐狸的飾色了。牠貼以銀葉，飫以丹汞，髹塗以瑪瑙和珊瑚的肩末，有如粉墜一座雪色的宮牆，又如彫鏤一柱圓形的畫棟。一文青窒息的躺着，全身如僵凍的石膏。刺破的毛孔中迸湧出無數血斑點，顆顆凝結，就像苞吐的花蕊。

『好了嗎？』一文青說。聲音有點淒慘，黑睫毛縫隙中含着淚珠。

『好了好了。還有一忽兒！』金大堅掠一下頭巾，一縷鬢髮墜在前額邊。

當金大堅俯伏着吮吸盡了一文青身上的血斑點，他終於伸直了身，唾出口中的血水，頹然坐在地上。一文青骨碌裏坐起，用手去摸自己已被針刺和塗漆的皮

膚，已經麻木遲鈍了似的。但她忽又一翻身撲倒石榻上，鎖緊眉毛喊着：

『哎喲！痛哩痛哩。』她面向下，兩腿挺直，足趾抵在榻上，軀體懸空，腰背如起伏的潮，全身痠癢地呻吟着。

掩映於綠絹旒蘇之內的燈光，這時更收縮得緊小，風簾颼颼吹拂，燈彩便時而陰暗時而露明地舒捲不定。一丈青裸袒的背部和股部，如寒泉中沉浸着水晶，綠波裏漾晃着玻璃一樣，飄散着一層層摺疊摺疊的波浪向四圍伸展開去。這樣迷幻的輪廓與暈惑的光影，教刺花能手的玉臂匠倏又萬分技癢起來，他抖一抖手臂，舒強筋骨畢剝作響，從地上迅速扒起，更不說話，搶過嵌在那裏的蕭讓手中的畫筆，就在這光波搖閃浪紋重疊的雪白幘幅上，狠狠地鉤出一條纏繞彎曲的水蛇來。

『不要刺了哩！』一丈青哭泣地喊，但全身已沒有了氣力，仆下去，發顫地蠕動着。

這時金大堅的刺手，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從輕描微點到濃刻密鉤，更從徐

針慢刺到猛戮毒螫！他簡直不當她是人是肉，開始暴戾地剔開肌路穿透皮層，一針像一條鞭，一刺像一把劍，彷彿要答爛她剝碎她，連皮帶骨把她嚙下肚裏去似的。甚至一丈青越是在下面痛楚地哀叫厲呼，他便越快活越高興，而且越見精神抖擻充滿腕力，咬牙切齒更頑強更殘忍地刺去！汗顆從全身湧出，濕透了一領分襟的橙黃衫子。

一條水蛇蜿蜒在一丈青的背上。蕭讓向錦盒中取出滿滿的一盞熟瀝青，金大堅檢出半匙翡翠片和一勺琉璃粉，攪和得均勻，循緣着蛇頭、蛇腹及蛇尾，濃濃地潑下，肌膚猶同受了蜜漬，吱吱地叫着吸盡了。登時肉層被顏色滲透，咬得發腫，綉針落腳的紋縷，鱗鱗凸出，狀如純綠浮雕。

『好看哪。真不愧叫一丈青呢！』蕭讓映映眼皮。

夜，深沉得死一樣，遠山幽澗中疎落地敲過五聲的更柝，餘響墜入深林。悶熱的暑蒸分明已經消盡，房裏空氣漸漸涼冷下來。

一丈青自石榻上撑起。她走向靠窗的鏡架，拉開鏡幕，光一閃，這鑲脂斷玉的軀體灼灼如繁星。一陣風吹過，她失去了煩熱和旱渴，突而打一個寒噤！這千針萬針的痛楚便很快的收攏聚集，教她忍不住發抖，全身的彩色旋捲旋捲旋捲，隨着綠絹燈光的聚散明滅，光濤洶湧像青色的海水。彷彿人世的悲慘與恚怒，苦毒和冤屈，一齊在她身上集中。又彷彿梁山泊裏許多英雄好漢被奴役被侮辱，被虐待被迫害的怨憤悶氣，所有賊官污吏豪強刁猾的忍心辣手倒行逆施，一齊在她身上吐洩和暈現一樣。她忽然一聲厲鬼似的絕叫！頭髮披散，如母夜叉，胸前的貓頭鷹和腹部的狐狸以及背上的蛇蝎，連結成一片妖異、魅惑和毒蟲，她要跳出這窗檻，走入深篁叢莽中，化為一隻叛逆去咬碎這當前的殘酷和羞恥！

全身淫虐鞭撻的創痕在跳躍。一丈青瘋狂地和痛楚搏鬥着，她的牙齒震震發響，整個山寨整個北中原都被搖撼戰慄起來似的。

蕭讓和金大堅嚇倒地。下。

天上黑雲佈得密密，
夢兒注的風浪翻騰呼嘯，
滿山樹葉簌簌下墜。這是走近
黎明的最後一刻。

三十五年十一月。

東 足

是晚春的黃昏，當簾外一霎細雨過後。

被拘禁着的亡國之君南唐後主李煜，於臥榻上悠悠醒轉。他幾乎以為自己是
在做夢，雖則一年來的幽囚生活教他對於這週遭的一切已經很習慣了。他往往誤
認當前的一屏一几一燈一鏡仍是自己往日宮闈的景物。這時，他揉着睡眼，彷彿
窗前爐香嫋娜的團兒，那姿態並無改變，而傾耳聽芭蕉葉上的碎雨，也一如從前
的點點滴滴柔和清潤。誰知道自己早已成為孤身的俘虜，謝位的遜君了呢？這突
如其來的驚覺，使他一陣心酸，那不值錢的眼淚又斷臉橫頤地狂湧出來。

他推開窗戶，見雨後的庭院，草木初經浣濯，如浴罷的新妝。倚窗的芭蕉正
抽出幼嫩的捲心葉子，幾樹淡白梨花枝梢綴滿孕着水珠的瓣片。紅蜻蜓用手攀在

藤牆上，翹起興味盎然的尾巴。新長的苔蘚又爬上階石一層，落花委褪於風中，與僵倦的蝴蝶一同下墜……。他不由探首窗外，仰望一彎新月閃露於淡雲流捲的晴空，那顏色又潔又鮮，那式樣又尖又小。這樣的月牙只有殘春的庭院最為撩人，何況是接代在黃昏細雨。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

這是去年秋天也即他剛被囚禁在這裏時，所得到的句。實在的，生來善於鑑別自然美和人物美的他，一向有一個悶藏在心底的主張，即認為纖弱柔婉纔是美的正宗，白皙鮮嫩纔是美的極致。譬比天上的月亮罷，他愛新月的程度超過了半月和圓月的。諸如此類：他喜寫小楷，而不擅寫大字。愛聽絲竹，而厭聞金石。甚至他嗜食江南入口細膩的河豚、銀魚、蛤蜊、螺螄之屬，而屏棄北國過於笨重的象鼻、駝峯、狸唇、熊掌的巨製。因此，她喜填小令，而不願將它行為繁聲。無疑的，『月如鉤』，這句子正是他的癖好和藝術合為一體的象徵。

奇怪——其實也並不——他這時馳情騁想於天降如鉤的新月，忽而很快的便聯想到他所最喜愛的一位美人宵娘的一雙小巧玲瓏的腳樣上去了。這是他一生癡狂的嗜欲，情有獨鍾的癡癖，極端崇拜的莫起的沉疴。

他額上立即暴起青筋，眼睛立即突現紅網。即使是雨過天青的靜院，即使是清新草木的中庭，也無法洗淨他滿腦子風騰雲湧的一連串關於女人小腳的情味。不消說，他那『月如鉤』的名句，其實是潛意識的小腳的樣子所造成。他常常無意中用種種類似的詞眼透露自己內心的愛欲，尤以用初生的月子為最多。如已經喧騰衆口的『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曉月墜，宿雲微，無語枕頻欹』等的斷句，那多半是握緊實體和形諸夢寐而得來的呢。

他眼前暈現起一座樓臺，是自己舊日的宮闈。複閣的窗窻闌點點光影，一捲捲的紗障翻轉翻轉無數翩跹的舞步，細腰肢繚繞於歌奏，那流波似的指尖，旋雲似的裙摺，似都在牽挽自己的行將遠別的車輪。當君王被武士瞬即押送出宮的

消息傳遍每一妝樓以後，千萬隻明鏡的袂衣卸褪，只見青銅裏的花容月貌一齊慘淡無溫，不管是長添眉黛，重染唇脂，甚或嘴角浮起偽裝的笑意。最多情的宮女早已掩泣羅衣成為淚人模樣，她們捨不得這個朝夕溫存體貼的君王將被拖往不測的另一地方。於是，她們手挽手，足齊足，咬定嘴唇，哽着鼻子唱出平日所傳授的一支二支三支最動人最悲哀的別離曲子。無論曲部的班頭，教坊的清伎，她們的舌頭一樣軟，喉管一樣尖，節拍和歌聲一樣的載浮載沉，如烟如夢。數千副眼睛的晶淚，似明珠，似麥穗，似露水，滴滴落落匯聚成一股涼冷的洪流，將破國亡家的李煜全身淹浸。他癡住了，終於被武士推扯而出，耳朵中的淚浪和歌聲隨車輪回旋漸遠……。

那時，最難忘的舞態，是那盲娘的貓兒似的纖腳。她落地無聲，無影，無迹。人是輕飄飄，如一隻燕，一條蚱蜢，一束鵝毛。在那別離的最後一剎，牠迴轉更迅疾，起落更急迫，彷彿以舞蹈代替擁抱，以腳代手，以趾代吻。這樣細膩的

哀傷與微茫的憤怒，教他永永牢記，雖曾寫出如『朦朧淡月雲來去』和『階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的句，但他自認為不能描摹那惜別的神奇的脚印於萬一的。——他惘然在窗口邊，暮色已是深沉，綠蕉的捲心垂下，梨花點點凋落，風送池苑的初夏荷花氣息，告訴他千真萬確的春殘、夢斷和香濃。

無疑的，宵娘是個善體人意的女子，在他看來。她柔弱，纖細，並且蒼白。只這幾點已夠恰合李煜的愛美條件，他把她當做河豚、銀魚、蛤蜊和螺螄一般看待。何況她更能增強自己的柔弱，纖細，並且蒼白；至於偷偷地背人用蜀產的霜縑將一雙本來細小的脚束紮得緊緊的。那是在一個清歌的午夜，宮嬪們都帶着衰謝的粉痕入夢，清減的宵娘獨自倚着曲屏，燈光下，如一朵半萎的白玉蘭。她疲乏地用手指裂開一幅素帛，正低頭加緊包紮那一雙脚哩。不提防一個人從屏風後轉出，正是這深夜宮中唯一的男子，她唯一的舞伴或情郎，管領東南半壁江山的帝主。她驚愕地站起，素帛層層旋捲於地下，成為一堆雲。

『噢。你做什麼？』李煜問她。

『……………』官娘滿臉羞紅得說不出話。

『半夜三更你還不去睡嗎？跳了整一天的舞，怕不累乏了身子。』他走過來，和她並排坐下。他覺得她今晚格外怯弱，為了夜深的原故吧，握着她的手是冰冷的。

『你的舞跳得好，身輕步快。哈哈。』

『君王！你休息罷。』她說着，躲避似的，身向右邊款。不由一隻脚自素帛的圍繞中向上翹起，如一彎鈎月露出雲堆。

『唔。你的脚……………』

『不。』

『給我看一看。』他迅即抓住這裹脚的錦線，放風箏般的向手中收攏，那右脚便自地下被拖轉向她左膝上盤彎。他奇異她的關節是這樣回折自如，彷彿並無

骨路。她被牽拽得人歪了，幾乎傾斜下去，不得不兩隻手圍攏在他的肩項：

『看什麼，有什麼好看？』

他一直將這腳拖轉至於自己面前，他是近視眼，從來賞鑑物品如字畫之類，非要貼近看個飽看個厭不肯罷休的。這時他看見這隻被捲滿錦繡的腳，很單純的，圓滾滾像一個棉槌。他不由用手去褪解這重重封錮的外裹，渴欲諦視內中不傳的神祕。這有如奪去她的生命一樣，宵娘立即號叫起來，將腳亂撞亂踢，這個棉槌樣的物品很快從他手掌中溜走了。

她被欺侮了似的，啜泣着，伏在他的肩上。眼淚冰冷滴入他的頸項，就像爬着一颗顆的凍蟻。

『唔。好了好了，不看你的，不看你的。』他也是生平最怕女人的啼哭者之一，於是，輕拍她的背胛，將她扶起，如撮拾一條嬌嫩的花枝，脚下拖曳一大堆的裹腳素，送入她的寢室。

第二夜。燈光幽暗，李煜戴着尖錐形的帽子，鬢邊插上花朵，飄拂長袖，走轉於兩行列隊的宮嬪叢中。當絃絃聲拉曳得最細最長的時候，宮嬪從人羣中躍出，她扭轉蛇似的腰肢，踏着狐狸似的腳趾，捲起一陣青色的旋風。她是用趾尖點地的，那特製的金色踊鞋敲叩於地上雕鏤梅花翠鳥的磚砌，每一節拍的起落配和在兩行宮嬪的手掌，一陣驟雨，一陣和風，一陣花謝花開，一陣潮消潮漲。她身上的舞衣，鑲嵌無數的珍珠瓔珞，每一迴身，每一顧影，趁着哀箏和急管，似高翔孔雀的眼翎搖眩於星空，似深夜流螢閃映於鑽石的岩壁，似千萬顆蚌蛤一霎一霎吐光於金沙灘上……。

她舞得太急了，腳一溜，仆倒地上。

『哎……』君王叫了一聲，宮嬪們圍過來。首先用指頭試探她的口唇，是冰凍的。待漸漸回溫以後，這纔將她抬起。放在錦榻上，安置於露天的空庭，為的使涼風洗滌她這一齣妙舞的煩勞。當絃管收拾起，寂靜疊着寂靜，宮嬪們都散

回自己房中去卸褪全身感到沉重的一日濃妝。

中宵的璧月，格外澄澈。這時李煜手裏拿一隻鳳笙，向口邊吹弄着，一面走過迴廊。他看見月光落在空庭，照着榻上的宵娘是沉沉睡過去了。這一交跌倒了不知她受傷了沒有？他悄悄走下石階，靠近榻沿細心去檢視：全身是微溫的，眼睛閉成一線，舞襟的摺疊依然，脚上尖翹翹的金色踊鞋，是純錦製成的，綉着流勾的花紋，趾端略有蹠損。他將鳳笙放在脚邊，伸手脫落這綉錦的鞋囊，裏面是素帛捲裹的細瘦的脚式。牠並不太尖銳，只因為她足型本來生得纖小，不過比常人格外束緊一些罷了。她睡得很熟，夢魂搖曳於曼聲和緩拍之中，毫不覺得有人在偷看自己創製的小脚，直至於大膽將蜷纏的束帛也層層翻轉，將要裸露出白足的原形。月光立即含羞地躲入雲層，空庭給蒙上一重輕紗般的薄靄。當淡雲舒捲流散之間，靉靆的光彩下，他手中的素足和玉笙的顏色混同。柔膩的足跡上收斂着纖細的趾尖，如一朵睡蓮，一束夜百合。他的特殊癖好的狂念，加以近視眼的

原故，迫使他不惜降屈君王之尊的身份，低頭去聞嗅這睡蓮的奇香，去吻接這夜百合的秘味。槎枒的鳳笙正翹起纖指涼凍於一邊，他為情緒錯綜所困惱，竟然緊緊捧住白足，當做鳳笙般的用力吹弄起來。

『鳳笙休向月明吹！』這正是他懷念美人小脚的名句哩。

『哎呀，誰？』也許他掌握這棉花球似的素足過於用力了罷，盲娘感到一陣疼痛而醒轉來。

『唔唔？……』他拚命的吹着，彷彿那腳趾縫間已經發出神奇的肉音的節奏。汗珠從額上湧出，這時口不能言，只能以鼻子唔唔地回答。

『要死的！你做什麼？』她用力回縮着被握緊的脚，拔河似的。另一隻脚是空着的，牠踢向他的面部、口部，用趾尖的甲來觸搓他，刺螫他。但是很奇怪的，他似乎並不懼怕這樣的觸搓和刺螫，恰恰相反，他非常樂於接受，當地的纖細的腳趾尖插入他的耳朵或刺探他的鼻孔的時候，他尤為高興。這樣的，他的臉上

已經被觸破和劃裂了許多趾甲紋，血絡糊斑；有如魚鱗。她只好換了另一方式，從頭上來挑撥他的巾幗。那個尖錐形的帽子已被剝落，他捧着一隻纖足仰望自高而壓下的另一隻幼嫩如蘆芽清脆如菱角的素脚，就像頂着一輪新月的沉重。他不敢抗拒，只能匍匐屈伏在這奇異的愛欲下面，終於仰身倒躺地上，一任宵娘的狐狸似的脚印踐踏在自己的鼻端。他呼吸窒息，脈搏賁張，在點燃全生命的火燄來吟味這個終身痼疾的感受。即使一秒鐘也可以，他願意含笑瞑目死在宵娘一雙小脚的底。

宵娘掙扎着坐起來，因為自己的一隻脚已被他的鐵鉗子般的手掌所抓牢，並且放在口邊。他忽而拚死的握緊這隻脚往口裏送，他的發癢的牙齒要嘗試一個新奇的觸覺，他要咬咬這個蘆芽，吞噬這個菱角。當脚趾被他顫抖的手裝放入瘦瘠的白唇中時，她驚嚇得鬼叫一聲，猛力向前面踢去！兩個人迅即一齊昏厥……。

月光衝出雲圍。中庭的花影交錯於階除，枝上的宿禽驚起，蚯蚓在泥眼中蕭

然長鳴。李煜彷彿蘇軾過來一樣，他憑着窗口沉浸於昔日的記憶，這月光和花影還不是舊時的景物麼？但往事不堪回首，即使舊宮的雕欄玉砌一一猶存，無如春光老去，面目全非，新愁宿恨只化作一江春水，無語東流。他怕見這庭院，這梨樹和芭蕉，這莓苔和階石。他回縛身將簾子放下，遮去了外邊的月色，眼前僅僅剩下一片曖昧和朦朧。他以為從此可以鎮靜自己，不再為清輝喚回往夢。他低首徘徊於陰暗的屋角，容顏慘白，雙眉愁蹙，簾外的月痕水波般滴漏着富於魅惑的輝影，這其間分明又閃映出一幅幅淒痛動人的故事畫面，他怎能壓抑住奔湧的心濤呢？除非他先已忘却了自己。這時，多愁善感的他，早往復牽繞於另一模糊踪跡的邊緣，淡淡的光攜帶淡淡的哀感在襲擊他的心。因為當他馳情於新月的素光，便記起宵娘的脚樣，但當他置想於迷濛的月色，却又記起小周后的脚型。他的一生，可說是徒然耗費在月光和素足所編織的戀情中。

露之夜。巍峨的宮宇與翁鬱的園林交融成迷茫一片，即使色調鮮明的翠柳和

畫橋和彩舫都被披罩上一層銀灰的薄紗。夜氣十分潮濕，它浸潤着棲禽的毛羽，教牠們舒翎展翮，伸長尖喙去梳剔一番。草堆的露水是凝凍的，滑膩的蛇涎在幽暗中閃光。天上輕雲流瀉，殘月和疎星似要溶成點滴下墜。這時，他一個人躡手躡腳地踏過露叢，穿出迴折的白石池欄，遙望高懸半空的殿宇，淡黃的燈火明滅於珠旒的孔隙，每一窗櫺閃爍青燐的鏡采，那百千層的石階傾斜而下，正飛奔着一個長袂飄舉的跣足女人——那是小周后，他父親的寵妾。大膽撞破宮禁的森嚴，和他密約在此宵深。她步伐迅疾而無聲，要跌下來似的，一手倒拿金縷鞋子，一手遮着生綃紈扇。當他恰待迎接向前，走近最下一層的階石，她已經撲過身子緊緊伏在自己的，喘息着幽幽啜泣起來。

她胸室起伏的情熱，洶湧如夜汐。輕霧撫慰她傾頹的鬢髮，下垂的肩和微顫的手指。

眼前展開一個夢幻。月光透過薄霧，白石的池欄水似的涼冷。她偎倚着他走

近池欄邊，淒然向水際凝望，全身浸在月與水與霧的波中，凍結如石頭的雕像。當池面的荷花悄悄浮散香氣，深藏於水底的青蛙和水蛇，接續撥開萍藻，露首在荷葉的密縫，呼吸水面的薰息。青蛙敏感地看見池欄邊那副裸跣的素足，踏在水浸的石階，皎潔如含苞的蓮蕊。於是，牠跳上荷葉的圓盤，在抖顫於霧網孔隙的星光下，面對一隻閉閣的白蓮，偷偷吸取那飄飄的芳馨。水蛇也為這不經見的素足的光輝所迷眩了吧，牠哀怨地擁抱於荷梗，吐出靈怪的舌頭向虛空中舐舔，悠然墜入白蓮的香夢……。

足 束

小周后的一雙腳實在太姣美了。但牠是不同於育娘的，沒有那樣加以人工的收束，沒有那樣纖尖，那樣蜷曲。曲折的池欄邊，水波更冷，夜瘴也更濃。月華的光朗並未消散霧氣的潮濕，因而李煜眼前一片清涼的感應終於洗滌不了胸中淤積的嗜欲。他緊靠着她，忽而迅速地奪下她手中的金縷鞋子，那是長約五寸，挑綉着朵朵如寒星的花瓣，鞋尖有一個迴轉的鳳頭。他立即用一個手指懸空頂起鞋

後跟，在迷惑的光霽下，這鞋子搖搖晃晃如一隻妙手巧製的羹勺，又如一隻精工細鑲的酒觥，彷彿其中湧溢滴漏出無窮美味的肥汁和甘醇，教那特殊癖好的人觸之垂涎聞之沉醉！李煜無論如何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很快的將這鞋子套在自己的鼻準，同時仰起頭伸長脖項，瞪住眼睛努着嘴，焦躁而飢渴地似乎要向這鞋幫和鞋底，鞋踵和鞋尖，詳詳細細找尋他所需要的什麼珍寶一樣。他的臉色蒼白，手指戰慄着，兩脚用力向上翹起，那壓在他鼻準上的，超過了所有多時窒息着他的國損家危色荒名辱的負擔。

『你做什麼？』她驚奇地。

『唔唔……』他又用那痼疾的鼻音。

她用手去取那鞋子，却似生了根般的被緊緊吸住在鼻上。也許她發現他這個動作未免太不雅緻了吧，不由氣得下巴掌摔過去！終於被摔落了，鞋子閃掠過迷濛的夜障，躍入池中，如一匹青蛙……。

他陡而驚醒。

簾外的鈎月早已傾斜，芭蕉搖拂於窗幔，流映黯綠的波影。這春風庭院除了同樣的蚯蚓偶而蕭然長鳴，梨花和竹葉的枝篠輕微搓揉作聲以外，寂靜得一點音韻也沒有。他這纔重又記憶起自己是被拘禁着的，昔日的園林池館已不復親暱在自己的周圍，即使月色還不曾變更，月痕也一樣引人眷念。何況這月形是小腳樣的？他徬徨地四顧，急於要搜求出舊宮中一段曾經裹紮過的素綃，或是一顆曾經穿踏過的珠飾。但那裏去追尋呢？這一切都已隨水榭舞衫玉樓歌管，飄落得無影無踪。他瘋狂地跳起來了，因為他終於在一領倉皇攜帶出宮的衣袱裏，找出那柄繫結在襟紐間的白玉鳳笙。這分明玉色已有些萎黃，那貫串在頸孔的朱絡梳穗，也已有些殘落。但在他眼前，倏忽間跳躍起無數的夢影，一連串的魅惑，一連串的荒唐。他抓住這魅惑和荒唐，推開窗，捲上簾子，吹奏起鳳笙，倚着欄杆遙遙對那傾斜的鈎月。

他幾乎暈過去了。當他的口唇初貼上鳳笙迴轉的拗頸，那分明是小周后圓潤的足踝，當他的手掌輕摩過鳳笙槎枒的枝指，那又顯然是宵娘纖嫩的趾尖。這樣鼻涕似的柔滑的感覺，不由撩撥起他一生傾倒的內心蘊藏的意念。他一時為這奇異的饑欲所抓緊，只有沒命的吻住這笙唇，拚死的握牢這笙尾，加勁地吹唱起雕雲鏤月的曼聲，閉目凝神，猶如咀嚼着她們的跪、踞、踵、蹠、趾和趾甲一樣。笙聲淒微，月痕涼冷。欄杆邊旋繞起一縷烟，它霏霏飄散着舊日南唐的夜曲，那是舞辭，是宮譜，那是流水，是霞，是夢。一陣子歡娛黏在一陣子憂鬱，一陣子荒涼攬着一陣子熱鬧。他的口唇灰白，舌尖僵結。悲哀化成美麗的妖婦，是宵娘也是小周后，穿一件金色的外衣，搖着塗香的扇子，踏着宮商諧協的長短步調，她姿容傾城傾國，眼淚如江如河。這手內的鳳笙，天上的鈎月，口裏的肉音，紙上的歌拍。青蛙般的傷情，水蛇似的幽怨。風流和羞恥，才華和屈辱。這一切都迷在記憶的月光和瘴霧裏，辨不清那是容貌和年光，那是白蓮、梨花或蝴蝶，在

那裏隨風笙的哀響而片片瓣瓣地飛翔、飄謝、凋落。

風笙從樓窗口墜下，他倒下去……。

三十六年十月。

埋香

暮春三四月光景，距離長安京城三十里左右的咸宜觀附近，一片是綠色的平蕪。雖然杏花已近零落，而短牆邊幾株櫻桃却還絢爛地結子，有如灼灼的眼眸射向這逗人情調的春郊，告訴行人：春要歸去了。

『咸宜觀』三個泥金字的匾額後，燕子在那裏做窠，時而呢喃地在匾上叫着。這給予冷清清的咸宜觀以一些溫暖和熱鬧，因為這觀中除了主人魚玄機和女僮綠翹及道婆月印以外，再也沒有誰了。何況月印是一天到晚睡懶覺，祇在主人催促她的時候，纔去劈柴、淘米、掃地、點燈，有時還藉口到後園去種菜，悄悄溜出到離此五里地的妙通觀去吃炒豆子呢。而主人，也常常白天出去，直到夜深纔回來，說是去參加什麼『詩會』，做什麼『聯句』，誰又知道她到那裏去。

現在更不成話了，為了主人不常在觀裏，不但大殿上的那盞燈，即是燒香、泡茶、放簾子之類事情，月印都不做，要綠翹自己來動手。最近主人甚至於連晚上也不大回來了，這幾天，她的臉色尤其難看，性情越變越古怪，沉默起來呢一句話不說，說起話來呢犀利如一把劍。綠翹耽心着，怕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今天，一清早起來，綠翹照倒是小心翼翼地侍候主人的梳洗。那頂白玉冠上的球串旒蘇，分明差了一個珠子，弄得兩邊不整齊，於是她費工夫把這邊一顆珠子也取了下來。但是，那襲慣用的黃羅帳，顏色已漸呈黯澹，這是主人心裏最不舒服的，她知道：師父喜歡鮮濃的色調。於是她特地在衣櫥中檢出去年次光鍊師送來的一襲，做工十分精緻，打結的帶子又不太長，又不太短，是很恰當的。待主人把眉翠完全點畫好了以後，她趕忙把冠和帕捧出來，主人的臉正對着鸞鏡，她從背後偷看鏡中的主人的臉：細長的眉毛往下垂，大眼睛下邊各點了一個金色的檀注。今天的魚師父似乎更年青了些，但細看時，顴骨有點聳，嘴唇也有點癢，

而額際和口角在粉色輕勻之中却隱現出幾道皺紋來。主人雖則不做聲，臉色却柔和多了，今晨可順利，很快的便裝束已畢，她去洗手，綠翹在收拾案上的飾物。

『今晚我大概回來要遲些，有客人來，請他等一下。聽見了，沒有！』魚玄機的口氣總是這麼先輕後重地始則很溫蕩後來就嚴肅了。

『聽見了。』綠翹邊答應邊把滿盆粉膩的臉水端起。主人走出去了，當她把臉水倒在後院的桃花樹下時，聽見呀的又撲的兩聲，是月印開了大門接着把門關上。主人是出去了。她感到輕鬆，拿着臉盆站了一會，看見桃花樹下的泥土，長滿了綠油油的莓苔，倒上水便漬起彩色的泡沫，閃爍發光，幾片飄落的桃花瓣，給水衝到溝中，流出牆外去了。

也許是太乏，綠翹回到房裏便呆坐在那兒。春風從簾箔的密隙中吹進，吹得銅瓶上的鳳尾草搖搖曳曳，昨夜添上的爐香已快要燒燼，帳前一盞紗燈，燈光羞答答地搖蕩着這房中的空氣，更顯得春晝的寂靜。她看見剛纔在冠上取下來的

顆珠子，孤另另地停在一隻水晶盤上。這珠子，她聽說祇有在長安市上大秦國商人鋪子裏售賣的纔是最值錢的珍珠。她不由站起去看珠子，拿在手巾用指甲掐，含在口裏用牙齒磕，一絲也沒有損。她想：大秦國離開這裏有多遠呢，長安市可真熱鬧，自從那一年進了咸宜觀之後，長安市就沒有去過了。不但長安市沒有去過，即是咸宜觀以外一二里的地方，也沒有去過。她簡直如一隻鳥兒給關在籠子裏，鳥兒關在籠子裏可以隨便叫一叫，而自己連說話也得小心。主人的蹺蹊癖氣真無法捉摸，她天天這樣打扮出去，到底做什麼？她既然進觀來一心修行，為何又和外邊人們來往？這些事在今春整整十七歲的綠翹看來，逐漸成為不可解釋的疑問。尤其覺得謎一樣的事情，記得自己小時候，主人是住在長安市西大街李補闕家裏，那時家裏喊她二嫂子和二姨娘，卻不曾叫她什麼魚師父。至於這樣描眉畫眼的修飾，在從前也沒有到了如此的程度，而現在的一部份服飾和用具確是從李家搬出來的。往事在綠翹是一片模糊，而主人從來沒有在地面來提起這一套。

她祇偶而教綠翹唸着自己的詩句，如背誦曲子般的唱起來，在她最為高興的時候。因此，綠翹不但認了好多字，而且記得好多句子呢。說到做詩也真奇怪，主人甚至於深夜中獨自在燈前殿上轉踏，當她心情不好時，綠翹上牀陪她同睡即被趕下來，主人似乎更習慣於獨宿了。同時更不允許綠翹穿上色調鮮麗的服裝，有時連鏡子也不給她照。想到這裏，綠翹捻弄着珠子，一眼看見鏡中的自己。她喜歡這鏡子，即為了這鏡中的自己。她天天侍候主人的梳洗，早已學會了染黃、點翠和妝注的工夫。這時，她不由翻出主人寶貴的錦盒，裏面是：一枝畫筆，幾顆黛螺，兩隻鳳釵，幾貼花黃和一串翠鈿，另外是兩包金色和綠色的沉檀。一股莫名的欲望鼓動了她，她好奇地捲起袖羅，露出腕上的玉釧，把一方羅帕平鋪在案上，拉上臂釧，對着鏡子兢兢業業地在自己口角笑渦邊試注一個綠檀。她更檢出鳳釵，選一個最好看的姿勢，顛巍巍插在髮髻，那釵上的鳳頭在鏡中正迴過頭子來向她看。她對鏡子得意的一笑，鏡中的自己臉上霎時開一朵鮮花。

她感到滿足，但同時感到空虛。彷彿太寂靜了，缺少一個和她談話的人，這教她很不舒服。她對着鏡子看自己，就這樣在房中轉了好幾轉，越發覺得這房子太空闊了，一個人擺不滿，而這四圍的空闊又向她攙近來，變成一股壓力將她擠出了房門。於是她穿出陰暗的大殿，黃色紗幔中的朦朧燈蕊，透射着憧憧的神靈塑像的影子，撲近鼻孔的是蝙蝠糞的氣味，暗中髻髻觸到蜘蛛絲，纏繞在她的頭髮上了。一陣淒清幽悶的感覺使她受不住，她轉過大殿走出後院的門，迎面是一座廢園，這纔看見太陽光從短牆外射入，照得滿園花草閃閃爍爍的搖動。園裏是密密的芭蕉和密密的竹林，中間是一片青蔥的菜圃，石徑上長滿野蘭和羊齒草，夾着許多不知名的細碎小白花，花瓣草梢垂着水珠，不知是未乾的朝露還是蛇涎。一口古池靠近芭蕉樹叢邊，池水給綠萍和水荇藻之屬遮滿了，初放的荷葉祇如手掌大，幾隻小蜻蜓停在上面，耳中時而聽到一兩聲蛇嘶和蛙鳴，這裏是一片凝滯在死寂中的勁綠色！似乎蘊蓄着幾千百年的幽怨與抑鬱，即使在白天，也充

滿了陰森窒塞的氣氛。她對着這四圍綠色的光波，夢幻似的噓一口氣，走下古池的石階，用手撥開綠色的障網，伸出羅巾在碧澄的水中漂洗了一會，好似漂洗去了自己心中的迷悶。她稍為感到蘇鬆，但却照見了水中的自己，有如映在綠紗燈下的面影，那樣的蒼白淒削，和剛纔鏡中的自己全然不同，而這面影一剎那中便又給浮萍和水荇藻遮滿了。

她把羅巾晒在竹枝上。太陽走入薄雲，雖然已過了中午，淡弱的光輝却抵不住這麼圍的冷氣。涼風吹過她的面頰，她感到寒凍，感到孤單，彷彿這四圍的凝緣正在嚙着自己的心。但她這時兩頰的紅潮分明泛得更濃更鮮豔，嘴唇也火似的發燒，她如一道青春的火錠，戰慄在寂靜和空虛之中，要揮發全身的热量來擁抱這週遭的一切，要救每一朵花和每一根草都得到生命的溫暖。但這時除了一兩聲的蛇嘶和蛙鳴以外，她得不到什麼報酬或反應，她置身於無同情無共感的人間，彷彿身子被包圍被縮小，祇好一步被迫一步地退了出來。

午餐還沒有進口，但她毫不覺得飢餓，祇覺得日子太長，太不耐煩，焦灼和燥渴。走到食廚中，她不由岔了兩瓢水喝了下去，有些清醒，但肚腸似乎被漲滿了，又有些怨悶。這食廚靠近月印的住房，她聽到裏面一陣隆隆的鼾息，這婆子，又在睡覺了。拖長的鼾聲搖擺在春晝裏，諧和着滴滴答答的銅漏聲，更顯得天氣的惱人，全身被束縛般的困乏極了。她正想走回自己臥房去躺一會哩，忽而一隻燕子斜掠進來，她聽到大門外隱約有馬嘶聲，接着是馬鈴叮叮噹噹的響。這聲音有如一把鐵鉗子，有力地把她鉗住！綠翹像被拉扯似的很快跑出來，打開大門，一陣風迎面吹着她的衣襟，突然呼吸着這從未接觸過的外面新鮮的空氣，如翻去蓋子的陳年女貞酒罈，醇醪的酒精味一下子吹散得如煙如霧。她暈眩了，幾乎倒了下去，幸而一隻手還攀住大門上的獸環，緊緊的，使她倚着身子輕飄飄氣球似的掛了起來。

馬鈴聲更響亮了。她定了神向左邊望去，在蒼茫的日色中前面一片芳草如裙

的蕪野上：一匹銀鞍煜煜的白馬，上面坐着一個男人，正朝自己這邊走過來。馬蹄踢起陽光和花草的香薰，似乎步步有力地迫近了而快踏進她的胸膛。

『這是誰啊？』她看見了，這馬上的男人正凝望向她自己。雖然隔得還遠，但這兩個眼珠的黑點是看得見的。這從來沒有遇過的黑點，掠過春風像飛矢的尖。她有些心慌，趕快走進去吧，兩隻腳怎麼也搬不動。她呆住了，心房的跳躍至於使頭上風釵的旒蘇打鞦韆般擺動起來，一直到這匹白馬走近自己面前。

『魚師父在家嗎？』這分明是馬上的聲音。

『不在……』她低着頭很快便答應，自己也不相信會變得這麼聰明伶俐了。

『唔，她失約了。這是一封信，帶給她！』這幾句男人的說話，像琴絃在銀甲上，像游魚在春水裏，像輕雲，像墜絮，又像一杯酒，像一把剪刀。

在白馬飛奔過去的一瞬中，她看見一條白晃晃的東西飄下來，落在自己的腳

前，她拾起細看時，是一幅桃花箋疊成的勝子，中間用頭髮絲做綰結，紐打成兩個連環的圓形。她不懂這是什麼玩意兒，興奮得連大門也忘記關上了，邊把頭髮環子解着，邊走回房裏。

在紅紗燈的鑿鑿光彩下，她攤開紙勝子，上面款款斜斜地寫着淡墨的字跡。

是兩首詩：

松篁臺殿蕙香幃，龍護瑤窗鳳掩扉，

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長著五銖衣，

人間定有崔羅什，天上應無劉武威，

寄問釵頭雙白燕，每朝珠館幾時歸。

悵望銀河吹玉笙，樓寒院冷接平明，

重衾幽夢他年斷，別樹羈雌昨夜驚，

月榭故香因雨發，風簾殘燭隔霜清，

不須浪作縵山意，湘瑟秦簫自有情。

上面寫道『幼微道友』，下面寫着『咸通元年三月，玉溪』。綠翹有點詫異，雖則魚師父的朋友很多，却從來不曾聽過什麼『玉溪』的名字。這幾年她認了不少字，讀了不少詩，尤其魚師父自己做的，她幾乎句句能夠背誦。但這幾句詩即使字字都還不大生疎，而其中說的什麼話，她可猜不透。祇有最後一句的末尾兩個字，她彷彿是懂得的。因為她讀過師父自己做的，而且常常在唸着的兩句：

易求無價寶，

難得有情郎。

但是究竟什麼叫做『有情郎』？澈底說來她也還不大清楚。祇是這『有情』兩個字畢竟很面善，却萬想不到今天這個騎着白馬的陌生男人當面交給她的紙箋中居然也有這兩字……。她呆住了，燈火照見她凝然地咬着嘴唇，唇上胭脂漸漸

深陷入那白米粒似的牙齒。

一個人間最黑最黑的夜裏。

當魚玄機回到咸宜觀，已近夜裏亥刻的時辰。她首先驚訝大門為何虛掩着，待叩過月印的房門時，月印已經起牀，到後面燒水去了。她覺得觀中今天有點異樣，莫不是誰來過了的麼？想到這裏她突然心跳起來。為了自己趕赴另一個約會，被人家失了約，而至於太遲回來又耽誤了這邊的時刻。她真是兩頭撲空，彷彿感到被屏斥的辛酸與被播弄的困惱似的。

這觀中叫綠翹來看守，她實在萬分不安。綠翹的年齡已經大了，再不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而且，更其不安的是綠翹近來出落得那麼好看。綠翹的美麗祇有她看得最真切，她時常自己覺得莫名的慚愧，這種心情，特別是最近每每於無意中襲擊着她。她格外感到自己青春的消逝，消逝得太快了，真的，她就不曾好好

抓住這曇花一現的容光，好好耗用這如梭似水的華年。而今，她老了，這有如一柄利錐刺入腦際，是怎樣無可奈何的一回事！如果在自己年青的時候，那怕緣翹再長得好看些，也祇有更增加自己的驕傲。而現在呢，自從自己為了顏容衰褪被李億遺棄進入咸宜觀修行以來，便開始浸入淒清的苦海，過着非人的守活寡的生活，她不由對人世懷抱着有口難言的悲哀和憤怒。每時每刻她都不舒服，每時每刻她是繃緊眉毛和咬狠牙齒，即使她恍惚已萬念俱灰，心如古井，但偶一記起李億的名字，想到當年的輕掣淺笑，她便全身震撼着，頭腦昏醉起來，她怎能鎮壓住自己教古井不波死灰不燃呢？何況緣翹這妮子更擺在她面前，這簡直有意給她為難，特地教她相形見拙，偏偏教她無地自容，這可怨恨而可呪詛的！她曾經願意自己不再見到年青的人，尤其同性的女子。她發誓，她所遇見的同性都要比自己更為年老更為醜惡些，這樣，纔教自己容易活得下去。否則，這便是她的眼中釘心中刺，使自己感到莫名的壓迫和侮辱。雖然緣翹那麼殷勤地服侍她，那麼虔

敬地奉承她，她總覺得有點不大對，有點欠缺，有點不夠，甚至有點討厭，有點難為情。而今夜，夜是這樣的幽沉，觀中是這樣的寂靜，春風曾經拂面，月色也已窺窗，誰担保，沒有人來過了一次？誰又担保，綠翹沒有出來應對和酬接？這真教她怕敢想下去。如果真的誰已來過了，而又如果真的綠翹出來照應這客人？那，那可會發生怎樣的事情呢。綠翹，這小娼婦！她近來眼睛水汪汪地也已喜歡照鏡子，那眼睛，一副靈活的珠子！這可不得了，簡直是招蜂惹蝶的根苗，賣俏弄情的禍水。一股熱氣從魚玄機脚底沖上來，她想到這裏不由全身發抖，她幾乎以為此時此刻在自己房中，綠翹正在萬種風懷地和來訪的男人說笑哩。

房門的羅慢悄悄地垂着，燈光在幽暗中搖曳，顯得比平常的夜晚的確有點不同。魚玄機踏着狐狸似的脚步，偷偷地傾耳向門慢邊去諦聽：一點聲息也沒有，真是寂靜得連绣花針丟在海底都聽得見。但是，越是沒有聲息，越發引起她的疑惑。綠翹到那裏去了？這小娼婦！但這時她恍惚聽見了：房內是一陣極低的笑

聲，和極細的呻吟。通身血管要爆裂似的，魚玄機突然用顫抖的手指撥開了門幔，射箭般的眼睛直刺進去看時：斜背着燈，綠翹一個人坐在那裏，燈光照見她臉上流着晶瑩的淚水，似荷花的垂露。頭上翹起的鳳釵的影子映在壁間，如一隻蜻蜓。

魚玄機掀開門幔，很快的走進來。

『啊，師父，你回來了！』綠翹轉過身子，吃了一驚。

『唔，什麼事？』是戰抖的聲音。

『沒有，沒有什麼事。有，有一個……』

這影子綽綽的話，如一隻美麗的妖怪在眼前舞着。魚玄機感到無比的緊張和惶惑，冷汗從她胸際發出，熱潮從她耳根燒起。

『誰？是誰？』

『一個騎着白馬的客人，送來一張紙條子。』

當綠翹遞過紙條子，魚玄機搶着在燈前讀了，像喝了毒酒一樣，眼睛裏發出可怕的光芒，隨即闖上，一轉身昏倒在地下了。

『師父，師父！』綠翹一疊聲的喊着：『哎呀，不好了。月印快來，魚師父不好了！』

月印進來把熱水灌醒了魚師父，綠翹幫着扶她坐在床沿。紅紗燈放射迷濛的光彩，照見魚玄機臉色的灰白。月印忙點起兩枝大銀燭來，連燭台約有人那麼高，這是李補闕家裏承恩御賜的內宮蠟炬，魚玄機帶牠出來好多年了，輕易是不大點上的。這一來房裏晃蕩蕩地是銀燭和紗燈的光影的交瀉：在銀灰色的光波中，浴着絳紅的一點。

夜已漸深。月光在濃雲下露出黯澹的輝影，晚春的溫風從簾隙中吹進，挾帶着杏花的香味，令人聞着沉醉。魚玄機醒過來了，她眩惑地問：

『他幾時來的？』

『快近申刻的時辰。』綠翹背着燈影，偷偷拔下頭上的鳳釵。

『沒有進來嗎？』

『沒有。』

『怎麼不進來？』

『不曉得。』

『怎麼不請他進來？』

『師父出去了，陌生的客人怎敢請他進來？』綠翹的口氣有些不服。

『我不是吩咐你，請客人等一等嗎？』

『馬走得快啲。』

『我不相信。』

『……………』

『我不相信！』魚玄機突然站起來。

『你問她好了。』綠翹指向月印。

『唔，月印，我問你，今天來過的客人進來了沒有？』

『我不知道。我在睡……』燭影閃爍着月印吞吞吐吐的言辭，更照見綠翹的低頭不語。窗外月光被掩蔽於濃雲，魚玄機臉上也罩住一層懷疑的陰翳。她的臉色顯然發青了。

『不知道麼？做得好事情。哼！』魚玄機的鼻孔中吐出殺氣，她忽而捲起袖子，把頭上冠帶鬆解下來，黑團團一堆頭髮攏在手裏分做兩綹，向上打了一個大盤龍結，脫去外衣，露出一身黑色的晚道服，迅疾裏在衣櫥後陰慘慘摸出一根銀絲燕尾的藤鞭來。

『你說呀！這賤人！』她把鞭一揚，燈光隨着一晃，一縷尖風掠過綠翹的面頰，她打了一個寒噤。

『我說什麼。』綠翹向後一仰，兩手摸着壁上，退到床邊去。

『你，你，你還不說！你做得好事。我問你：今天打扮得這般模樣，到底給誰看？』

『……………』

『不打你就不說。來，把衣裳剝下來！』魚玄機將藤鞭插在腰帶裏，緊緊的束一束腰身，掏出身邊的白羅巾，搓成一團，摹地如一匹中箭的狼，跳起來撲在綠翹身上，惡狠狠將羅巾搓成的丸子塞在綠翹口裏，另外找過一塊白綾頭巾，嘶的扯為兩半，把她的口蒙紮住了。這時，月印已將綠翹的上衣脫光，反轉來將她的雙手用帶子背剪着。綠翹在用力的反抗，口裏喊不出聲音，祇嘖哩咕嚕地似在哭罵，剩下兩隻腳亂踢。

『綁起來！』魚玄機喊聲像鬼叫。

月印把綠翹綁在床柱邊，不知在那裏翻出兩塊大絲帕，結做一起，兩個人幫着把綠翹的腳也紮住了。然後把她抬起來，用繩子牢牢網在一條長凳上，直挺挺

地仰面躺着。

月光暗黑。銀燭照見綠翹裸露的上半身，那白皙豐滿的肌肉，那含苞初放的嬌嫩的乳房，在銀灰色和絳紅色的光中流泛着曲線的波濤，蘊有無限迷人的魅力，教魚玄機看了發恨。她恨極了，這擺在面前的神奇誘惑，這簡直是她的仇敵！她拔出腰間的鞭子，對準那最怨慕最動人的綠翹肌肉上猛力抽去！霍的霍的霍的，鞭子溜過空氣，如風箏的弓弦發響，鞭子落在肉上，如暴雨打着梨花，如釘鞋踏上雪地，如鋼刀切入豆腐。綠翹身上起先發着一條一條的紫斑色，接着是凝結的血絲和肉塊，最後是綻開赤紅色的奇葩，飛濺着硃砂似的血珠。掩映在銀燭和紗燈的波影下，滴溜溜圓滾滾如千萬片千萬顆的珍珠、琥珀、瑪瑙被粉碎在碧澄的湖水中，又如千萬朵千萬瓣的玫瑰、芍藥、薔薇繽紛飄散在淺藍色的天空被流動的彩霞捲來捲去的舒展變幻，絢爛迷離。

這異樣縛麗的光彩和色澤，化為一股神力在魚玄機心口火山似的爆噴出來。

她突然感到一種奇怪的嗜欲，要叫這光彩和色澤在自己手下成為齋粉，化為灰塵。消滅它！消滅盡了這眼前的可嫉妬的魅惑，這咬牙切齒的堪憎恨的忿念！她看見綠翹還在轉動，在掙扎，在作啞啞的嘶叫。她不能滿足，她感到有些缺陷，於是，她走上前去，以最大的決心，勇敢而羞恥地解開綠翹腰間的褲帶，顫抖抖地下衣拉下來了。這是盤古混沌的開闢，宇宙神秘的揭露，在跳躍的光波下，她看見一段潔白如大理石，滑膩如羊脂，光潤如象牙的少女的下體裸現出來。魚玄機感到一陣痠癢和麻痺，剎那中喚起了她童貞的記憶，眼前浮現出她怎樣的第一夜和李補闕同房的情景，一閃中似乎又看見了現在的自己的肉體，是那樣蒼白而無血色，是那樣消瘦，弛緩而多皺摺的紋路。這是天壤最大的遺恨，人間唯一的憾事。她下意識地清楚看：認定自己所以被蔑視屏棄被壓抑氣悶到現在的單純原因，就在這裏。自己的快樂和幸福簡直被綠翹所排擠，自己的權益和佔有簡直被綠翹所侵奪。這空前的怒火幾乎捲着她直闖入雲霄，她颯的舉起鞭子，憤恨的火花

繚繞在鞭絲上如一連串的爆竹，他拚住了最惡毒最殘酷的心情，下死勁地往綠翹全身上下集中抽打！

春盡了，落花不知多多少少。銀燭的淚珠滴滴堆在燭盤上，零落而無聲。月亮和星星被濃雲遮得密密，一點光也沒有。大地投入死寂的海中，祇是咸宜觀後園和附近池塘中的青蛙在滑滑滑地叫着。錯雜的蛙聲混和着紛亂的鞭子起落的節奏，似乎把深夜拉得更長。盤龍的髮髻從魚玄機頭上鬆下來了，她把髮辮彎過去啣在口裏，如咬了一條蛇。青筋從額上暴起，汗水濕透了內衣，爆的一聲鞭子斷了，她用力過猛，腳一蹶，溘倒在地。

綠翹祇剩下一絲絲呻吟的氣息，後來連氣息也沒有了。全身上下是無數的鞭痕，模糊而糜爛。月印嚇得躲在床幃後，這時她出來，燈光下看見綠翹赤裸的身子挺在瓮上，一動也不動，血從她口中湧出，從耳中湧出，從鼻中湧出，從眼中湧出……全身籠罩着冰涼和血腥。頭髮拖墜到地上，羅襪已脫落一隻，金縷的

鞋子丟落一旁。

『魚師父，綠翹死了！』月印垂淚地。

『死了？真的？』魚玄機坐在地上突而恐怖起來。但她強作鎮靜地說：『不許哭！天還沒有亮，趕快把她抬出去……』

黑夜。魚玄機撐起疲乏的身子，化了三個鐘頭纔和月印兩人把綠翹用綉被捲了，偷偷在後園芭蕉樹下掘一個坑埋了。

風吹過廢園，綠翹晒在竹枝上的羅巾被吹落了，飄蕩如一隻大蝴蝶。遠遠處聽見一兩聲悲哽而冤屈的杜鵑叫聲。

秋月是那麽澄澈，照見長安市北門舊廷尉獄房左近附設女囚室的鐵欄杆邊的魚玄機一雙纖手，水似的清涼。

地被京兆尹收捕坐牢已經一年多，自五天前被提出第二度秋審定讞的時候，

她知道自己的滅亡即在目前了。獄房裏充滿了潮濕的氣味，斑斕的霉紋在壁上攀結着七零八落的圖案，到黃昏便到處飛舞着一堆一堆的白蟻。土坑上鋪着的厚布墊分明已經腐爛，破裂處露出裏面的稻草來，一床薄被面上縱橫橫許多雲頭花朵的陳年污漬，不知是誰的血迹或淚痕或嘔吐的腥穢。室內的松脂燈永遠發出淒其幽暗的燐光，這彷彿快要燃燒盡了的燈油，象徵着她的生命祇賸下一些殘滓。

她扶着鐵柵門，看見月光照在獄裏的水溝上，水裏一羣子般的小紅虫在密擠着翻滾，蟋蟀在石階縫裏唧唧地叫着，使她心房的羽翼也隨着微微震顫。

她的思潮如一縷輕烟，無力地嫋娜在牆內牆外。雖則她已被關得近於麻木，但這時明明知道快即死亡之前一剎，她不能不記憶，不能不沉入深思。尤其這長期的失眠，使她凹陷無神的眼睛蒙絡着血絲，每到獄中夜闌人靜的時候，她張着這迷茫的雙眼，呆呆地眺望向柵門以外，已往的濃歡深恨便一一湧到心頭。而今夜，秋陽的餘熱還沒有退盡，氳氳氳氳的夜氣裏她格外感到有些焦躁。她首先想

到自己，幾乎完全過着禁錮的一生：在門禁森嚴的人家裏當妾媵，在淒清的修道院內度歲月，以及現在坐在閃黑的牢監之中，就這樣消磨盡了自己的容貌和才華。她認為自己曾經有過驚人的容貌和不世的才華，她滿懷是情熱，滿身是風態，但她遭遇經歷到的偏是寡鵠孤孀的生活，她被踐踏被拋棄如一隻破鞋子。而現在呢，正在被拘繫如一隻羊，將要被屠宰如一隻鷄。這人世似乎太殘酷了，但她偏又自己做下了悲慘的杯羹給自己去嘗試，這有什麼話說呢。想到不久即要將自己的血肉去膏潤無情的鋒刃時，她恐怖得幾乎要發狂了。她不敢相信，這一切，像一支惡夢，像一首押錯了韻腳的詩。

她昏絕了。迷迷糊糊中她彷彿走進另外一個地方，璀璨的銀燈下閃晃着豪華的筵宴，飛逝的酒觥間迸跳起繁絃和急管。她自己正穿着一領鶯黃衫子，掠壁蟬鬢，插上花枝，懷抱一隻長頸琵琶在歡笑叢中侍宴。纖纖的手指戴上尖尖的銀甲，叮叮噹噹挑撥起落花飄絮的曼聲長調，一霎中教瓶枝低亞，燭影搖紅，滿座峨

冠都屏息斂容地傾聽。她便抵緊舌尖，咬齊牙齒，一字字一句句從珠圓玉潤的喉嚨中跳出來。她記得，當她垂下眉彎，眼睫毛闐成一線，鼻子辛酸的時候，席上的燈光與臉色都為之黯然久久，而當她唇脂微破，嘴角裏轉起旋渦，迴眸一笑的時候，筵前的米聲纔又如迅雷湧起。她多驕傲，多滿意，因為她的眉梢眼尾可以捉住許多魂靈，她的低響軟聲可以賺得無數眼淚。這時，在她身旁的李補闕正敲斜着頭輕擊手掌為她按着歌拍，她可以嬌媚地當筵坐上他的膝頭，接受着一盞盞飛投過來的溫慰的酒杯。於是，紅潮在她雙臉泛起，如一朵二月的桃花，她即使微醉，也裝做十分中酒，倒下去倒下去，倒在李補闕的懷裏，用最大的豪情，拚盡了狂歡的一夜……。

恍惚懷裏的琵琶也倒下去了。她忽摸到自己腳邊冰冷冷的一塊東西，那是鐵的錄鏽。

她清醒過來，夜風撩動着蓬亂的頭髮，她感到孤單。不由記起在咸宜觀中和

緣翹同睡時的情景，如擁住一團棉絮。想到這裏，一股熱力穿過四肢，她興奮起來，她流淚了。這樣的遙夜，這樣的囚牢，自己孤零零地一個人還要拚發這乾枯憔悴的最後熱欲，來和四圍的嚴酷和窒悶搏戰！

她迷惘了。眼前忽又暈現出一座花園，星月交輝下飛霏着一層薄霧，她正把鞋子脫下來；雙足踏在草地上，輕軟無聲，手裏拿一柄泥金扇子，展開來恰好遮了半面。她以舞步的姿態悄悄躍過草叢，滿地綴錦鋪綉般是各種各樣的花草，迎面的假山石就像人影，使她嚇了一跳。她走近一叢樹林，那樹的枝材高高越過圍牆；於是，她寒瑟瑟地站在密葉蔭蔽下側耳聽時，一聲聲殘柝敲過去了，接着是遠處的狗吠聲。她看見水塘中睡蓮正緊閉幽香在月光下打盹，又看見一隻貓頭鷹倒掛在樹枝上，時而閃閃那亮晶晶的藍色的貓眼。她心中悸動着，一直到花影移過紫籐的架下，牆外枝葉也搖搖擺擺起來。蓦然一片石子飛進，投在水塘中立即起了圓圓的波暈。她驚喜，她疑惑，仰首見銀河搖眩，星宇迷濛，當一顆隕星裂

閃雲縫壁向遠方時，一瞬間這流光拖曳着一道長虹端端正正降落在自己的身邊，不是別個，正是從牆頭跳下來的一個人影。月光隨即含羞地躲入雲層，在黑暗中她寂然佇立，似有一個冷凍的嘴唇緊緊碰在自己的嘴唇上，接一個冰吻。她急得舉起扇子向那人打去……。

這金扇搖碎了花，搖碎了水，一下子化作千萬朵的星光，在她眼前飛舞。她定神一看，是秋夜的幾顆流螢，隨着蟋蟀聲的催促正冉冉飄進獄門的柵檻。

她又清醒過來。她記得很清楚，為了自己的第一次和別人幽會被李補闕的大娘子發覺以後，她便藉詞把她撵出來，而忍心的李德，便從此再也不和她見一次面了。其實，他還不是為了新歡而拋却舊好，還不是為了自己的芳華凋謝而不再叫她重上綺筵清歌一曲呢。這難忘的慘痛的往事，潮水般四面向她圍襲。她徘徊在囚房中，瓊瑤的鎖練牽扯着她的脚步，她感到滿身是束縛，是羈絆，一陣氣惱敬她鼓起全身的僅有力量，搖撼着鐵的柵門，至於十數分鐘之久。月光照見了她

的纖細慘白的手腕，手上留着寸許長的指甲。她疲乏極了，但一轉眼似乎已經搖斷了鐵柵，走出了獄門，她晃晃蕩蕩跑出來，身子輕了一半。到哪裏去呢，還是回到咸宜觀去，叫月印燒一桶熱水洗一個澡，把幾十年來被窒息被錮閉的幽悶慘痛一起洗淨牠！她轉過街頭又一個巷彎，溜到半掩的城門邊，當守城的哨卒正磕睡時，偷偷擠了出去。越過城郊的阡陌便看見一片平蕪，咸宜觀已近在眼前了。

她聽見馬鈴聲，騎在馬上的玉溪生在喊她：

『魚道友，停下來敘一敘吧。』

聲音這麼溫存，她待要停住脚步時，忽又想到前一回他贈給自己的詩句，滿紙是諷刺的話兒，而那幅桃花箋正是成都薛濤的製品，料想當年製了不少分贈友人，而他又不曉得從誰手裏得來的，說不定他又分贈給溫飛卿去謄寫長短句，被流傳到酒樓歌館去淺唱低斟。妓女做的東西且讓妓女去賞玩吧，這些人和物都不是好貨色。她發了狠把心一橫，頭也不回地走過去。她想：自己這一次可是下決

心修道了，永遠不再和外間人們來往。但她掛念這時咸宜觀中的一切是否依舊，更其難以忘懷的是後園裏綠翹埋尸的所在，是否已經給京兆尹移葬了？她記起綠翹的樣子來：那眼睛，那腰肢，那說話的聲音，走路的姿態。

魚玄機彷彿看見綠翹了，在月下，她正從廢園中芭蕉樹下那塊泥土裏爬起來。她披散長髮遮在臉上，全身赤條條的裸露着，手裏拿一隻羅襪，走下那口古池的石階，向水中凝望了一會，忽的撲通一聲跳下黝綠的池水，如一匹青蛙，在池水中游泳起來。浮萍和水草圍攏她的肩部和胸部，但滑溜溜却貼不住她的肌肉，很快的她又從水底鑽出來，口裏却啣着一條水蛇，她把水蛇盤在脖子裏，垂下的蛇尾便旋繞在乳房的邊緣。她浴在月光和水波之中，臉上和身上都掩映着綠色，當她平舉起兩臂仰身向後，全身周圍的洶湧汎流的光波倏忽間便變成一片慘綠色的海！而這海，忽而旋轉起來，旋轉旋轉旋轉，綠翹便被捲起在古池邊，似乎伸手要攀摘下芭蕉葉來遮蔽身體。但同時把手向臉上一抹，向身上一抹，翻過來時

是滿臉的血肉模糊，滿身的腥穢腐爛。她似乎已看見了魚玄機，突然一陣哭嚎的聲音喊着：

『魚師父，魚師父！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呀！』

魚玄機嚇得昏了過去。通身冷汗透出，浸在水裏似的。

夜深了。但她無論如何睡不着，彷彿外邊有人大聲的叫：

『哪個是魚玄機？出來出來。』

『開堂了！出來出來。』是牢卒的催喚。

嘩喇喇一聲，鐵門開了，她被拉了出來，一個黑臉的漢子手中拿一柄鐵錘，將她兩手兩腳上的鐐銬放在一塊大石頭上，乒兵乒兵地打斷了。她兩手兩腳的皮肉已被鐐銬的鐵銹咬得又腫又爛，但伸張開手脚時反而不能行走，牢卒一把將她揪扯而出，到了外邊，黑漆漆中恍惚左右上下都是人。上面有聲音問她：

『你是魚玄機麼？』

『是。』

『好，綁出去！』

她看見那黑漢子手中擎起一盞燈籠，一個牢卒搶過來將自己的兩手剪綁着。彷彿身邊閃過一枝白旗，上面有『斬決』的字樣，她知道這是抬出行刑了，耳朵中嗡的一聲什麼都聽不見了。

待她有些清醒時，她似乎自己給坐在一個大筐籠裏，兩頭有人把她挑起來走。

天空透出魚肚的白色。城門大開，路上首先稀稀落落幾個人走，後來越走越越多，越來越衆，真是人山人海，喧嘩叫鬧。她在人潮中被擁抬到一個曠場上，看見場上搭了一座大草棚，東邊豎起高高一個木丫杈，她正不曉得這是做什麼，忽而有黑旗子一晃，接着鐘鐘鐘敲起一疊聲的銅鑼來，似乎有許多人在忙着跑進跑出。她偷眼向左右四周看去，密密擠擠是螞蟻似的人頭，連屋瓦上都覆倒

了人在向下看。

她忽然被一把抓下筐籬，跪在地上。

這時她身畔閃過一個赤膊穿紅背心的人，手邊一口明晃晃的鋼刀藏在身後，露出結着紅綢子的刀靶，逼近她面前，蓦地一隻手扯着她的衣領，用力一撕，上衣早被撕裂在一邊，她的腰際以上的肉便赤露出來。在稀微而悲慘的日色下，魚玄機垂着首去細看自己這久被封鋼的充滿熱懣的肉體：凹陷的胸脯下一片皺漚漚的肚皮，皮膚已變成蠟黃色，肋骨一條條顯露着，陽光曬在乾萎的毛孔，那扁平的兩乳，焦癢的乳頭……。

疾風般的霍察一聲，魚玄機的頭被砍下來了。在暴雷似的米聲和掌聲中，她看見自己張着大口，牙齒在磕磕地打顫，噴泉般的鮮血流滿地上，被枯涸的秋草沙和泥所吸乾，發出吱吱的聲響，那眼睛睜得圓瞪瞪，似乎在憤怒在悲哀在咒詛：這衰頹的青春，這燥渴的生命。

命呀，命在抽陀螺旋子般的尖叫！

她恐怖極了。她一翻滾便從獄室裏的土坑上跌下來！真的，他這時聽見獄門外有人在喊她的名字。

三十五年六月。

溺色

當春風吹過昌谷，滿地長出了新綠。

清晨。有鬼才之稱的年輕的詩人李賀，穿一領藕絲薄袷，漫步在自己的竹園中。這是一個傾圮的廢園，其中充溢着潤濕和青翠。初生的藤蘿攀繞於泥牆上；那枝蔓伸展出塔曲的觸鬚。小徑裏鋪着石卵，生遍幼嫩的莓苔。除了間隔幾株抽芽的楊柳以外，遮蔽着密密的竹樹及其稚弱的筍。曉露如珠粒，閉結在竹葉的尖。李賀置身於這叢綠中，被四圍鮮新的光采和色澤所吸住了，不由凝佇在那裏。

——他約莫二十歲左右，瘦長的身材，骨格輕巧，皮膚纖白，生得修眉細眼，鼻準很尖，兩手留着長指爪，面頰和手背的表皮裏微微透露着細青筋。她的眼尾是向上的，睫毛柔長，眼神非常澄澈，瞳珠黑漆有光，看起來彷彿是青色的。無疑

的，他是屬於最高級神經質的人型。他的細胞組織特別緻密，感覺官能特別銳敏，對於外在景物的反應，比別人來得格外迅捷格外親切。為了這，他常常痛苦着，他不願意去接觸使自己感到劇烈刺激的顏色和聲音。雖則這些在別人遇到時，往往茫然弛鈍，無所體會。他的眼睛，最喜歡的是綠色和白色，前者靜穆而滋潤，後者單純而光潔。他的耳朵，最喜歡的是絲和竹的發音，那是輕清而柔和，委婉而流暢。這樣，教他感到舒服寧貼，較之金色或者硃色的亮彩，銅器或者皮革的聲波，那樣的奔馳、嘈雜和粗糙來，顯然他快感多了。他常常把這些快感寫入自己初期的詩製中。那裏的每一單詞每一短句，都是綠色和白色的寫實、象徵及聯想。因此，他是用官能去寫詩的。他的詩裏，幾乎沒有折事，沒有說理，只是純粹的感覺。

他喜歡自己這個竹園。在春之晨，他差不多每天來到這裏漫步或者凝佇。於一夜的靜眠以後，身體恢復了疲勞，用最飽滿的精力迎接這最清新的景物。他點

燃感官的星火，去碰觸有生和無生之倫的色調和音響。教自己琢磨視聽的工能，深入於實物的體驗，以加強寫作的術巧，豐富詩篇的素材。而今晨，他看到園中楊柳的新芽已經增長，茸苔的嫩髮也已抽繁，那藤蘿的觸鬚，分明如摺疊的彈性螺絲般，更加旋捲而又旋捲了。他看見，泥土中凸出蚯蚓的孔眼，一匹青色細腰蜂正靈巧地鑽進去又鑽出來。竹筍堆裏跳動着小青蛙，牠背上閃耀細金線的光。兩三只乳燕停在輕嫩柳枝上，柳弱不禁，枝條隨而低晃。一隻翡翠鳥即令一聲從牆外飛進來，劃過一道淺碧的波痕，穿入竹叢便滅沒不見了。他傾耳聽時，柳芽上飛舞着繫響的蜜蜂，夾着清脆的燕語和悠渺的蛇吟，連幾個穿穿插插的淡黃色小蝴蝶，那點滴翔舞的翅片也發出無聲的節拍來似的。但最令入注目的是一叢叢篔簹竹，正披罩着清晨濃重的煙露，如一座蒼翠的海。這些零光碎影一齊被收攏於浩瀚竹葉的光濤中，蔥鬱而涼冷，是凝寒和深蔚，迎撲向人，似要潮濕人的眼睛。而這光濤，忽而抖顛捲轉，化為千萬縷綠色的細絲琴絃，悠然拉曳在李賀纖弱

的神經末梢，教他凝睇着青色的眸子，款着頭，在審諦探索什麼宇宙的祕密一樣，微微震眩着。這時，彷彿從他的貝殼般的耳朵中伸出一隻靈慧的小手，向空中抓攫了一會，終於給捕捉到了，那是一句詩：

——斫取青光寫楚辭。

楚辭好比自己所要寫成的詩篇，而這句子的來源應從外物去斫取，正如此時面對竹葉的青光一樣。他的耳朵嘶嘶地響着，許多有脚的景物，正蠕蠕爬進自己的腦門。接着溶化成一片一片的無色雲章，又漸漸凝結成一滴一滴的透明晶顆，那是篇篇錦綉，字字珠璣，他的文思突而泉湧起來。眼睛一轉，瞳神就如多面的琉璃球，屈曲折合的角度，反復映射的光影，把這竹圍裏的毫芒、縫隙、點粒……都一一吸引進去。

他將自己的感受性提鍊到最高度的銳敏以後，照例的要出去尋覓更繁縟的詩材了。為了能夠收斂外物的色澤和光彩，他喜歡穿上暗色的衣裳，跨着黑色的驢

子，教小巴童背負兩隻古錦囊——是深紫色的蜀錦製成，上面織續着左右回弧上下交纏的圖案，那麼纏綿宛轉的花紋，正譬喻着李賀波瀾起伏的文心與密縷細針的詩語。一隻囊裏藏着筆硯和白紙條，一隻囊裏貯積着舊日未整理的殘章斷句。當他一切準備好了以後，照例的他的阿嬈要送到後園的門邊，輕聲地囑咐他：

『兒啊，今天不要寫得太多了罷。』

『是的。』他點着頭，已經騎上蹇驢，後面跟着巴童，一跌一頓地踏向郊垌而去。

春風吹面，是那麽涼爽。李賀在驢背上望見四野綠漲紅凝，花啼草笑。想起自己已經得到的句子，打算今天找些新的感興，把它們一一續成篇章。在過去，自己寫的詩，認為太平凡了。即如七歲時候做的那首高軒過，現在看來，一點也不好，那時居然蒙受文章巨公韓愈和皇甫湜們的誇獎，實在夠慚愧的。他想着，忽而眼前一亮，原來驢子正穿過田蹊，走上一個古女墳，沒入亂草堆中。旁邊幾

株桃樹紛紛飄落着花瓣，那光艷是迷人的。他忙抓緊一忽的情靈，捉住剎那的感應，那是一句：

——桃花亂落如紅雨。

於是，他跳下驢來，坐在墳碑上，呆呆地，繼續想下去。覺得這個句子畢竟淺易得很，喚不起特殊的領會。這時，巴童已經取出筆硯和紙條，遞過來，李賀吮着筆，草草把七個字寫了，投入囊中。他還不滿足，為了寫桃花這麼一種鮮穠的顏色，至少，必須予人以切膚的美感哩。他眼睛一閃，迅疾中擷取到：『桃花滿肌骨』這五個字。自己領着首，差不多可以過得去了，這樣含有官能感應的句子，纔合乎自己詩製的風格。但是，當他再把它寫上紙條投入囊中時，又想到這未免過於直敘式的寫法。桃花的顏色未必僅限於桃花，而這肌骨與桃花之間的感受也還不曾透露出。不知怎麼一來，他從艷艷的桃花聯想到灼灼的珊瑚，因而他立即改用一個代替的象徵的句子：『珊瑚澀難枕』。他微笑了，這兩句所表達的

色澤和光彩是一樣的，而一種冷凍的感覺也相同。後者却更見親切些，就為了有一個『澀』字。這樣的，他的感受工能，已經從視覺發展到觸覺。不由吟味這幾個字的情景，教他咬齊牙齒唸出『澀難枕』的舌齒磨擦音時，彷彿通身毛孔都難受起來，又有些牙齒齧。他記起前次曾經得到一句：『夜雨岡頭食蒸子，杜鵑口血老夫淚』。這個含有聽覺、味覺及視覺的寫法，尤其『食蒸子』三個字的齊齒音，其尖新的音節與靚濃的色調，恰巧接近自己所要表現的詩技巧。想到這裏，李賀齊並着他的小米粒般的牙齒，好像要咬嚙什麼的樣子。他舉目向這古墳周圍一望，只見泥岡重疊的丘壠上，草蔓花枝，一片荒蕪。不禁迸口而出地：

——煙花不堪剪！

唸到最後一字時，他的牙齒咬下去，就像一柄小剪刀。接着，他眼前湖湧似的浮暈起冷光翠色，一連串的幽墳哀女的遐思，縈紆流轉在一起。他一邊把斷句寫好投向錦囊，一邊想着待回去後好好配湊成一篇憑吊這墳中古女的輓詩吧。

「哈哈，你在這裏……。」忽然一陣譁笑聲，墳背後轉出兩三個少年，其中一手中揚起馬鞭指向李賀大笑着。李賀吃了一驚，眼前的詩思被驅趕得無影無踪。只見馬鞭的絲穗搖晃在春風的滄蕩之中。

這幾個少年與李賀同屬宗室的王孫，不過李賀較他們更遠支一點。他們春遊的宴飲就設在長滿綠茵的地上，那是面臨着流水和小橋，在杏花和嬌柳之下，越過這座墳頭便可望見了。李賀被拉着參加這個宴飲。那地上鋪着大紅氍毹，旁邊停留着三四輛的油碧車，酒觥和樂器中間，欹斜着幾個塗脂抹粉的歌妓。她們正翹起指甲在滴滴落落彈奏箜篌和琵琶，嫋嫋音波隨風尖而遞遞。當李賀入席的時候，一個淡妝素服的雛娘恰已悄悄起立。她掣着似怨非怨的眉毛，垂下長睫，平舉起露於長袖以外的手，拍一下掌，便轉一回身，那足趾隨而蹀起，人便飄然高舉，絃管的節奏暈漾如水波，與翩躚的姿影相追逐。即使杏花墮落於鬢髮，柳帶修曳於襟裾，她却越轉越急，越急越轉，而鬢上的玉步搖與襟緣的金寶粟，便加

遠的閃映發光，的的際際如繁星的絢爛。她這纔開裂紅唇，啟露石榴子似的齒粒，湧出一支幽怨的熱情的歌，如流雲朵朵，漂蕩而環繞，在草上在枝上在岡上在水上。又如瓣瓣蝴蝶，錯落而參差，墜向酒樽墜向車輪墜向錦幘的垂條墜向金扇的葉面。那扇子，搖頭起來，高高低低前前後後，牽扯動了花影波光，一雲中似萬道雲蛇的吐舌，是香泉的灑噴，是哀音的激射，是芳色的跳躍。跳躍跳躍跳躍，終於像斷了腿的小青蟲一樣，她頹然迴蕩着倒下去，用金扇遮了半臉，生怕見人似的。這樣迅疾的動作，茂密的韻響及紛亂的顏色，教李賀看得眩暈了。他那裏禁得起這麼緊張刺戟的音樂和舞蹈呢，早已雙手掩住面部，從指縫中窺着眼珠，屏聲靜息地似乎在代這藝妓負擔無限的興奮與辛勞。這時他纔發問，

『好哪，這人叫什麼？』

『薛小憐。』一個王孫說。

『喔，真不錯。』李賀閃着眼皮。

『那嗎，請你做一支曲，給她彈唱好不好？』另一個王孫說。

『來，敬一杯酒。』

薛小憐遮着扇子，羞怯怯地走過來。她的眉毛又彎又垂，髮髻已亂，額上微泌汗粒，呼吸還很急促，彷彿一陣花氣嗷拂在李賀的鼻子。他不由將鼻翼聳了一聳，用力收攝這新奇的接觸感，這是女人的味道，他生平第一次聞嗅到的吧。她手上捧一隻金罍，裏面盛滿着碧色的酒漿，它光采閃映地回旋着流汎的渦層，似剛纔的歌聲舞影盡被吸入其中。李賀接過來，一飲而盡。這樣的一口吞下了色、聲、香、味，是那度濃澀的一股甘冽芳馨，溯洄於肚裏，似在加重地薰染李賀的詩腸，將他本來敏銳的感受性格外強烈燒灼起來。這無疑的是對李賀一個靈智的啟迪，他太受感動了。一忽中他意識到一個更高的詩的境界，那不僅是單純的官能感應而已，而是高度的感覺綜合的滿足。那就是諸種感官於同時中得到激刺的情趣，而將它恰當地表白出來，寫在紙上，即是一篇好詩。他想着，一邊吟味着

酒醉的意興；一邊看看馮小憐；她那黑漆的瞳仁；正無邪地映射迷人的光輝，李賀不由伸出自己的手握住了她的，是一種陌生的軟滑滑的觸覺……。

一陣紅暈泛湧在李賀的面頰，額上暴起細青筋，顯然他是醉了。巴童拉着他的衣袖，低聲催促着回去。李賀點點頭，巴童牽過那匹蹇驢，扶攙着他騎上了，他陶然地向那幾個王孫：

『對不起，我先走。』

『怎麼，詩還沒有做成哩。』

『答應你們寫一篇花遊曲，改天交卷吧。』李賀說着，驢子駝着他一顛一簸地走回來。

夜裏，在燈下。一架圓曲的屏風旁邊。

李賀叫巴童取出那隻最大的錦囊，牠脹滿肚皮，如喫飽的文豹子。這裏面是積年累月的詩斷句。它是經過一番挑選之後，被確定為可用，而後從那隻第一次

造句的囊中轉投過來的。他細心地翻檢着，內中無數的小紙條，上面寫着濃淡不勻的字跡，是被採擷的風雲月露的零緣，被剪取的花草蟲魚的臆素。他排比着意境相同，色調統一，音律接近的句子，加以熔裁編配的工夫。那是映相與映相的複合構建，印象與印象的連絡組成，往往很快的製就了好多首。但今夜，他開始對於薛小憐那樣精絕的舞影歌聲，漸漸欣賞沾戀至於不可自拔了。彷彿他眼前還飛飛綽綽着那投擲的眼波與舒伸的手指，那迴雪的摺衿與繞雲的旋響，那足趺的起落拍子，那金扇的搖抖光痕。這一切，使他回讀默誦自己官能感應的詩篇時，那命辭造句便顯得多麼拙劣，多麼不夠生動，他放下錦囊，對着燈光沉思。接着，他檢出自己所有既成的，半成的及將成的詩篇、詩句及詩的字彙，拿來比較，拚合和分析的結果，他領悟到如果只是單純的從景物外面去剝取它的光彩和色澤，這不過屬於靜的詩美。即如他剛纔所輯成的一首：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

，水為佩。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采。西陵下，風吹雨。

這樣的詩句，是相當有成就了的。但還不及複雜的從多方面去提取景物的光彩和色澤，使它成為閃爍迷離的畫幅。教人讀之唇吻道會，情靈搖蕩，色越聲飛，目迷神醉，這纔是動的詩美。即如他前幾晚在這個屏風邊所做的那一首：

——蝶棲石竹銀交闌，水凝綠鴨琉璃錢。圍迴六曲抱膏蘭，將鬢鏡上擲金蟬

。沉香水暖茱萸煙，酒醺綰帶新承歡。月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

這分明的，李賀表現官能的詩技巧已在不斷地進步。但這個動的多方面提取感受性，關於聽覺透露這一點還嫌是太不充分了，這大概為了自己未曾更多接觸音樂的原故。雖則自己是音律特別是古樂的愛好者，曾經聽過中州音樂如李憑的箏篋；朔方音樂如申胡子的箏篋，胡塞音樂如薛小憐的琵琶。而在先前都還沒有深入的領會，遠不如最近一次的感應來得有力些。薛小憐給予他的感官暗示是十分深廣的，因為她首先喚起李賀諸種官能中最潛藏最暗秘最難表達的關於觸覺這

一意念。即使他曾經除了『珊瑚澀難枕』之外，也還寫過如『潭鏡滑蛟涎』、『髮冷青蟲簪』、『洞房思不禁，蜂子作花心』等的表現黏膩、咬嚙及麻癢的詩觸覺。而且，他曾以老宮女的裸浴為題材，寫出如下的句：

——堂堂復堂堂，紅脫梅灰香。十年粉蠹生畫樑，飢蟲不食推碎黃。蕙花已老桃葉長，禁院懸簾隔御光。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白鳳隨君王。

但在今夜搖晃的燈光下，李賀複讀這首詩時，却感到有些恍恍惚惚起來。在這詩裏，一個全身袒露的宮女，她用礬石洗着下體，在浴池邊，如一隻白鳳。她的肌膚已經皺萎，忍受着苦難的粉蠹飢蟲的咬嚙和麻癢的感覺，望穿那隔簾無從接近的君王寢室，珠淚一線……。李賀不自主地站起，一股熱潮發自他的腳底心。他竟然陷入自己創造的情趣之中，為自己交給自己的詩意境所困惱着了。他望望屏風外面，是如水的月光，寒風颼颼吹送着夜涼，春是靜謐的，他的詩心突而清冷下來。雖然他漸即解除了自己官能的眩惑，但這個暗秘而潛藏的關於觸覺的

意念，還是存在的。於是，在一忽中他急於要宣洩這個意念，在燈和月交輝的迷濛光彩下，他已經飛躍入另一更高的詩的領域。他從官能感應發展到感覺錯綜，更從感覺錯綜發展到感覺昇華。很快的，他以同一的老宮女情欲的銅閉怨抑為題材，寫出另一首詩：

——蠟光高懸照紗空，花房夜搗紅守宮。象口吹香髹氎暖，七星掛城聞漏板。
 。寒入罽毼燈影昏，彩鸞簾額著霜痕。啼蛄弔月鉤欄下，屈膝銅鋪鎖阿甄。
 夢入家門上沙渚，天河落處長州路。願君光明如太陽，放妾騎魚撒波去。

這首詩的意境是曖昧的。它幾乎可以接近詩藝術的極致了，這是李賀通過閃爍迷離的境界而走入朦朧的飽和點。猶如旋轉着七色板，各種不同的鮮明色彩和光澤經過更高度的錯綜，反而成為一片純然的曖昧。這是必至的，李賀早已體認到旋轉是最高級的錯綜，它是構成曖昧意境的主要素質之一。因而從形的翔舞到音的波旋，他都曾經用力表達過了。如所成就的『金翹峨髻愁暮雲，沓颯起舞真

珠裙』、『新翠舞衫淨如水，光風轉蕙百餘里』的句子，以及表現圓狀物體旋轉的如染絲上春機、後園擊井歌等，正是他所最喜歡寫的，也即是他對於捲繞盤回的形象與音節的無限嚮往。在這樣的時候，他的全部神經即沉浸入詩之旋律中，去追趕那旋動着的無窮無盡地無端的環。今宵在燈下，他完成這首宮娃歌以後，凝然望着晦暗的燈蕊，有如眼前晃盪着踊步之女的急劇奔競的歌聲舞影，連續不斷的走馬燈似的。忽而一陣聳悚的寒噤，他昏過了，仆倒在地下。

深夜竹園裏叫着貓頭鷹的聲音。

李賀憩臥於狹長的木榻上，巴童蹲在旁邊燒煮着苦味的藥羹。這寢室不怎麼大，綿密的窗紗絲絲透映綠色的波紋，壁間凸出深藍的流雲翔鳳的浮雕，當中懸着織綉的畫幅，上面刺繡尖嘴鳥爪的雨工，一脚踏着彩虬一脚踏着青狸，涉入秋潭之水。几上圓盤矗立一個黝翠小銅人，一隻長頭琉璃瓶的缺口，插倚着一條鈎藤和兩三枝殘折的箭鏃。靠壁案上列着紫石硯，暗碧的酒樽，兩疊錦裝的舊卷及

一盞熒然青火的燈。右壁上掛一面蟾蜍環紐的大銅鏡，發出鏗綠的光輝。一張古琴用繡花的囊裹着，露出了半段，幾隻飛蛾正爬撲於青色的琴絃上，顫動當郎當郎的輕微聲響。房裏充滿了氤氳氳的藥味，為了這氣息太濃郁了吧，一隻長脚蟪蛄從屋頂垂下直線的絲，在悠悠搓牠的手和脚，陶醉了似的。不知何時進來一隻蝙蝠，牠翅舞黑色的博袖向那銅鏡觸摸看，鏗綠的光輝更清冷而戰慄了，彷彿被這鬼魅之手般的翅膀，簌簌抖落了無數凝塵和古夢……。

李賀閃着晶澈的眼瞳，纏結的思慮向愁苦攻入。他的詩境和病境在同樣的進展，即病境深一層時，詩境也隨而高一級。顯然的，他的感官起着奇異的變化，已經需要更富麗的顏色，更劇烈的聲音及更紛繁的形象，纔能引起自己的某些反應。否則，他即麻木暝罔，如不聞不見。他吩咐巴童將珠綴的簾子半捲，好教外邊沉黑如墨的夜色爬行於晶燦的簾疏，並且讓簷下綠雲鐵馬敲擊古渺的聲音輕輕吹進來。更將屋當中懸掛着的一盞瓊瑤梳蘇的燈，點亮了以後給圍罩上橘黃色的

錦紗障，使它滴漏出惆恍霏微的光影。再取出蘭苞和桂蕊，辛椒和黃蘗，一一倒入藥壚中，使燒煮的藥味加濃加重，加香加苦，凝結成一條辛辣的青竹蛇，鑽刺入李賀的鼻孔，直穿貫腦門而出。這樣的，更醇更醜的色、香、光、味，加倍渲染薰灼的結果，李賀的詩意境流溢着病態美和變態美，他開始喜用破敗的字彙，不避凶惡的語句，甚至描繪污濁的景物，讚揚陰暗的情調。他這時所得到的斷句如：『薄月眇陰悴』、『露光泣殘蕙』、『頽綠愁墜地』、『思焦面如膏』、『灰蝶生陰松』等，已經夠衰頹夠頹喪的了，但他還要寫出如：『蒼鷹擺血，白鳳下肺』、『黑旗雲濕懸空夜』、『邪鱗頑甲滑腥涎』等的怪句來。他這樣發展到極端，漸即以醜惡為至美，以虛玄為至真，以詭異為至善。他覓取的題材往往屏棄眼前的具體物事，而深入於往古的或幻臆的抽象感覺。他從實物割取到憑空構造，從感應收攝到情趣伸延，從映象模寫到標符代替，即是從現實到超現實。照上面的徑路走來，他的詩斷句，色澤與光彩日益古黯斑駁，如從墓墳中發掘出來

的殉葬的金葉、玉貝、丹珠、翠鑽一樣，它閃映着神秘的靈惑的燦光，在暗夜的草澤邊，蒼林裏，幽巖上，青燐似的鬼眼似的一朵一朵愁慘地媚笑着。他曾經寫出這樣的句子：

——桐風驚心壯士苦，衰燈絡緯啼寒素。誰看青簡一篇書，不遣花蟲粉空蠹。
。思牽今夜腸應直，雨冷香魂弔書客。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秦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
。離鸞別風煙梧中，巫雲蜀雨遙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龍。

但他還認為不夠醜惡，不夠虛玄，不夠詭異。於是，他在簷前鐵馬鼓擊的聲音中，瓔珞旒蘇滴漏的光影下，辛椒黃蘗蒸發的苦味里，本來已經病態和變態了的官能，更被層層外襲的音濤色霧所侵蝕所鏽蝕，像醃臘的鷄心鴨腎一樣，他的詩感與顯得焦黃燻黑，寫出充滿古愁、妖夢的篇章。如他時常吟誦着的金盤仙人辭漢歌和神絃曲：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馮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
 ○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

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

——女巫澆酒雲滿空，玉爐炭火香瑟瑟。海神山鬼來座中，紙錢窸窣鳴旋風。
 ○相思木帖金舞鸞，攢蛾一喋重一彈。呼星召鬼歆杯盤，山魅食時人森寒！
 終南日色低平彎，神兮長在有無間。神嗔神喜巫變顏，送神萬騎還青山。

無可疵議的；李賀的詩境界已進入感覺刺激與發揚的最高峯。他的視覺與聽覺分明有了改變，不但與常人相異，而且和以前的自己也不盡相同。他靜臥在這秋宵的病榻上，瞑目充耳，盡是緝色繁聲，這樣的鮮濃，這樣的沉重，使他兩邊太陽穴雷鳴般的生起劇痛。他飢渴的感官需要更強烈的碰擊，但纖弱的神經又禁不起更兇猛的承受。雖則他身上是充滿許多向外擴展的熱欲，蘊藏無數自內表發的潛能。他再也忍不住了，已童扶着他舉起身走下木榻，搖搖晃晃的軀幹如天旋

地轉一般。壁間的大青銅鏡正湧溢銹綠的光輝照映李賀的臉；他大吃一驚；鏡中的自己竟至瘦削和衰老了那麼多，僅僅是幾十天的病臥。特別顯露的，那凹陷的眼睛和呆滯的腫神，恍惚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個人。尤其使他駭詫的是自己一頭柔黑的美髮，這時那鬢上却已慌目地夾雜現出了一兩莖的白絲。這正是自己的日夕奔馳於物狀，鍛冶於光景，流連於聲色的收穫吧。為了時間的迅逝，年命的短暫和容華的不可長保，李賀不由喪心失魄似的萬分感喟悲痛起來。他幽幽地蚊子一樣的哦吟着：

——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詎是南山期。頭上無幅巾，苦葉已染衣……。

銅鏡的冷光塗抹於李賀的面頰，那是一層凝凍的銹綠色。他給這個非常慘澹的輝影所迷惘了，它緊緊網絡住李賀的俊采，宿命的霧障似的，教他體味着青春的凄苦，生命的冰涼。李賀突然覺得這房裏的景物氣氛太窒塞太悶蔽了，恍若自

己置身在潮濕的暗殿中，在深狹的閨谷裏，又若被埋藏於千年的黑窖，被沉溺於無邊的洩海。自己一直是往裏鑽，往下墜，往小孔隙之中黏著凝固。他無法和這些抗禦，只好想出種種理由來解脫自己，逃避自己。他願意走入另外一個世界，那裏不是這麼陰鬱，這麼生澀，這麼卑隕。而是開朗、潤澤和高巍。因此，他全身的感觸都在伸展，要去迎接一個又光亮，又潔白，又崇偉的物象，它可以診治自己的煩躁、飢渴和窒悶。李賀仰起雙眸，投擲向簾外的夜空，那濃重的晦暗色中，首先是一塊一塊的烟霧，在滾滾飛旋着，纏結而又散開，散開而又纏結，在他眼前，彷彿合攏成一叢很高很高的山。一霎眼中，這山的顏色是從灰白到淺白到光白。李賀非常欣喜了，他教巴童將簾子完全掛起，自己凝望着這一個光白的巨體，它混混沌沌地流來流去，漸漸結構成一座淨白色的玉琢似的樓台。這是李賀眼中的幻象，因為他這時已完全成為色盲症患者，他的久經磨鍊的眼瞳非常脆弱，遲鈍如死魚的眼珠。他特別喜愛一片廣闊高峨的純粹白色。因為它象做一種

光潔高寒的詩意境，使自己從久久疲勞於這窄隘的沉痾怨苦的感覺桎梏中，得到一個官能憑息與情靈放縱的去處。他翻着眼睛，在嚐味這種感受。那是甯靜的，涼冷的，堅定而峻整的一個寄託和信賴。他在無言中默誦自己昔日的斷句，如『白狐向月號山風』、『一泓海水杯中瀉』、『江上團團帖寒玉』、『空光帖妥水如天』等的情景，恰是此時所最覺得滿足的。他口唇動着，眼前在驕馳光白的空景，人似乎鬆爽多了。

當白玉的樓臺出現於李賀的眼前的時候，顯然李賀的病境是深重了。雖則他的神情有時很安靜，他寂然飛翹於無窮冥漠之中。他直呆呆兩只眼睛，望向前面，毫不轉動。巴童扶着他，覺得今天有些異樣，那兩隻蓄着長指甲的手是冰冷冷的。他的軀體很輕，肩有點聳，突出的玲瓏細骨就像尖翹的菱角。忽而一陣寒顫，他頹然倒下木榻，眼睛隨即閉上。

『哎……』巴童慌得喊出聲，用手去叩那房門的後扉，那是李賀的娘住的

。這幾天，他的姊姊剛回到家裏，陪着娘在燈下挑綉一幅越錦的圖繪。阿嬤和姊姊立即推開後扉走進來，手中抖動一枝白蠟燭，晃着淺灰色的火燄向李賀的臉上照看：

『怎麼哪！』阿嬤嚇得哽着鼻子。

李賀忽又睜開眼皮。他看見幽暗的房中閃着燭彩，把週遭停滯的深黑和黝綠都拉動了，如藍靛的海水中飛舞着長長短短的水藻、苔髮、莽草之屬，以及穿鑽着大大小小烏烟的魚、漆黑的蟹和墨色的蝦。他不願意看見這些疲勞與憂鬱的象徵，眯一眯眼，從蠟燭的燄核中曳起一道魚肚色的長光，登時潑下一鏗的牛奶似的，很快旋流成一團團的白波，接着徐徐昇起到屋頂以上，穿出承座的橫木，突破屋脊和天窗，它懸空而立。那是危而光，寒而白的一座玉宇瓊樓的構象。它露出於溟茫光海之中，四圍波濤衝盪，泡沫噴揚。再細看時，那建造非常的精緻繁密。只見顆顆星芒，聯綴闌干屈曲；堆堆露塊，捲轉簾箔淒迷。上有圓月穹門，

繁霜飛灑，旁出流雲四戶，滴乳凝黏。攀壁是銀鬃的龍鳥，紫階是冰結的蘭芝。鮮藕的鏤絲，明滅於窗格，白荷的紋綺，颺散於帘疏。頂上魚鱗櫛瓦，縹采連絲，四面珠珞串鈎，螢光點爍。水銀塗刷的虛幌，蒙罩在璀璨的燈華，脂酪濕染的搖搖，映照於煌煌的鏡影。羅幕中素羽交飛，剪痕閃晃，層閣外梨花墮，舞色漣漪。這一切全是白的影和白的光，甚至匡檻下懸垂白色的蠟燭，翹角上翻翔白色的蝙蝠。真是宮殿壘稠，棟樑複閭，寒湍起落，涼露吹飄。一霎中雪山紛霰，晶浪逸奔，冷光湧注，凍彩迸射……。這樣一個詩的惘象，好似在溶解消蝕享賀中心的煩躁和熱欲。但他有盤結的古愁，痞積的心血，那再也不能融化的久舊怨毒，却越纏越緊，越收越牢。變為一隻一隻伸張爬行的硃篆蝌蚪，絞繞如紺珠苦，糾繞如紅珊瑚網。牠蜷曲結屈在這一片冰寒雪凍的白色詩境中，漸漸迴環流瀉，倏即化成一個人象，那迴環的憂憤，混和為摺皺的絳裳，那流瀉的哀傷，聚澱為天矯的赤虬。是那麼穿着古衣冠跨上古騎獸的神吧，他手執象牙笏版，上有蠅

頭蟻脚似的雕刻的朱色蟲文，是象徵着李賀嘔出的詩心肝之晶顆和脈絡，一點一滴一絲一縷是腥血的精萃。而這精萃，是遁逃現在的實物而遨遊於往世的夢景。那是黯暗的吟哦，霉鏽的哭泣，迷魅的光影埋掩了割痛的聲華，妖惑的色澤啟示着詭譎的指象。你看，這個穿朱衣駕赤虬手執古文牙版的神，已經冉冉下降。李賀聽見他在低低唸着手中的告諭，是天帝起蓋好了一座白玉樓，請自己去做一篇記事的文章。這是架空的情節，幻美的言辭。這唸音就如催命的符咒，定判的讖書。牠拉拽李賀最後殘賸的委頓和羸瘠，進入那玄想的脫離人間的，光潔高寒的詩境域中。

『我不願意去……』李賀搖搖頭，他迷糊中口裏謔語着，眼緣湧出了淚水了。阿嬾和姊姊們不曉得李賀此際在對誰說話，著慌，用手去摸他的前額，冷冰冰的潮濕，却没有汗。

但李賀又張開很大的眼睛。他神志十分澄清似的，把自己所看見的幻象，一

一告訴大家，同時用慘白的手向外面顫抖地指點着。大家跟着往這邊望望，那邊看看，哪裏有什麼白玉的樓臺，紅衣的神使，一派胡言亂語罷了。李賀突然豎起耳朵似的，頭部離開枕上約莫二三寸，他斜睨着眼珠去傾聽什麼的樣子，臉上浮出微笑，然而用力地說：

『聽！那多好聽的音樂呀。』

這時，李賀的視幻覺與聽幻覺已交錯在一起。他聽見婉揚的簫管聲，夾着輕清的絲絃聲。似水波的飄漾，似繒帛的破裂，又似蟲唱，似葉落，似月光的淡遠，飛震的滅沒。李賀終於自言自語着：

『啊，天上的瓊樓。我走了……。』

阿嬈、姊姊及巴童，看見李賀那樣的沉醉於音樂的夢寐，不由也隨着傾耳去諦聽。那是夜，遙遠的深沉的夜，夜是停滯而死寂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但當中的梧葉下頰，窗隙的奔星一閃，無聲中也聽出聲來了。那房內的圖型、色素和

光度，都在瑟瑟縮縮地震慄，它從時間的繁疊空隙中，連續成一串一串無色的音響。真的，她們的耳朵邊也恍惚吹奏起絲絃和簫管的韻律，四處霏霏着極其遑窈的和鳴與繁嘒，集中為一支雍和甯穆的輓曲，搖搖昇向天上。特別是瞪望向李賀的面部，他那平易的愉悅的表情，恰是屬於詩的，音樂的。他悠然恬靜的長睫毛，緩緩闔下了，掩蓋去那感覺強烈的青色瞳子，如熄了一盞燈。而展露在他那燒灼如火的唇之邊緣，是一渦微茫的，千古空靈的笑意。那本來富有詩美的一盞酒頤，這時渦紋更加回圓而柔潤了，似乎蘊蓄着不可言說的生和死的玄秘，無知和無知，無感受和有感受，一切の色、光、音、觸，都提煉成一個焦點，來往反復地被吸注被攝取，旋轉旋轉旋轉於這個永恆的微凹之中。

三十六年八月。

惜死

被稱為桃花夫人的息媯氏，居然擄到深夜的楚宮裏來了。

這消息立即傳遍全楚宮，如春風吹入蜂房。在複苑層樓密密似巢孔的宮中，每一隻窗戶都加點一枝銀燭，光閃閃，影搖搖，巍峨的宮宇變成一座輝煌的神山。宮女們交頭接耳地急於要看這位以顏色震動寰壤的息夫人，到底生得如何模樣。有的扁着嘴唇斜着眼珠，表示不服氣，有的很快垂下珠簾對着妝鏡，偷偷畫起眉毛來。真的，再不打扮得好看點，如果和美人並對時就要無地自容了。侏儒們尤其慌亂，雜運奔走像螞蟻，他們忙於加緊佈置最華貴最富麗的皇宮，使每一角度、方向、色采及聲音，都能恰中這位美人的意思，纔不至于受天驕的楚王吐責，被目為無用的庸才。

在內宮曲折的錦纏道上，遠遠來了一堆一堆山崩水湧的障扇、祭戟、火炬、燈球、馬隊，當中緊緊護着三輛華鞏寶鞍，直抬到裏宮最深的一個圍着綠羅幌的殿堂中。前面的華鞏內走出了兩個息國的宮嬪，她們是息夫人的隨身侍女。當拉開那輛裝滿花飾的彫傘大鞏的帘時，無數隻的眼睛射箭般密集向燈燭光波下的息夫人的臉，那臉，是一塊涼凍了的白玉，眼睛是閉闔着的，流着晶瑩的淚水。侍女過來扶起要睡倒下來息夫人，大家簇擁着稀世之寶似的，走入殿旁密室，輕輕將她躺臥於錦褥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大家屏着呼吸躡着脚步走開了，生怕觸損了她身上的一絲一毫，減少了美麗的份量。只賸下一同擄獲的兩個息宮侍女，和楚王下令挑選出來的最解人意最會說話，而又長於坐更守夜的二十個楚宮嬪。

息夫人張開眼，她像在做夢。雖則她恍惚記得，自己從大火的息宮走出，在危樓的欄杆畔一個楚國的力士已經過來要挾持着她走，她情急中躍身而下，却在預先張好的長匹帛幔上，四旁是閃動的喝采聲，自己却暈過去了。在息宮被圍

的三晝夜中，她是始終和息侯寸步不離的廝守在一處，她曾對息侯說：假如有什麼意外，願意和丈夫同歸於盡，即使不幸成為俘虜，她也一定要自殉以謝君國和子民的。而現在，顯然已經國破家亡，身遭幽禁，最使她牽掛的不是兒女，而是息侯，這個恩情深重的丈夫，他到底到哪裏去？是被俘虜了呢，殺害了呢，還是失散逃出了？她想丈夫為人是那樣怯弱和純謹，不會處理大事變，自小邑寡民的息地被強大的楚國侵擾圍困以來，他已經失去調度佈署的能力，只好坐着等待最後束手投降。然而，楚王是橫暴的，他對乞降者的城池和百姓，還是照樣的放任楚兵焚燬、劫掠及屠戮，直至息國的宮殿園苑全成灰燼，倉廩府庫全被搶光，里閭溝洫全受毀壞了為止。啊，這野蠻的侵凌者！自己丈夫此時此刻是凶多吉少的了。她想到這裏纔恍然於自己已經置身在另一個境界，不由定神看看這周圍，那是完全變換了式樣，和息官氣象迥然不同的建築、裝置、彫飾和陳設。這裏分明比息官高闊寬敞得多，仰望正中橫揀垂首向下的飛龍，張口銜一顆斗大的珠，這

就是四周綴滿瓊瑤琉蘇的一盞燈。摺合而又張開的十二疊屏風，遮去房內密枝蠟炬的光燄，它被圍聚凝集，結成一團流動的溫暖。一張長方案上，當中停一架押耳彎環的銅獸爐，兩旁站立一個細頸翠玉壺盧和一個三足彝鼎。壁上懸掛已經拔去長劍的鞘靶，那屈曲的綉路依然晃動森厲迫人的寒輝。另外是每一間隔的圓柱上釘着一顆碩大無朋形似月亮的蚌殼，而這殼之唇緣有深陷的一串渦紋，它旋轉着房中繚繪的色澤，發出閃閃光采，在把人的眼瞳從深夜的眩惑中滴水似的緊緊吸入。

這充滿異國情調的楚宮，息夫人感到萬分生疎。突而一陣蛇咬般的悲哀襲擊着她，倏忽從錦褥上坐起，嘶的一聲把自己長裾裂為兩半，翻開裏面層層密綉細縫的裙衩，取出一柄四寸長的小匕首來。光一閃，嚇得伏伺在屏風隙隅的宮嬪，拔步搶出，她一手迅疾地格住息夫人猛然向頸項刺去的右腕。匕首的尖向上，距離咽喉只差五分遠近。

『呢！……』官嬪驚叫着，她們一起圍過來。剛好楚王派着信任的侏儒叫教陀的進來了。

『呢！……』教陀也驚叫着。

『搜呀，身上還有什麼沒有。』教陀說。但他怕因此損壞了美人，立即說：『慢點！讓她休息一會。』

匕首給取過了。息夫人的淚臉斜映在蠟炬邊，皎瑩如垂露的花瓣。官嬪端了一個犀爵，中貯鎮定心神的銀液，跪下來，頂在頭上獻給她。不提防息夫人一手搶過，向自己臉上砸。教陀駭得顧不了君臣之禮，他突然斜刺裏用掌猛擊着息夫人的支肘，噹啷一聲，犀爵抖落地上。

『哎呀，美人要尋死哩，這可怎辦？』教陀說。他趁機會從頭到腳詳細審視息夫人一遍，不由點點頭，意思是說：『美而有操，難得難得。』

這時楚王派着第二個尤為親信的侏儒叫弛顏的也進來了。他年齡比前一個侏

儒大得多，弓着背，像一隻蝦。他轉動鳥鳥似的眼珠，低低地，又極慢極慢地說

『王傳令：今夜宮中一律不得睡眠！要等美人入寢了以後，再睡……』

『啞啞啞。美人不睡，有什麼法子？她在鬧覺扭呢。』教陀說。

『唔。』弛顏走近幾步，他軟着頭，想了半天，伸手在懷裏掏出一隻長頸小銅鶴，一手拉着鶴脰，一手拉着鶴脖子，拉了一會，那脰和脖子便更細更長了。

於是，他細迷眼睛，翹起尖嘴對準鶴的臀部一吹一吸，一吸一吹，他的深陷的頰肉也跟着漲一落，一落一漲，那鶴的雙翅便拍的拍的扇動起來。首先只聞得一股清幽幽的香味，接着見一縷縷淡白色輕烟從鶴嘴中吐出，裊裊不絕，回環成一團一團的曲線向息夫人臉上飄過去。這是南荒異物，用百草之精百花之液混和香料製成，輕的可以祛除煩躁，重的可以催促安眠。果然，息夫人心神漸漸寧貼得多，她安然躺下去了。侍女取過鑲玉空枕，墊入她腦後，仰面，肅穆而恬靜。燈

光照見她端正的鼻子，正張翕着悠徐的呼吸，鼻子上是兩個半弧形的長黑睫毛，牠密密的夾縫中洩着未乾的淚點。

鷄已經叫了。楚王熊貲及其僚屬——侏儒和倖臣們的會議還沒有完。大家十分疲乏，至於說話聲音都不甚清楚，口裏含着什麼似的。

『唔。最穩當的辦法……』侏儒教陀錫緊眉頭。

『莫如讓她多睡眠！』一個楚王最寵愛的倖臣，接着說。

『……』楚王搖搖頭。

『莫如讓她多走動！』另一個倖臣扭着髭鬚說。

『……』楚王又搖搖頭。

『唔。臣的愚見莫如叫她多多認識楚國的威嚴、富有和愉樂。教她比較比較楚和息的氣派優劣，王和息侯的人品高下……』這樣，她就屈服了！』是如蝦樣的老侏儒弛顏的意見。

『唔。……』楚王遲疑了很久很久，這纔微微領首。

『對呀！高見真是洞燭幾微，迴旋天地！』倖臣之一承旨地，在王前表示贊同。

『傳令今晚賜宴，搬出所有楚國最值錢的財富！』楚王大聲地喊着。但是，他有些不耐煩，把袖子一拂，立即散會。大家如釋重負，彎着腰，頭垂到腹部，恭謹送王回入後面錦幃中，補足昨晚一夜苦心焦慮的辛勞。

第一夜。

楚宮內苑的前殿、中殿、後殿，三個距隔的門，完全打開，一望通透，有十幾里路。每個殿廡加派值班的武士，每個宮門加派傳呼的宮女。凡屬楚宮內的伎、嬖、妃嬪、妾媵，一齊參加這個暮春的夜宴。王和近臣在後殿當中最高一級的殿堂上，四周環繞着錦米、鏡屏和蜜炬，與宴的宮嬪全穿着紅妝，每人手裏有一柄遮面的金扇。當楚王坐下來的時候，宮中寂靜得聽不見一點聲音。掌管烹宰的大

臣，指揮着高大的寺人抬過一槓一槓的新醢和鮮膾，頂過一甕一甕的醍醐和醪醑。連高脚鼎和翹角觥這樣最後陳列的酒饌都上席了，大家噙着口水，但美人還沒有出來。

『怎麼？菜不冷了嗎？』一個性急的侍臣低低地對旁邊另一侍臣說。話還沒有說完，他覺得眼前一晃，是全宮一連列席上的人全都側了臉。望去左邊圓月形的穹門下飄飄走出一堆雲，那雲，悠漾拖曳，絲屬迴蜷，是四個長裾拂地的宮女捧出一位穿着百摺舒捲的白羅裳的婀娜輕軀，欲前又止，低徊却顧，但接着步履安定，體態流遷，如一條游龍般迅疾走近，傲然坐下席前雲母砌成鋪以綉緞的墩。她，首先微俯着頭，這時仰起來，流波一盼，如閃電般穿過每一角落，光采映爛，容華煜灼，彷彿這幽闕的楚宮為之豁然開朗，教每一個人立即感到一股熱力的襲擊，四座容顏黯如糞土，一齊低下頭去了。

奇怪的是本來十分勇武的楚王，這時也有點不好意思。不知怎的，他噤住了

口至於不敢說話，因為他不曉怎樣說纔好。王眼看着侏儒弛顏，示意他趕快說幾句話。弛顏弓着背，囁嚅地站起：

『今天是個快樂的日子，為了我們的王在此歡迎息國的夫人！』他咳了一聲，接下去：『這是不容易的。敵國地方又小，物產又乏，人物又鄙陋，難得息國夫人光臨……』他說不下去了，舌頭結巴了半天。

『……唔。這是我們的王贈給息國夫人的禮物！』弛顏看見預先裝備的十六犖禮物從殿後錦步障中輪轉出來了，他趕忙說。——這十六犖的禮物分為每品二犖，共八品。那是：黃金、白玉、明珠、翠羽、山珍、海錯、蜀錦、越羅。當牠們被遠行過筵席之前，犖上的色澤光發發出絢縵璀璨的霞彩，與犖輪邊嵌緞的小鈴鐸，彼此碰擊作響叮叮噹噹的聲音連成一片，好像告訴人：這是人間最寶貴的富有，可以壓敵國，奪連城，換容光，買情慄，甚至可以左右窮通，操縱專天，轉移貴賤，變易死生。楚王坐在中間，他的心跳着，眼睛注視向息夫人，看到她到

底見了這些瑰異的楚國富藏，終於被感動了沒有？千萬顆的眼睛都隨王的眼睛轉向而轉向，視線一齊集中在息夫人燈下的橫波與素靨，期待着她因此而迴眸一笑，至少，會映一映眼皮的呢。

出乎意外了。息夫人回答它們的是無所表情，她端坐若罔聞見，不言，亦不笑，淵默靜涵如一尊彫玉的女像。

筵席上的空氣驟然冷下來，拉長無聲的寂嘿，延續了好久好久。接着，似有一股不安與自愧的沉流在各個楚人的心底湧上來，他們覺得有莫大的輕蔑在緊緊壓迫自己。那是經過尊嚴與卑賤的毆擊，崇高與庸俗的搏鬥之後，恍然於楚國的所有光榮和華美一向是被錯誤的供奉着，訛謬的看待着的。這世界究竟有更光榮和更華美的存在，那是什麼呢？那就是一種深潛的，悠遠的，那樣素樸無垢純潔無欲的價值與賞識，它，就是息夫人臉上永遠不言亦不笑的堅定和端莊。而這堅定和端莊，漸漸集攏凝結成爲一柄利錐，無聲響無顏色地刺入楚王熊賞的腦際，

使他突而火灼肌膚般非常痛楚的喊着：

『撤席了！不要吃了吧，散開！』

楚王的野蠻人氣質又顯露了。雖則他這時特別用手扶正峨冠，拉整博袖，彷彿要恢復自己的無上威嚴，顯現自己的不可侵犯的顏色，來抵擋這個無言的回擊。拯挽這個難堪的頹勢。而其實，他已經被息夫人的淡淡神情冷冷容貌所威脅窒息。至於滿身出汗，牙齒咬得刮刮地響了。

楚王回轉身進去了。在寂然半晌以後，大家陡的閤動起來，紛紛奔散逃逸。連侍女的攙扶息夫人走開都在內。

第二夜。

在近畿的郊野，楚王傳令舉行最大規模的春蒐。禁苑中所有的侍衛僕御和廝養一起出發了。荷戈執戟，掛矢負弓，一長串圍繞山坳數十里，把一座蒼林叢莽的谿谷圍得密密沒有縫隙。息夫人被裝在一輛六輪雕轂上，前面是四匹白馬拖着

走，它跟隨在楚王車駕的後邊，層層的鳳尾大官扇把地遮掩住，高高的旗幟隨風捲拂飄揚，遠遠望去，如神靈的儀仗。當觀獵台上狼烟升起的時候，那烟火颼的一聲直翹翹上霄漢，光燄一團一團散開，把半邊天照得通亮。登時漫山遍野的伏卒一齊點燃起燈球和火炬來，一望是火光，火光，火光，映耀有同白晝。楚王披着甲，臂托雕弓，腰懸楛矢，跨了一匹昂頭赤駿，循沿着環抱的叢林，在草原上旋風般跑了三匝，然後迴身向空中射出一枝箭，那弓弦被扯得滿滿，箭是響的，穿掠過山風嗚嗚如笛子。這是開始夜狩的信號，鎮鍊在盾木上的狗，繫繫在鞞革上的鷹，立即解開羈維，狗似流星般亂竄，鷹似蝗蟲般羣飛，滔滔滾滾鑽入草叢，撲騰騰盤上樹杪。接着銅鈺、鐵哨、鼙鼓、羽鎗，一雲中紛馳交射，敲打吹叫，整個險惡的山巒被震撼得天崩地裂。伏處於巖壑中的禽獸虫豸們是被驚動了，首先是山麋和野兔的疾遁急走，既是錦雉、豪豕及林鴿的駭叫驚旋，終於孔雀和長蛇也出來了，獾獾和狼獾也出現了，最狡猾的狐狸和最勇猛的虎豹也隱匿不

住了。牠們成羣結隊的跑，跳躍，呼嘯，終於獐出牙齒狺狺地撲噬着，有的中了窩弓，有的墜入陷阱，有的觸住羅網，在吱吱地咬嚼，唔唔地翻滾，張牙舞爪的狂嗥……。息夫人的雕鞍停留在原野的正中，一堆密林下面。山風吹動她的雙鬢，燈球火炬烘照她的面頰，她端坐着，手腕倚着軾木，看見離開她約四五百步的楚王，這時把跨着赤駿的韉繩扯得更緊，教赤駿的頭昂揚向天上，銜住的鐵勒要找裂了馬口似的。忽而猛力加了一鞭，赤駿受了痛，聳耳長鳴一聲，四隻馬蹄亂踢亂捲，在廣場中火雜雜打起旋子來。楚王畢竟是精於騎射的武士，他要在息夫人面前表顯自己神奇的馭術和魁武的雄姿，倏的把穿着長韉的雙腳夾緊銀鞍，踏牢珠蹬，舒轉臂膊，拔出一枝驚翎的矢，扣上漆金長弧，欹斜地射去，那箭直颼颼飛向遙遠的密林中，一隻正在疾馳的斑鹿被射倒了，四圍喝采聲就像洶湧的驚雷！霎時峯巔岡頂落的木葉沙沙如驟雨一樣。

『啊，獻來！』楚王得意地叫着。

『大王神武，射得斑鹿，是國家的祥瑞哩。』一個侏儒跪下了，他叩着頭，一邊說。

那隻鹿，由苑卒跟着飛奔的狗，東嗅西嗅了一會，在谿澗邊尋到了。他小心背上牠，狗便嗶嗶地搖着尾巴跳着，一路背過來，獻在楚王的馬前。

侏儒忙舉起火炬來照：鹿是腹部中了箭，箭很長，穿過了肚子從另一邊透出來，箭鏃上沾滿腸脂，創口處湧出暗黑的鮮血，涔涔下滴。用手摸時，皮毛還是熱燙燙的。再看時，那鹿的腹部漲凸，下邊垂着乳頭，顯然是一匹有孕的母鹿，箭矢已經穿過胎兒了，鹿的眼睛半閉半啟，牠睨着，似在告訴牠有無限的悲痛和傷慘。

楚王仰天大笑，幾乎掉下馬鞍。

『大王，鹿角賜給臣，鹿肉賜給臣妻，鹿皮賜給臣子吧。謝大王恩典！』另一個侏儒跪下了，他叩着頭，一邊說。

『大王，鹿角、鹿肉和皮一起賜給臣。因為臣將鹿角製成膠，鹿肉製成脯，鹿皮製成酒。然後，獻上大王！』一個侍臣拜倒在地上說。

『唔……』楚王是歡喜侍臣的，但他還沒有說出話。

『大王！膠可以強筋骨，脯可以長肌肉，酒可以除百病，臣祝大王永遠健壯，長生不老。然後，每逢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再射倒一百隻鹿，一千隻猴子和一萬隻野豬，再一起賜給臣，因為……』侍臣仰望楚王的神色，更加說得有勁。

『唔。』楚王點點頭。

楚王忽而回過頭來，他急於要看看此時的息夫人，到底被感動了沒有？但許多侍衛、禁卒，已經蜂湧地圍攆過來，他們各各將獵獲的兔子、鶉鴿、野雉、黃鼠狼之類，挑在長矛的尖上，高高舉起，在歡呼着。其中有獵獲到一匹狼的，剛站在息夫人雕轂的旁邊，狼被倒掛於方戟，嘴巴張着，牙齒白噁噁，眼睛圓睜

睜，口中耳中鼻中一齊流着血，那腥味是難聞的，又尖又辣，刺入息夫人的鼻孔。加以幾個緊緊擠近的苑御，已將網罟中抓到的鴿和雉和兔，一個個活生生地用手拔去羽毛，撕開皮肉，就這樣放在火炬上燒烤着。鴿子的脚被燒得彎曲，牝雉的脖項被烤得焦爛，兔子的耳朵和尾巴被扯下來，纔煨得半生半熟哩，便放在口裏連毛帶血的咀嚼着。甚至有的那鴿、雉和兔還沒有全死，牠們被咬嚼吞嚥得轉動着翅膀和後腿，在污滿鮮血的嘴唇邊震顫不休。

息夫人在無言中嚇得暈過去了。

楚王看見了。他想：美人的胆子是小的，她不解英雄的行徑。尤其生活在荊爾小邑中的，她何曾見過勇士的場面呀！這一夜狩的雄圖顯然又失敗了。他很氣苦，忙取出佩幌，交給侍臣將暈過的息夫人臉部蓋住了，免她再受風。

『回去！』楚王強勁地但其實是沮喪地喊。

第三夜。

息夫人被護送入邊苑中。那裏是圍以虛幌，繞以曲闌，中間是白石砌成的水殿，有溫泉的池三口。與其說是溫泉，毋寧說是暖湯吧，是用蘭茝和辛夷的花瓣煮成，發出清冽的香味。階石上，牆壁上垂結着無數的香草，攀纏如巖谷的藤蔓。息夫人褪下衣裝，悄悄踏入水波中，漾動得香味更加郁烈，水也越深越溫熱了。且把幾天來身上的疲勞和垢辱洗一個乾淨罷，她想。楚宮的嬪女過來，用杜蘅和芳芷在她肌體上擦着，教香息沁滲入於肌理，永永不能漫滅，它生出絨絨的光澤隨四圍的芳冽花葉閃耀飛霞。她的長髮披拖在石階上，用椒菌來膏沐，用薜蘿來薰染，彎彎曲曲梳結成高峨的螺髻。她正待穿起芬芳馨馥的用茉莉朵朵穿成的衣裳哩，外面正殿中的桴鼓已經鑿鑿奏了起來。官嬪知道今夜祀神的大典恰正開始了，她臉色突即沉肅，動作變成靜穆，生怕瀆犯了神明般的，迅疾裏代息夫人全身裝扮好了。一步一步挾着，走出邊殿的宮門。

息夫人望去，一列巍峨的殿陛，遼闊的堂宇，流盪着一層層的錦幄，垂懸着

一盞盞的華燈。當中最大的一盞，障掩着金黃色的宮紗，那結聯的瓊玫瑰蘇點滴下墜，爍爍地光彩迷濛，鏗鏘地碰撞作響。殿中陳置着朝天橫案，兩旁密密撐起孔雀的旒蓋，翡翠的垂旌，錦條飄裊，珠貝捲旋，在黃色的綢幔之下，隱約窺見中間坐着一個尸位，那是細眉秀眼的孩童，他盈腰繫着香艾，瞑然入睡，猶同彫塑的玩偶。左邊座上是芋蓂，右邊座上是枹鼓，尸位之前依着長几，俎豆之上是瓊葉製成的餼，瑤枝製成的饌，高高矮矮的觥爵中斟滿桂酒和椒漿，却看不見牛、羊、豕的祭牲，案緣排着交錯成文的結草折竹的卜筮，却看不見獸骨和龜甲。再細看時，這殿堂上上下下左右左右結綴滿了香花香草，辛壇荃壁，綠葉紫莖，以蘿為屏，以藥為房，繩繩纒纒地彷彿置身在萬卉千葩的園囿中一樣。——這是楚國的祭俗，它偏重香氣。在舉行之前三日，與祭的人都要薰濯芳盥，不染纖塵，甚至宮殿的樑棟窗檻，戶樞礎石，都要一一用椒蘭熬就的水漿來洗滌噴射，使它成為一座醇馥的香海。而後神纜會下降，好祈祝和占卜關於婚嫁、存亡、刑賞、

殺伐的大事。而今夜，楚王、侍臣及侏儒們坐在殿角落裏，特別是楚王，他幽幽地瞪着眼，心中禱告着：『神啊，教息夫人回心轉意吧，將要答謝最大最大的祀典！』禱猶未了，穹門上已經走出一隊縞衣的巫嬢和一個紅妝的靈女，她們白足踏着禹步，三步一迴翔，兩步一延佇，漸漸走至堂中。坐在竽瑟和枹鼓邊的官娥們迅即揚袖露腕，吹吹打打起來，一時五音繁會，百樂併陳。靈女從禹步改成舞姿，她舉起臂彎，翹起腳趾，蛇似的偃蹇而又偃蹇，連蹙而又連蹙，巫嬢們起先隨着委委迤迤傾欹宛約地舞，接着愈舞愈急，愈急愈轉，踏步是那樣輕捷，迴身是那樣颺忽，那巫嬢縞素的衣袂飄飄捲舉，混繞着那靈女朱攄的長裾翩翩回拂，兩下裏渦旋渦旋渦旋，如羊角風轉起了一堆流雲，在舒卷吞吐被纏糾着的暈漾彩霞。這樣捲過來捲過去的點點光影，輕靈般散墜入座上吹奏的繁絃急管，似把音樂的節拍一支支一隻隻抱起來，肩上手及腳上都生出翅膀在飛翔。這時坐在竽瑟隊中的第三個官娥，拿起座前樂器中一個回頭風笙，她枝杆的纖手捧着風笙參

差的孔管，如開了一朵奇花。笙是凍玉的，她接了接自己的嘴唇，定着腫人，輕輕吻上笙的唇竇，只一吸，笙的宮徵便雨點般紛散下來，只一吐，笙的羽商便螢光般閃爍出去，一吸一吐之間連續深淺輕重高低的錯綜複雜，笙聲如霜飛露落，潮回汐漲，巫媿和雲女的踊步也忽疾忽徐忽緩忽急，教滿堂的燈火搖晃，旖旎飄流，葉朵跳盪，花枝的顫，甘芳酷烈的香氣霏霏冉冉像籠罩無數重的薄霧一般。

這時，宮門外又走進一個長身的人，他是高冠岌岌，長劍峨峨，以芰荷為衣，芙蓉為裳，衣上以薜荔為紐，蕙菝為結，左手捧三尺長的一版玉笏，右手捧一盂熱氣昇騰的椒飯，腰間的香囊累累，劍上的瓊枝錯落。——這是楚國的靈修，他有神遊的巫術，可把人催眠入夢，走進幻覺，徘徊往世，周歷前哲，甚至晤接神祇通譯蹇語，藉以問訊吉凶，祈免休咎。他進來了，也踏着禹步，停在當中，瞑目沈思，若見無物之物，一言不發地站着。不知在什麼時候，楚王已經從殿角爬過去，伏在他面前的地上了。

『啊，彭成的靈師啊，請給我以幸福！』

『呃，王啊，你卜問什麼呢？』

『唔，請你問問神，我今年可走桃花運呢？因為我已經從息園俘獲到唯一美色的桃花夫人息媯氏哩……』王的話還沒有完，靈修把玉笏一揮：

『站開！』

王知道，他要施行巫術了。趕忙爬回來，伏在殿角裏，他的心跳着，看看神祇給他怎樣的答復。靈修走上幾步，將椒飯放在案上，取下長劍，摘落瓊枝，放在俎上用劍砍成細碎，將瓊糜撒在椒飯中，又解開香囊，倒出辛屑，在帷旒邊挺立的琅玕火樹懸垂的火種上點燃着。回轉身，閉目不語，向堂中東西南北踏步，上下左右求索了一會，然後踏在中間鋪着的瑤席上，跪下去，用長袖遮着臉，口中喃喃地唸些什麼，這樣的數禳陳辭了好半晌，忽而中酒似的站起來，接連跳了三跳。楚王見了驚慌得瑟縮做一堆，他知道神是降臨了，就是附在靈修的身上。

但又不得不硬着頭皮很快爬過去，伏着，臉向上望：

『神啊……』是抖顫的聲音。

靈修倏即拉着楚王的手，扯他站起，用指頭在他臉上橫七豎八地畫了一會，口中又斷斷續續唸着極低的聲音。奇怪，王彷彿睡眠了一樣，閉下眼睛，斜了嘴角，呆在那裏。靈修向左走一步，王也向左走一步。靈修向右走一步，王也向右走一步。走來走去，走過舞蹈着的巫孃和靈女面前，她們便跟着這閉着眼睛的靈修和王瞎跑，圍圍轉轉在殿堂中打圈子。當音樂間隔低下來時，便聽見靈修口中的唸詞：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予至乎懸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欲予馬於咸池兮總予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吾今帝閤開聞兮倚閤闔而望予……覽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子乃下……』

楚王在瞎摸瞎撞了一會，弄得滿頭大汗。靈修的唸詞中止了，他放下王的手

，自己跪下去。點首，微笑，贊賞，嘆息，口中嘖哩咕嚕着，也不曉得說的什麼話。終於搖頭起來：

『啊，慢慢的。這件事要慢慢的，不要進行得太快呀！……』

這是神的言語。它經過靈修的口說出，又經過靈修的口通譯過來。倖臣趕忙捧出竹簡，把它記錄下了。

『先要教她快活，千萬勿使憂愁呢。』靈修又嘖哩咕嚕了一會，接着說。

王的睡眠狀態已經半醒了，他恍惚聽見靈修的說話。緊緊地記誦着，將手拂去自己額上的汗珠。但琅玕火樹上的火忽然熄了，靈修突即無語，他凝固地跪着如一塊木頭，好半晌這纔自己爬起。看見王還在半閉着眼睛，他用手在王的前額拍拍拍，拍了三下，王便全醒了。

『王呀，你聽見了沒有？』

『唔。我聽見一半。』王說。

『是的。神要教她快活哩！』倖臣說。

善於決斷的王，他立即下令：

『舞吧！來一個楚國最著名的舞藝。』

這時王和靈修和倖臣都退讓到殿角去。一隊的巫嬢和靈女剛剛走出左穹門，而另一隊的巫嬢和靈女從右穹門進來了。這樣的來回往復了五六次，她們的服飾和舞態都不相同。中間有一隊，她們全穿着玄色的衣妝，奇怪的是她們的舞腰，纖細得像燈芯草一般，那大概是自小時候起用勁地纏之又纏，紮之又紮的結果。她們被匹帛緊束腸管，似乎從上而下只能通過一顆飯粒。人是瘦捏捏的，如一隻葫蘆，舞起來東搖西擺，又軟又彎，而當她們迴身時，娘娘娘娘就像一支旋捲的煙縷。接着又換一隊出來了，她們和以前的更完全兩樣。那是采衣妓服，光華映照，却裝扮成各種神祇的模樣：有的手捧圓鏡，裝作太陽神的；有的髮結銀帔，裝作雲神的；有的身夾船舷手劃雙槳，裝作水神的；有的遍體甲冑披髮執矛，裝

作戰神的……：……越來越多。最後是一個全身裸露的巫女，她臉上塗着青灰色，乳房貼着金葉，手腕和腳脛都約着珠環，身上稀稀疏疏遮着葛蘿和石蘭，朵朵條條垂到膝蓋下邊，跨坐一隻朱豹，後面跟隨一羣狐狸，頂上掩覆以翠綠色的障傘，左右圍繞以淺黃色的旗幡，手持一束鮮花，花蕊聯綴，如一圓球，她歪歪跛跛地走，臉頰上流着珍珠似的淚水，一路用哽咽的鼻音唱着歌，唱到悽惻時忽而尖起了腔：

『愛人呀！你念我吧。哦哦，你念我吧，愛人呀！……：……：……』

息夫人看得眼花撩亂，頭已經昏了。給她這一唱，怨恨裏夾着悲酸，掉在冷水中似的，全身被浸得凍冰冰。她一剎中喚起記憶：這是楚宮、楚歌和楚舞，它並非息國的音聲與姿態，對於自己正是一把劍和一柄錐的刺激。她再也撐持不住了，終於打一個寒噤，從座位邊倒下。

楚王望見了，慌了手脚，他迅疾地喊：

『快呀，人倒了。不中用的東西，這班蠢貨！……』

第四夜。

楚王十分苦惱。他召集了所有倖臣和侏儒在內宮舉行一次關於處理息夫人的最後會議，首先提出來的是：如何教不言不笑終日流淚的息夫人能夠啟齒和破顏呢？這問題不容易解答的。在過去三夜中，她已經見過楚國的財富、勇武和豪華，但是，她終於不開口，也不展頤，這樣的艷如桃李冷如冰霜的人物呀，她的心肝簡直是鋼鐵打成的吧。然而，無論她如何固執地鎖緊眉毛，頑強地閉緊口唇，而楚王，似乎性情比她更固執更頑強的楚王，却非教她從愁眉苦臉變成和顏悅色不可。因為他自認，以南方霸主的資格和聲威，斷斷乎不能對小邑寡民的息國夫人去低心下首，即使他是如何被驚駭於她的容華光澤，被懾服於她的風儀情韻。而且，就算低心下首是作為無妨的，只是楚王在想盡方法曲意承奉的結果，贏得息夫人冷淡顏色與緘默辭句的報酬，這個報酬，含有莫大的輕蔑，那是連倖臣和

侏儒們也不以為然的。所以，討論的結果，終於決定了：今晚是最後的一夜了，如果息夫人仍還不曾被感動的話，那只有採用巫術即催眠的方法，首先將她放在迷離幻惑的地方，教她陷入無知無慧的境地，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然後，她的一切，聽憑楚王的感情和意志。這是唯一的辦法，連最有主張的老侏儒弛顏也這樣贊同了。

初夜的春月，鉤子樣的斜掛在天邊。息夫人，被宮嬪和侍女簇擁入一個水榭上，那是結構着五層高樓的阿閣，層層遮障玲瓏的綺疏，四面飄燈萬盞，垂垂如珠璣。推開最高一層樓，息夫人倚着窗檻。她看見對面矗立着一個同樣大小的樓台，也是層層的遮障和四面的飄燈。這樣的距離相望，各自背燈向水，掩映珠箔，人的情緒是被感應得非常惆悵悵的。這時，對樓上那面覷着的第五層樓窗，恰敲開了簾幕，鼓樂喧闐，燈燭搖晃，楚國最享威名的俳優們正在那裏表演驚人的百戲。開頭走出來的是穿着紅網褲子的四個嬰童，在玩着舞綠。他們手中飄散

着長長的五色綵條；迎風翩舞，各個綵條並不黏著纏結，而是曲疊卷翔，層層抖開，重重翻轉，越轉越迅疾，猶如晶珠走在圓盤中一樣，那條條旋紋變成一個一個的螺，頭大而尾尖，滑溜溜不已。令人看了目光賸賸漾閃，而漸漸縈回收斂的彩色一齊縮小集中於一焦點，火星似的燒灼人的視線。樓下的看客想必很多吧，采聲如雷般湧起。接着，是七八個穿白衣的女子在滾一隻球，球上綴滿了鈴哨，撥一下便丁令一聲，她們其中之一便迴過身。這樣的，輪轉撥球，球是不曾落下的，恍若懸空而起，晃晃盪盪，她們在蝴蝶穿花般四方八面交錯地走，這邊走，那邊走，球點落在她們的頭上、肩上、腿上、腳上，甚至腰上、背上、臀上，她們都能用各種不同的姿勢，俯、仰、傾、倒、側、仆，把球迎應着浮起來浮起來，球上的鈴哨聲便像雨點一樣繽紛滴墜，諧和着她們一舉手一迴身，一揚足一踏步的節拍。後來她們中間之一，當球落下彷彿已經抵地時，用脚尖只一踢，球往上昇剛剛點落在她頭頂，她的頭便左右前後的轉，球便在她頭上上下四方滾，

滾過額，滾過眼，滾過鼻、口、額、腮、下巴、頸項及耳朵，愈滾愈快，只見兩顆圓溜溜的東西在旋轉，簡直辨不出哪一顆是頭哪一顆是球了。在樓下看衆震耳欲聳的采聲中，她們進去了。再出來的是兩個脫露得光滑的大胖子，在鬪拳角觔。他倆胖得脖子摺疊，肚皮腫脹，各只穿一條三角形褲子，拳頭握得像西瓜，惡狠狠一拳打去，正擊在對方肥肉上，那滑滾滾的脂肪如何擊得牢，一下子溜過去了。於是，兩下撲抱在一起，死命的用勁，那肥肉便被擠緊，重疊而又凹凸，像棉花，又像豬油，像包子，又像木槌。忽而一個胖子看不見了，原來他被另一個夾入跨下，鑽出頭來，極力掙脫着，怎麼拔也拔不出，那頸項分明被夾得發紫，臉孔漲得更圓更腫更紅，漸漸嘴唇突努，眼珠要擠出來似的。但這個頭，却能沉住氣，癱住力，拔山扛鼎地只一撐，另一個便被撐起，坐在他的肩膀上，仰身翻下去了。轉過身，兩人又鬪鷄般面對着，一個摩摩肚皮，一個摸摸腦袋，看準了，那腦袋直挺挺撞過來，恰好撞在肚臍眼上，立即陷下去成一個窪，吸住了腦袋

，却又蘊蓄着萬斤神力般肚皮爆的鼓出，那個胖子被打彈子似的翻筋斗丟落水裏去了。樓底下又是一陣鬧叫的笑聲……。

演技快要終場了。鼓樂聲顯已改換了節奏，悠悠揚揚吹起簫管來。息夫人對於這些新奇的俳優百戲，一點也不感到興趣，她只有倦怠。隨手放下簾箔，掩住了窗口，月鈎、水波和燈光在簾隙和窗疏中密密漏進，樓房內點點滴滴如閃動着千萬朵的寶石。她纔開始注意這樓中的佈置：左邊一個鏡臺，上面站着一幅青銅，用深翠的鏡袱蒙着，靠鏡畔是流滾如水浪的帷幃，拉開半邊，露出一盞方絹的官燈。右邊蜿蜒地展着涼冷的石屏，屏側倚立一枝大銀燭，光籠佔了一個小圓圈，隱隱照見雕牆上飛雲仙女的襟裾。這樣的陳設，使息夫人感到非常陌生。這幾夜，被她們把自己搬來移去的轉動，正同裝運什麼貨品一樣，已經夠使她不耐煩了。她對這裏的一切都不習慣，飲食起居完全改換了方式，也許為了週遭的聲光采色太繁麗太絢爛了，以至吸引自己注意力，旁分去自己的判斷和理智，使她身

不由己地跟着轉徙不停。但是，每當她停駐下來的時候，每一間隔中，她的神志是澄清的，尤其在格外喧囂之後，她便愈益恢復了清晰的意念。而今夜，被裝置在這樣高危的樓台上，是自己想不到的。當然，她怎能想得到呢？一切都是出乎意外。她居然從遙遠的息地，移轉在異邦殊域的楚宮之中。她無言，走過去舉手掠起青銅鏡的翠袱，褪出半邊鏡面，光輝冷燦燦，照見自己晶澈的眼瞳。幾乎換了一個人了，這是誰？她驚異。這是自己嗎？怎麼會變成蠻夷裝扮的模樣？明明是自己的侍女給換上的，在自己糊裏糊塗的時候。臉上的容光顯然也已減損了，看得出的是面色特別清白。她看見自己在垂淚，青銅鏡中莹然的淚光，如月波下海澗邊蚌蛤的吐珠。又看看這帷幃，這燈燭，這屏風，這簾箔，她突而站起，因為她彷彿聽見耳畔有誰在大聲狂喝地問自己：

『啊啊，你怎麼還在人世？』

她用手掩着耳朵，慌駭地四顧。房中是寂靜而空闊的，除了伏處在帷幃中的

官嬪而外，什麼人也沒有。她完全明白了：自己正被監視於偵探，被劫持於強暴，站在毀名失節的邊緣。楚王，那醜陋的熊貲，是一匹兇惡的野獸，他蹟武窮兵，嗜殺好鬪，侵奪弱族的土地，屠宰小國的人民。現在，正在用盡陰謀詭計，來誑惑、誘取和強佔一個堅貞者的操守與顏色！這就是自己，正是一隻被拘繫的羊羔，一具被侮辱的塑偶。自己已經被摧毀了生存的權益，被剝奪了活命的自由。息夫人想到這裏，不由全身血液湧沸，毛髮聳豎，她凝滯着眼珠，首先訝異自己的昏聩，為何不早早的自裁了？免得這樣丟盡聲名，喪盡顏面，飽受難堪的脅迫，歷經莫名的屈辱。她記起，自己還陪同楚王上筵宴，閱狩獵，賞歌舞哩，這些繁華優裕，這些勇武魁雄，這些曼妙舞姿，其實都和自己絲毫無涉，平添了一個自己在裏面，猶同增益了一件裝品，加多了一樁貨料。因為那是靦顏奉獻，喪心事仇，失去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這樣的呼吸於人前，即使飽飫珍饈，遍穿羅綺，便壁滿前，唯喏到處，豈不是等於奴役的酣歌，婢妾的歡笑？她不能再想下去

了，她覺得自己的存在就是可厭棄的醜惡！自己已經成為地上的膿濁，人間的疣贅了，此時此刻應立即銷毀它！擦去一張白紙上的染斑，磨掉一塊美玉中的瑕玷。趕快吧，再遲延一刻就來不及了，就要造成更大的錯誤，更多的垢積，更深遠更永遠的罪愆和羞恥。她站定了，毅然決然奔向樓窗，推開簾幙，湧身往下跳：

……○

屏息在那裏的宮嬪，是敏捷而精幹的，她們對於偵探別人行動，囚禁別人軀體的本領，曾經熟練了的。尤其對於息夫人，早已小心翼翼地期待着，為了要教她不知道被監守着的痛苦，所以處處藏避了伺探的影子。這時，兩個宮嬪迅疾地撲過來，如貓捉住了老鼠，息夫人的腰身給捧住了，雖則她的頭部已經伸向窗檻以外。

『夫人，不要尋短見啊！你是死不了的。』一個宮嬪說。

『不要死吧，活着多好玩。我們的王，這樣的喜歡你，只消你要什麼，就有

什麼。那怕是天上邊的，海底下的，他全會想法子拿了來。」

『夫人哪，假如，假如是我做你的話，一百個也不死，一千一萬個也不死。』
一個年紀頂小的宮嬪從帷幃中走出，她端過一盞漿液。

『哼！你不死有什麼用？還不是活着做奴才？』另一宮嬪說。

『奴才？誰說我是奴才？你說的，你敢擔保麼？你敢担保奴婢永遠不會變成夫人？』小宮嬪說，她們撲赤一聲都笑了。

對樓上俳優百戲早已收場，夜已漸深，人是靜了。息夫入頭髮蓬亂地坐着，她的心痛得很，取過漿液來吸了一口，是那麼甘美。再看看這幾個宮女們的天真怡悅的神氣，使她不由感到人間畢竟還可愛，還值得留戀。她知道，自己是無比的美麗，而這美麗，已經震駭世俗聞名遐邇了。但她對於這些，實在不能滿足，她的生之欲望還非常強烈，她有更大的希冀，更高的要求。她忽而覺得自己的確應該多活幾時，多說幾句溫潤的語言，多走幾步媚婉的姿態，多展展傾城傾國的

雙眸，多動動迷鬼迷神的笑靨，甚至多掣幾下眉毛，多咬幾下嘴唇也是好的。她知道，如果她再活下去，一定可以更加美麗，更加增益震駭的人衆和擴大聞名的範域，而且，更能歆動寰宇，更能控佔人世的榮譽、光華和所有的一切。她不能死！她如其死了，那等於園林中沒有了花朵，山野中沒有了黃鶯，沙漠失去綠洲，岩田失去寶藏，地下不見了溫泉，天上不見了月亮。因為自己的存在，幾乎就是人間的溫熱，天壤的完全，失去了她，人間天壤立即冷凍和欠缺，會教千人傷心萬人下淚，草木為之萎黃，金珠為之晦澀，禽鳥為之驚飛，虫介為之下蟄的。但是，她既不能死，却又不能活！她如其活着，那就是貪生怕死，背恩負信，棄義就利；蔑理趨欲。那簡直對於那族的變叛，骨肉的背離，對於仇的滋養，愛的褻瀆！是佳名的欺騙，美貌的謊言，將永遠駝馱着生命的冤苦，靈魂的創恫和良心的譴責，走上自欺自毀的長途，這豈不是活生生的行為的嘲諷，鮮明明的生存的諷刺？她知道此時此刻的顏華姿影，已經比雲不高比星不顯，比竹有虧比蘭有

愧，不能與幽谷的清流同語，高棲的良禽共話，不能與潔花雙在，白壁並存了。她再活下去，當然是奇談是怪事，將要受無數人的唾罵無數人的指斥，千秋萬世聞之掩耳說之穢舌！這樣的月貌花儀，雪膚玉骨，將一文不值，半錢不抵，有什麼可以矜誇可以眩耀可以沾沾自滿自足的呢？還不如早些殞毀早些泯滅了吧，息夫人蹙的又坐起來。她凝睇向房中的各角落，看看可有什麼用以置自己於死地的凶器，一條繩，一把刀，或者一包毒藥，一杯鴆酒都可以，只要自己立刻滅亡，滅亡，滅亡，永遠的訣別，全部的烏有。她咬緊牙齒，彷彿橫了心，死，迎接在她面前，向她招手，她要迅速擁抱它：那是靜謐、空無而安貼。她渴望着，誰代她做了生與死的媒介，誰把死交給她，她將不惜嫣然一笑以為酬答。但這房中的所有，却没有死，只有生。那波動的帷幃，搖曳的燈燭，屈曲的屏，閃耀的鏡，都是塗抹着生之彩色，流汎着生之光影，跳躍着生的律韻；甚至窗櫺交錯的綺疏，那絲絲纖緜的脈紋，和簾箔纏結的珠串，那顆顆連屬的點滴，也在湧瀉奔馳愉

悅的生之波濤。它們積聚在一起，化為無限魅惑的力，把誠心誠意要尋死的息夫人密密圍住，使她彷徨恍惚無所適從。她又頹然坐下來，她想：死？怎麼樣的死法呢？跳樓已經做不到了，用刀自刎吧，那犀利的刃鋒，夠多尖，夠多銳？割入喉管流出鮮血，夠多疼，夠多燙？不如用繩吧，而繩是如此粗糙，如此滲刺，纏繞在脖項上時，是怎樣絞結怎樣氣苦？不如用藥吧，藥是最妥當不過的了，但藥吞下咽喉時，是如何悶苦、辛辣或污臭？流入肚腸又是怎樣的迴轉牽扯呀？……哦，死，是多麼痛楚的一回事！息夫人陡的恐怖起來，她眼睛閉緊兩手顫着，冷汗從全身透出，倚伏在近旁官嬪的身上，怎麼也鎮靜不了自己，至於手指上的甲，深深陷入握緊的拳中，刺出彎痕的血線來。

她墜入生與死的矛盾中。她的生命在向自己鬭爭，她用憤怒而又悲哀的牙齒在咬嚼自己。那是存與亡的掙角，仇與愛的拔河。她的人格已被劈裂為兩半，靈魂已被斬斷為二段。但她不曉得怎樣去處決自己，即使軀體、心智及名字，都是

屬於自己的。

她焦躁。她覺得自己此時太懦弱了，太優柔了，本來很有決斷的她，怎麼會變成如此無主張，無勇氣？明明是到了批判生命的最後一刻，再也不能稽延，再也不能徘徊觀望了，為什麼自己在反對自己，自己在不服從自己呢？這可恥的匹婦，這無能的下妾，這活該作孽的賤種賤骨！她咬碎牙齒似的詛咒着，用手抓抓頭髮，搔搔耳朵，忽的站起來，睜着眼吁着氣，搓着手，頓着腳，一個被火燒灼的青蛙般痙攣地跳着。

宮嬪挾着息夫人，代她撫摩胸際，捶拍背脊，掠好頭髮，拉正襟裾。如捧一支蠟燭，將她倚向樓窗，慢慢捲起簾箔，指着說：

『看哪！外邊多好……』

息夫人抬眼向樓外望。那是空涼的深夜，上邊碧沉沉的天宇，下邊緩涓涓的水流，了無聲息。原來這個樓即是楚國的瑤臺，牠起蓋在三面是水突出江邊的沙

洲上，其結構的圖樣，是名建築師設計的。因為這裏山巒綿互，江水迴伏，是被名為巫雲楚雨的地方，無論春之晨，秋之夕，經常籠罩着薄霧，冬末和春初，霧瘴尤重。到了深夜，往往溶溶濛濛，壅塞得對面看不見人。而今夜，是春三月的初梢，所以，霧也上來遲。然而細看那遠山，那江岸，那水上的舟帆，已經披戴上白茫茫的一片。只是這兩個高臺上的燈光却還沒有熄滅，在夜之霧下，珠箔淒迷，相望清冷，加以燈蕊皎瑩，繁星曖昧，閃閃灼灼有如千萬隻的眼睛浮在水面上。息夫人倚着闌，夜風吹拂過兩頤，淚珠像蝸牛般緣爬向下。她看見萬頃滄波，邈邈冥冥，辨不清是水是雲是霧，只中間有幾個黑點在空濛中惘恍移動，不知那是午夜的鷓鴣殘月，還是江頭的柳絮長烟。這時淒露已下，衆響皆寂，繁霜飄散，百草為之不芳。接着，霧下得更濃更密了，對面的樓臺燈火都已消失，在一堆堆毀壞混沌中，彷彿似雲非雲，似雨非雨，夢也似的在呼喚在招邀，那是一縷幽情一絲怨意，是難以言說的悅念，是不可捉摸的感興。她忽覺得這霏微如烟塵

，醇香如灰粉的一點啟迪，正撲向自己！教自己頭腦昏醉，手足疲軟，那千門萬戶重圍疊障的心之底底最深最遠處的鎖鑰被打開了，一剎中有穿梭般的牙了和螞蟻跑遍全身的神經血管。她煩燥，她飢渴，遺失了矜持，丟落了控馭，就這樣迷迷糊糊中終於暈倒……。

眩惑眩惑眩惑眩惑，

幻惘幻惘幻惘幻惘，

游離游離游離游離。

屏風上映現出一個峨冠長劍的高大影子，他悄悄從外邊踏進。那是楚王，他咧着嘴，如一匹餓狼。

直指向楚天縹緲的巫山最高峯上，忽而捲起了風。只聽得沙洲潮漲如飛，郊野星隕如雨，深谷中椒桂欹倒，江岸邊蘭芷焦黑。花苞花蕊撲簌簌地殘落無數無數……。

——三十六年二月，寫於上海。

陽 狂

初夏的清晨。

洛陽西城邊有一列高聳的樓宅，那是中書令何晏的家。當陽光照射在粉牆上，中庭的青翠竹葉，露華已乾，瀟瀟洒洒搖拂於窗紗。主人何晏今天起身特別早，為了要準備一個盛大的座談會，一疊聲吩咐家僮把那常常集會的大客堂收拾得潔淨齊整。他自己呢，在盥洗中格外照了鏡子好幾回，即使在夏天，他的膏沐粉澤的修飾，也還和往常一樣。顯然的，他今天比較更漂亮了，不由他對着一面大穿衣鏡，前後左右顧盼着，霎時光彩閃耀，如一隻開屏的孔雀。

早餐以後，參加座談的客人都到齊了。這其間，有格度謹嚴的夏侯玄，規模魁偉的亭豐，風姿朗秀的荀粲，神采飄逸的王廣，恬靜寡言的傅嘏，博洽多辯的

裴徽，前額突出的樂廣，背脊弓起的裴頠……此外，還有一位昨天剛來拜訪的新客，那是年紀在二十歲上下的少年，名叫王弼的。中庭的烏雀已經在吱吱喳喳地叫了，客堂裏的清談也已開始自由發言。何晏穿着朱衣，手裏拿着犀柄麈尾。為使這座談稍有層序起見，他舉起麈柄，在几上答答答叩了三四下，四座寂然無聲。他說：

『今天可以談三個問題：二個是關於名實的，一個是關於有無的，一個是關於才性的。第一個名實問題，傅蘭碩偏重名，荀奉倩偏重實。第二個有無問題，裴逸民主張崇有，樂彥輔主張崇無。第三個才性問題，傅蘭碩說才性同，李安國說才性異，鍾士季說才性合，王公淵說才性離。大家有什麼意見？……』何晏說到這裏，他舉目向四面看了一下，發覺鍾會並不在座，他的心跳了一下，想：鍾士季和我們是談不下的，今天不來參加，是在意料之中。為了政治派系不同，鍾士季是始終嫉惡司馬氏父子以外的異黨的存在。現在他是掌理廷尉的職務，手裏

握着偵謀收捕的大權，怕不見得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吧？一剎中何晏很不安，於是他接着說：『今天時間不大充裕，彼此攻難，暫以四番為限。』

夏侯玄一語不發，看態度他最沉默，只動着晶湛的眼珠，閃閃如巖下電。其次是李豐，頹然倚在座上，如橫了一個玉山，他皺緊眉毛，有什麼心思一樣。想來他倆本來不打算出席的，只是礙於何晏的好幾次邀請，所以勉強參加了。

首先說話的是裴徽：

『名實問題據我看傅蘭碩和荀奉倩的意見，根本上沒有什麼兩樣。因為蘭碩講究名理，奉倩講究天道，前者是人為的，後者是自然的。這宇宙萬有的實在，人為的還不是和自然的一致？』

『這見解倒不錯。不過……』那個坐在座隅最末位的，穿着白布衫的少年王弼站起來了，全場的人都注意他。他安靜地說：『不過這意思還沒有說得透澈，我這裏要引老聃的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這兩句話，

正好作為對於名和實，人為和天道的解釋。所謂自然的實即道，是在那裏變的。而這變的法則是不變的，故曰「常道」。所以，「道可」而又「道非」，它是不同而並存，相反而俱在。至於所謂人為的名即名理這個東西呢，是天道和自然的實的反映。既然實是變的，道可而又道非，因此名也是變的，所以，「名可」而又「名非」。而這名的變的法則和道一樣也是不變的，故曰「常名」。常道常名的一個看見名，只是各各看見一邊，而不會看見全部罷了。」

王弼的話剛剛說完，四座寂靜得像止水，一點聲音也沒有。但其實起了很大的激動，大家用驚異的眼光向王弼看。何晏十分高興，他想不到這個少年新客談玄能夠這樣入勝。於是，他用塵柄叩着几角，問：『有難的沒有？』

這時座上那個前額突出的樂廣，捧着唇上的髭鬚，慢慢地開口了。他說：

『唔。你說宇宙萬有的規律性，這個規律性是看不見的東西。譬如花開而又

花落，月圓而又月缺，這裏有沒有規律？如果有，那還不是在反復循環？這有什麼變呢。而且，花落月缺，最後歸於空無。所以，這宇宙萬有結果還是寂滅呢。」

「好了，現在可以談到有無的問題了。崇無論者已經發言，就先請崇有論者說話吧！」何晏說，他眼睛看着裴頠。

「我的意見很不同。」是裴頠低沉的音調：「花開而又花落，月圓而又月缺，這是你的錯覺。你為什麼不會看見花開而又花落而又花開，月圓而又月缺而又月圓呢？這到底是無還是有？……」

「喂！老聃常常說到無。這「無」到底是什麼意思？」裴頠插進一句話，臉向着在他隔座的王弼。

「無和有只是一個東西。老、莊說無，同時必說有。」王弼又在滔滔地論證着：「老聃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宇宙是從無到有，但「無」和「有」不相容而並存。所以，莊周說：「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方然方

不然。」這是說時間的發展，但可不是反復循環的。「如環之無端」，似乎有點像循環的了，然而「連環可解也」，如果無端，怎麼可解？可見時間的發展，像循環而其實不是循環，可解的「連環」，是螺旋形的向上無窮發展的環，這哪裏是反復循環？……』王弼說着，四座又寂靜得沒有聲音。何晏聽得很吃力，汗珠湧泌在鼻尖上。也許他鼻尖上有粉香吧，引得幾個蒼蠅聞香集嗅在它的準端。何晏用塵尾拂去了又飛來，拂去了又飛來，但集嗅的地點前後很不同，先在鼻尖，繼在鼻翼，後在鼻樑。不由何晏恍然大悟；時間的發展像循環而其實並不循環，正如蒼蠅在自己鼻上，拍去了又飛來一樣。他搖着塵尾，忽而看見座上夏侯玄的神色有異，李豐也顯得侷促不安似的。因為這時該即辯難到才性的問題，勢必提到鍾士季，這個名字，教夏侯玄聞而頭痛。一向以矜持自重見稱的他，是不屑和司馬氏一系的人物來往交遊的，尤其鍾士季，是個滿腹戈矛，陰森可怖的角色。李豐也為了自己對於才性的見解，持論和鍾士季恰正相反，在這時候，很不相

宜。他知道，自從曹爽被司馬氏父子殺掉之後，作為曹系人物而被注目的，膝下，求只有夏侯玄、何晏和自己最有聲望了，這簡直是敵黨的眼中釘。在偵騎密佈，言動都得小心的目前，他時時刻刻如履薄冰，如坐針氈。況且，他最近正和夏侯玄秘密布署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呢。想到這裏，實在不能虛費時間在此談玄說理，事勢已經像箭搭弦上，一觸即發了。他越想越緊張，終於向夏侯玄丟一個眼色，兩個人便不待終席，站起身來，同聲地說：

『何平叔，我們有事先走了。下次再參加，對不起！』說着兩個踉蹌地退出去。

何晏是警覺的。他感到當前局面的險惡，集會、言論早已沒有了自由，大家苦悶得無話可說了，只好出之以清淡，而清淡有時也還要犯罪的，這真是啞巴的世界。但今天這個座談會必須來一個結束，於是當他從座位離開點頭表示送客時，向窗外望了一會，却不會發見有伺察的選者，這纔坐下來說：

『現在說才性，各位多發言。』

為了夏侯玄、李豐的離座，空氣的確變得很嚴肅了。大家都有心思般，一齊噤着口，望着沒有話。

『好吧，我先把這論點說明一下。』何晏繼續着說：『才性同的意思，是說人的才與性是有生俱來，同為一物。才性異的意思，是說才是後天造成，性是先天所有，或者才是先天所有，性是後天造成，不是一物。才性合的意思，是說人的才性是一致的，不是為善，便是為惡。才性離的意思，是說才性是不一致的，或者才善性惡，或者才惡性善，兩者各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大家的意見怎樣？』

四座又沒有話，也許在顧忌鍾會的持論，不好意思加以攻難吧。只有年輕初次為客的王弼，他不知就裏，又站起來了，說：

『才性同異是屬於本質的，才性離合是屬於作用的。才性是一物還是二物呢

？其實它是一物而又是二物。同為有生俱來的人的屬性，而這屬性本身彼此不同，「才」是感性的，「性」是理性的。這其間無所謂先後天的區別。至於才性是一致還是不一致呢？其實它是一致而又不一致。不是為善，便是為惡，這只見到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它根本無善無惡，如一張白紙。因此，我贊同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照老聃的說法，最好回歸於無善無惡的狀態。所以「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絕仁與義，盜賊無有」。善惡不過是有了差別以後的名稱，「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要剷除人間的界限和區別，纔能見到人類的真面目，到那時，人的才性一律是向上的，那有什麼同異離合？……」

『大家有難的沒有？』何晏問。

四座沒有人發言。於是，何晏搖着塵尾，他強裝作舒徐的聲調說：

『大家一定還有意見。不過……今天來不及了。好吧，這裏把談辯的要點保留着，下次再談。現在，我們就散會……』

許多人都離座了，彼此檢攝儀容，整飭衣冠，向主人告辭走出。何晏送他們到大門口，特別和王弼握了握手：

『今天你的意見很寶貴，而且有很多是我所要說而還沒有說出來的。有空請你多來談！』

『那裏那裏，請你多指教。』王弼說。

客人散盡了，大客堂換上了靜謐。膳下幾個家僮在打掃拂拭，收拾起團扇、佩囊及唾壺等用物。在灰塵飄霰中，似乎波動着清淡的遺響，那辯說的玄風正不斷向四周擴大。

夜裏，何晏在燈下翻閱今天座談會的紀錄。他十分歡喜，想起這些資料正好做自己著作的參攷，已經寫了一大半的道德論該可以完成出版了。他觸目驚心的看到紀錄上的『名實』兩個字，不由想起魏室的朝政操之專擅暴戾的司馬氏手中，已經名存實亡。這是『有、無、生、滅』的道理吧，他記起當初曹氏父子的脅迫

前代寡婦孤兒，而現在却輪到司馬氏父子來脅迫曹家的寡婦孤兒了，歷史的確有點近於循環，但其實後者尤過於前者，情形已經很不同。其次他從才性的『同、異、離、合』，想到門牆派系的政爭。不知怎的，他居然聯想到自己和曹家的不名譽的關係：那是有難言之隱的，自己從小隨母親供養於官中，做了魏武的養子，並且做了魏武的孫女婿，一個漂亮的駙馬爺，論起輩數來是當今皇帝的姑丈，只這一點已足夠被派定為嫡親的曹系無疑了。他不由更想到今後自己的家族和妻孥……他心緒非常惡劣，記起前幾天晚間做夢，蒼蠅集嗅於鼻上，經過易學專家管輅的解釋：鼻是良象，天中之山聚有穢物，是祿位聲名被小人所窺伺的意。思。雖然自己不相信，斥管輅的話為老生常談，但心裏是不舒服的。而今天，可不是在座談席上蒼蠅趕去了又飛來嗎？何晏忽然神經敏銳地站起，他傾耳聽外邊簷牙風吹竹葉，沙沙作響，彷彿此時窗外正有便衣諜探在窺察自己。他心中怔忡着，止不住眼皮跳動，膚肉震慄，幾乎以為大禍已經臨頭了。為要鎮定這個無端

的恐懼，他取出廚中製藏的藥酒，那是古傳的五石散，吃了可以長生不老而成仙的。他根據前代張機存留的秘方，取丹砂、雄黃、曾青、白礬、磁石，依法調製，研成粉末，滲入酒中，第一個開始試吃的結果，果然百病消除，心膽壯旺，神志爽朗，儀容也更加日漸佚麗起來。這藥酒密封在大甕中，窖藏在地窖裏，倒入琉璃的杯，顏色幽綠，氣味辛鬱，要一口一口地細酌，教藥性不至發解得太快了。何晏這時只穿一領緋色薄衫，藥酒喝下以後，約莫經過二十分鐘，身上發冷。他哆嗦着，家僮過來代他解開頭髮，用一壺冷水朝他的天靈蓋直沖下去！他凍得發抖，全身肌肉收縮，毛孔一根一根站起。看看藥性是透過來了，他纔轉而發熱，從腳掌心到膝蓋骨到兩股之間，滾燙的熱流通過血管而奔衝上來。他首先體會到興奮的意味，接着口舌焦渴，心情煩躁，胸口窒悶，兩顆眼睛紅得像火鉢。在夜裏，他不能到郊野去行散，只能在房裏來回走步。他將兩手平齊擎天，又俯身向下，手攀足趾；既而兩手插腰，前後擺腿，左右搖頭……這樣的舒張筋骨，

活潑血液，教所有的關節脈絡都流動通暢，毫無積滯。他終於全身是溫暖，如浴在硫磺質的溫泉中，四肢充溢着堅強飽滿的活力。他感到亢張，感到憤怒，感到無限的蘊藏蓄積要在自己身上跳躍而爆裂出來，急於要找尋匹敵，要發見對手，惡狠狠彼此搏鬥一番。何晏的眼前一片搖晃，閃閃忽忽的影子彷彿就是撞作威福而又萬般鬼崇的司馬氏及其徒黨之流，真教他氣惱得咬牙切齒，頓足捶胸，一忽中他怒目握緊拳頭向前揮去，猛喝一聲：

『呸！……』

在門幔邊正悄悄進來一個家僮，給他這一喝幾乎栽了筋斗。忙喊着：

『哎呀，我的爺爺！』

『什麼？』何晏詫異地。

『報告爺爺，李中書今被收捕了。全家三百多口一齊繫起來走！』

『哎！……』何晏的話還沒有完，門幔邊又探出一個家僮來，他大聲說：

『報告爺爺……』

『什麼？』何晏更其驚訝。

『夏侯大將軍被收捕了。一門三族七百多口，全給抓去！』

『什麼時候的事？』何晏趕忙問。

『就在從我們家裏回去兩個時辰以後。』兩個家僮同聲說。

『哎！哎哎……』何晏倒下去了。家僮著了慌，很快過來扶着。這一來，他全身忽又發冷，打寒噤似的抖着，抖抖抖，牙齒和牙齒上下叩打，發出嗒嗒的聲響。他是暈過去了，家僮把一床綉被將他捲裹了放在榻上，暫且不通報給太太知道。燈光照見何晏閉目沉睡，臉上酒潮如初開的玫瑰。

天還沒有亮，廷尉鍾會派遣的八百虎賁，把何晏的邸宅圍圍圍住了。只消一個時辰，全家老幼四百多口一齊被細縛在囚車上。最後抬出昏醉不醒的何晏，身體軟得和棉花一樣，虎賁們七手八腳把他放入大布袋中，揹起來就走。

三天以後，夏侯玄和他的三族，李豐和他的全家，整數斬首於東市。五天以後，何晏和他的全家整數斬首於西城。

看殺頭的老百姓人山人海。尸體疊成了山邱，滿地是鮮血，鮮血，鮮血。城牆上有司馬宣王的佈告，說他們是陰謀叛國，大逆不道，於法當斬。

第二日，王弼走過西城。看見何中書府的門口，螞蟻似的密密站滿了人。他身材短小，恰好鑽進去看時，只見當中排一張黑漆高案，案上陳列一隻金盤，盤中放一顆人頭。那正是何晏的首級，大概為了他常常服食五石散的原故吧，這個頭已經砍下來好久時間了，還不曾敗壞。只見他頭髮油黑，眉目清秀，唇若塗脂，頰如傅粉，色澤光采，有似女孩。

王弼毫無恐怖，他向前捧起金盤，用口在何晏頰上吻了幾下，然後說：

『何平叔呀，花開而又花落而又花開，月圓而又月缺而又月圓。這世界是從無到有，從有到無而又到有。你安心吧；你的遺著道德論由我王輔嗣代你編纂保

留，傳之後世。你可以瞑目了……。」王弼接着去吻何晏的嘴唇，那唇，又紅又冷；如一顆蜜餞的櫻桃，中含藥味，吻之麻木。王弼從此得了怪病，往往寒熱無常，暈吐交作，當他一年以後回去的中途，終於發疾嘔瀉而卒。

魏景元元年庚辰。大將軍司馬昭既弒其君高貴鄉公曹髦，迎立燕王曹奐，是為魏元帝。大將軍權傾四海，威專當世。其時曹黨銷聲，士人鉗口，邏謀四佈，偶語棄市。同年四月，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發表有名的非堯舜薄湯武說，士林震駭，天下傳誦。

天氣熱起來了，是仲夏的季節。距離洛陽五十里的鄉間，一家茅舍靠近叢楊下面，嵇康和山濤正赤膊在那裏打鐵。你一鎚我一鎚，乒乒乓乓，打得火花四濺，烟灰飛揚。那塊頑鐵被打了又熔，熔了又打，已經消蝕得從鐵棍變成了鐵竿。但他們兩個却還興高采烈，越打越有勁，怎麼也不肯罷休。要說是借打鐵來表示

自己的高蹈作風吧，也不盡然。原來何晏服食的五石散方子流傳得很廣，嵇康和山濤有時也照樣試服了一些，在發解以後，渾身灼熱，怒不可遏，只好脫去上衣利用打鐵來發洩自己飽脹的精力。在四郊密佈着情報網的局勢下，這兩個人的奇異舉動早又傳報到鍾會的耳朵裏去了。

『嵇康？名氣大得很。到底是怎麼個樣子的？我倒要看看他。』在日理審讞，夜定律令的百忙之餘，忽然觸到心思般的，鍾會想。

自從殺了夏侯玄、李豐、何晏之後，加以高貴鄉公的事件，天下彷彿太平多了。許多讀書人都很聽話，有的遠迢迢自動來洛陽應試，有的特地跑上門恭候司馬氏的起居，說些不願意入山歸隱和明公聖德無極的話。每使鍾會聽了會心微笑，這班書呆子全不中用的！可是一些狂誕不拘禮法的人，也未始沒有，尤其呼朋引類常常在一起集結交遊的，他們一天到晚在飲酒賦詩、服藥罵座，真是不成話。現在是什麼時候了，為何不睜開眼睛看看，已經是蕩蕩天日，朗朗乾坤，如果

容許這班標新立異的名教妄人存在，要言不及忠，行不必孝，甚至『非堯舜，薄湯武』，那還成什麼世界？老實說，堯舜是禪讓的，湯武是革命的，禪讓既不對，革命又不行，那教我們司馬宣王一家的立場顛倒站不穩，將來怎麼行威信於天下？想到這裏，以肅清反側的元勛自命的鍾會，不由跳起來。他一腳踏在椅上，一手拔出腰間的寶劍，那劍射出寒光燐燐如秋水，劍口踏黑，上有污漬，分明已是飲吸了無數的人血。鍾會想：這銛利的劍鋒遲早要塗抹上幾個名流高士的頭血，纔能夠明定綱紀，確立倫常，否則，天下是終於不會太平的。倏的一閃光，劍又插入鞘中。他決定了：明天一早去訪問嵇康。

天剛亮，大門外車馬如雲，賓從如雨，手執斧鉞的虎賁夾道而立，在等候廷尉出行。鍾會打扮得通身羅綺，像一個貴公子模樣，他跨上一匹高頭白馬，直奔向洛陽東郊。薰風吹過一排排的綠楊柳，馬豎起耳朵嗚嗚叫着，走過一個山坡，望見灣灣流水圍繞着幾座村莊，鍾會便下馬，手揚着藤鞭走過去。他首先聽見長

嘯的聲音，發自前面深幽的叢林裏。那嘯音，嘹亮如鸞鳳，悠揚如簫管，迴環繚眇如波濤……。鍾會一聽，這分明是精於音律的人所放嘯的，能夠把唇、齒、舌、鼻、喉各個部位的發音，配合得這樣諧和，運用得這樣熟練。他再傾耳聽時，第二聲的長嘯又起了，那聲調開始是高曠虛靈，如清風朗月；但接着是奔放豪獷，如渴驥怒視；終於是沉鬱憂傷，如失羣的鴻雁被彈的鷓鴣。這聲音虛玄之中有真實，粗野之中有誠摯，哀慘之中有反叛。真是表暴着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了。鍾會走近叢林時，看見柳樹下一個袒臂長人，容儀偉岸，目若朗星，正和一個黑矮漢子在冶鑪邊打鐵。他想，這高個子神采非凡，想來就是嵇康了，剛纔聽到的富有樂理的聲音，不消說是他放嘯的。

鍾會走近去看。他發見這長人舉手打鐵的起落節奏，也涵有極謹嚴而又極自然的音樂格律，和那黑矮漢子一味在隨手瞎敲瞎撞的完全不同。鍾會想：無疑的，嵇康是一個大音樂家。但樂這個東西是接近於禮的，他該是十分保守的迂夫子

，為何要蔑棄禮法？也許他內心並不這樣，也許……：……鍾會想着，他不能瞭解嵇康。不提防一片火花爆起，直撲在鍾會的面，他被灼痛得把手掩着退了幾步。但這時嵇康打得更急了，火花在連續的奔進，紛紛跳落鍾會的襟袖，他忙用手去拂拭，那裏拂拭得來，身上早已燒焦了幾個豆子大的火癩。那矮子看了鍾會一眼，長人却一眼也不看，只管揮鎚打鐵。一時煙灰火屑如雨點般散墜鍾會的全身，一領錦衣就像金錢豹子的皮毛一樣，點點星星都是火燒的洞孔。這不由鍾會不氣憤，連旁邊站着看的賓從都大驚失色了，他們連聲呼噪着：

『這漢子好沒有禮貌呀，他是什麼人？』

矮黑漢子停了手，他回過身來：

『啊啊，對不起對不起』。

嵇康看見山濤向他們陪禮，心裏很不高興。他想：山巨源是沒出息的，將來一定賣友；他此時不賣掉我，將來一定要賣掉我的兒子；我非和他絕交不可！心

裏想着一發狠，手裏的鎚猛敲過去，陡的一塊火片爆在山濤的脖子裏，他怪叫一聲，彎了腰蹲下去。只恨自己生得矮短，連打鐵的工夫都不如嵇康了。

鍾會把鞭子一揚，回轉身跳上馬，恰待加鞭遠走，卻聽見那長人在說話：

『你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啊？』

鍾會想：唔，這傢伙出言多麼不客氣呀。呸，呸，他在馬上吐了兩口唾沫，

大聲地回答：

『我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呢！』霍的一鞭，白馬化成一道流星，疾馳向平野，後面的賓從虎賁一窩蜂簇擁着走了。鍾會滿肚子的憤恨：這嵇康，他連我都不放在眼裏，這簡直給我難堪的侮辱！呸，呸，他又接連吐了兩口唾沫，想：今天該倒霉，碰見了這樣不知死活的貨色。好吧，老子給你顏色看，不教你腦袋搬家，就不算姓鍾的。

夜裏。鍾會背着手，在房裏來往周匝了無數的腳步，這纔剔起燭盤，伏在案

上，不聲不響地擬草好了一張表。他讀了幾遍，越讀越得意，音調也越尖銳起來：

『……今皇道開朗，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嵇康者，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殺嵇康，何以清潔王道乎？……』

燭光幽暗，照見鍾會峻削的狼臉，聳起的鳶肩。他讀的聲調漸漸低沉下去，餘音喑鳴而長，如刀劍的相互擊撞磨擦。右邊一面大青銅鏡，寒波泛溢，綠光如醋，映射於鍾會鎖緊的眉稜，三角形的眼，熐然的目光，鐵青色的臉，就像一隻牛首阿旁。

第二天一早上表。當天下午，五百個虎賁奔向東郊，抓到了嵇康，如鷹鷄抓小鷄一樣，即下廷尉獄。

這消息立即傳遍全洛陽。首先鬧動到太學裏去，發起援救的太學生三千人，

簽名具保，上書請求赦免，他們願意尊嵇康為師，請他去講學。其次是洛陽附近所有的讀書人，所有的知名之士，一起到獄中去慰問；他們願意留在獄中和嵇康同生死，獄室塞滿了人；幾乎沒有縫隙容納了。案情鬧得很大，老百姓全在竊竊私議這件事。專門蒐羅情報的校事官，一大束一大束的報告堆疊在鍾會的案上。鍾會知道輿情鼎沸，非採取斷然的手段不可了。他深夜跑去見司馬昭，第一句話就是：

『大將軍有膽嗎？』

『怎麼沒有膽。』司馬昭的頭髮已經斑白，滿臉皺紋，目光炯炯，證明他是飽閱風霜，歷經憂患，善於處決事變的人。

『有膽為何不殺嵇康？』鍾會說着，聲調是那麼迫切。

『唔。你別急吧，聽聽他們可有什麼批評……』

『批評？殺掉再聽，不更好麼？』

『唔……好吧。我意已決，明天就殺掉他！』司馬昭忽的站起，鬚鬚竄動地：『殺一個給無數個看。用刀和血封住他們的嘴！對不起，嵇叔夜，我暫且借了你的頭，只有這一次呀。』

鍾會忙即跪下，把擬好的表呈上去。司馬昭看了，點點頭。他用手拍拍鍾會的背：『鍾士季，我聽說你年小時候和你哥哥兩個拜見魏文帝，你哥哥滿臉流汗，你却一粒汗滴也沒有。那時起，我已知道你有種了。』

『不敢不敢。全仗大將軍照看呢。』鍾會爬在地下叩着頭。

『回去吧，明天早些行事。』司馬昭拉他站起。

當鍾會回去時，天黑如墨。還沒到初秋，梧桐的葉片紛紛飄落下來……
是一個陰暗的近午時刻。

嵇康的囚車被押送到東市時，街巷上潮水似的湧滿了人。廷尉衙門特別派了三千虎賁來鎮壓執行，他們荷着方戟在密密地巡邏着。空氣非常嚴肅，每個人臉

上掛着一片冰。時間到了，打開了囚車，也許受到優待，嵇康還是和往常一樣的裝束，他頭戴曲柄笠，足著高齒屐，身穿長衣，寬袷博袖，背手從容而出。那寒星般的眸子向四周一轉，發見站在觀衆最前排的自己的親屬，他問：

『今天琴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是哥哥嵇喜的聲音，他悲戚得頭都仰不起來。

『拿過來，我要彈一曲太平引。這是人間最後聽到的聲音了！』
捧過琴的是他的十歲兒子嵇紹。他跪在爸爸的面前，琴，頂在頭上。

嵇康閉目凝神了一會，用長指甲在琴絃上只一撥，叮噹一聲，恍惚天地為之收攏，山川為之愁蹙，本來陰晦的天色更加抹上一層黑暗。待他開始彈出曲調時，那聲音，幽杳中夾着傷憤，悠遠中混着悲痛，散入空氣就像一匹中箭的野馬在無邊廣漠中旋捲飛騰，那奔放的馬蹄踢踏起滾滾灰塵化為一團一團的濃霧。令人聞之心耳浩茫，情靈震顛。這時：鷹隼在高空盤繞而不能下，虎豹在林壑低徊而

不忍止，花草霏霏萎謝，蟲魚點點蟄伏，悲哀像利剪，剪斷所有有生之倫的生機與欣意。忽而天也低壓下來似的，雲霧密佈，景色悲慘，風雨吹飄，有如啜泣。最後暴雷一聲巨響，那是琴被推落地下，嵇康的頭也被劊子手砍下來了。

『啊！爸爸，爸爸。』嵇紹爬在地上，用手抓着泥土，哭泣地喊。

出乎例外的，一個喝采聲也沒有。家屬、親友及觀衆們，眼淚像雨般無聲地流下。天色更陰更暗，濃雲越擠越緊，一直到如同伸手看不見五個指頭的黑夜。

當嵇康被殺的消息傳來時，居喪的阮籍正箕踞在苦塊上，喝下了一大杯的藥酒。也許是藥性發作，他立即發抖。

外面有打門的聲音，而且很急。沒有人出去開門，越打越急了。

『阿咸！』他聽見侄子阿咸在客廳彈琵琶，不由喊：『出去開門，看看是誰來。』

阮成走出，臉湊近門縫往外張，是一個矮矮的瘦瘦的人，面孔很陌生。但他不管什麼，很快開了門，那人很快便走進來，一開口就問：

『阮嗣宗在家嗎？』

『你是誰？』

『我叫王昶，特地來看他的。』

『唔。在家在家，請進來。』

天氣很熱，阮成脫得光溜溜，只穿一條短褲，褲管十分大，脚下是木屐，走起路來一拐一拐地。王昶跟在後頭，看見裏面好長的甬道，房子的起蓋分做兩邊。他想：阮家是大族，門閥這樣寬敞，怪不得司馬大將軍要和他通婚，派自己來做媒，而一半也是探聽他們對於時局的言論……再看時，甬道兩旁太陽照得亮亮的，曝衣樓上，一竿一竿掛着錦衣、繡段、綾襜、羅袷之類，被晒得蒸發出粉香和霉息來；撲鼻是一陣陣古黯如濃茶的氣味。阮成引他在朝北的客廳坐下，天

井裏却也晒着一竿衣服，那不是別的，是和阮成身上一樣的又短又大的三角褲。

『今天天氣熱哩。』王昶說。他用奇怪的眼光向阮成身上看。

『不錯，今天是七夕，大家都在晒衣裳。我告訴你：雖然姓阮的是一家，但那邊南阮很有錢，這邊北阮很窮。他們晒的是紗羅，我晒的是大布，未能免俗罷了。唔，我在夏天只有兩條短褲子，一條在身上，一條在竹竿上。請你別見笑！』阮成很爽快，他一口氣說完。

『那裏那裏。』王昶反而不好意思起來；但他思索了一會說：『司馬大將軍派我到貴府來，不為別的，是為了做媒的事情。他有一位小姐，願意和你家叔叔的令郎攀親。我看，今天恰巧是七夕，這段因緣一定很美滿……』

『攀親？』阮成的眼睛睜得很大：『你是不是要見我的叔叔？他剛剛喝了酒，說不定要發癲氣。如果得罪了你，請莫見怪！』阮成一邊說，一邊走，把王昶帶到前堂。

阮籍蹲在那裏，他眼睛緊閉，全身抖戰着。這時雖然喝了藥酒，心裏却很明白。他想：這是誰，來看我？怕不見得司馬氏又派遣便衣密探來伺察我的舉動了吧。他想着，忍不住的抖，噓噓地吹着氣，如發了瘧疾一樣。王昶走進來，站在旁邊，他細細看阮籍：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髮厚而長，鬚濃而黑，兩下裏紛散零亂，遮掩了那方形的臉。但却看出圓大的眼眶，端正的鼻樑。他敞開領襟，捲起袖子，楊胸露臂，下邊是赤足。滿臉醉醺醺，似乎不覺得旁邊有人。

『叔叔，有客人。』阮咸說着自走了。

好久好久，阮籍把眼皮睜開，全身抖得厲害。大概是喝了藥酒的關係吧，他的眼睛直翻白，瞳珠向上逆轉，只看見眼球，却看不見半點黑仁。這樣翻翻白眼的約莫過了二十分鐘，對於這位站在他面前的王昶，到底看見看不見，只有他自己知道。然而接着眼皮又闔下了，這一來却打起鼾聲，漸漸睡着了似的。王昶站了半天，一句話也沒有說，只好退了出來。走過客廳，却連阮咸也不見了。但他聽

到琵琶聲，夾雜着奇怪的女子的笑聲。王昶悄悄向虛掩的門扉側張去：看見阮咸一手抱着琵琶，一手抱着一個外國小姑娘，她高鼻子，凹眼睛，頭髮鬢曲，在那裏嘍哩咕嚕滿口說洋話。這位洋姑娘是阮家的鮮卑婢，阮咸最滿意的愛人。她是個音樂天才者，阮咸一手好琵琶的調子，幾乎一半是她所傳授一半是和地商量改製的。阮咸看見王昶，他左擁右抱地走出來：

『你不坐一會呢？再見，不送。』

王昶走出阮家的大門以後，耳中還聽見鮮卑婢的笑聲，啾啾如鳥語，又不是黃鶯，只是像貓頭鷹的幼雛，那麼恰恰恰恰的笑。

王昶回來，將訪問阮籍的結果報告給司馬昭。是在深夜，大將軍府衙裏燈燭輝煌，大家在開會，列席的人很多：賈充、陳騫、鄭冲、鍾毓、鍾會、何曾、荀勗、裴楷……等人都在座。他們剛好商量到怎樣使司馬大將軍封爵為晉王這一問題，的確，朝庭非有一個中心不可，而大將軍這名號已經太舊了，不足以專持國

政，號令四海。試問當今之世還有誰比司馬昭的威權更重的呢？再沒有第二個人了。那麼，封爵進級是理所當然，只是該用什麼方式，教它很快的實現呢，這是大家想來想去一時想不出好辦法的。

『我看，最妥當的辦法，還是大家上一張勸進表。只是這表，必須請一個很有名位，很有才學，但又和朝庭執政的關係不大密切的人，來起草，這纔見得冠冕堂皇。』陳騫說，他注視座上的司馬昭，可曾同意了沒有。司馬昭沒有話，他不表示反對，當然是同意了。

『對呀！我贊同。』荀勗、鍾毓、裴楷，他們一疊聲的傳呼着，並且舉手，以示贊同之意。

『這，這很對。但可叫誰寫勸進表呢？』親家翁賈充從來做事很持重的。

『我看，最好叫阮籍來做……』何曾提名出來了，接着說：『不過，這人很有點傻氣，又有點故意裝瘋的模樣。他那喝酒服藥的行為，是在掩飾他內心的痛

苦。我看他思想倒很激烈，在消極的反抗朝庭呢。現在，叫他做勸進表，不做就殺掉他！」何曾舉起手，做一個劈柴似的殺頭的姿勢。

『對呀！……』鍾會變色而起。

『我看他未必肯做。』王昶坐在座末，他說。

『我看他未必不肯做。』裴楷說。

『叫他做吧！做好了我請他來吃一頓飯好了。』司馬昭說。他已經聽到王昶的告訴，阮籍怎樣眼睛翻白對付攀親的媒人。但他却意外的並不氣惱，說話音調那麼輕緩。也許他有所忌諱，自己的進爵加官，殺了人很不吉利。也許他暫時表示胸襟很寬大，能夠容納天下士的吧。在燭光下，顯然的司馬昭今晚的臉色格外柔和多了。

事情決定了：推派鄭冲去拜問阮籍。鄭冲是精於刑律的，他簡直是鍾會的老師。新的法制和朝儀是他一個人在擬稿，準備迎接朝政的新階段，他算是憲制的

草創者了。派他去見阮籍是最合適的，不至於被阮籍看不起，以白眼相餉。

鄭冲拜訪了阮籍三次，阮籍都還沉醉沒有醒。

在第四次，阮籍於醉態陶然中被鄭冲找到了。那是他和阮咸、劉伶三個人在阮家天井裏靠近猪圈排下酒罈，連猪公猪婆也在一起喝酒的時候。阮籍正倒了一大碗酒向着猪公：

『恭喜呀，乾杯，乾杯。』

『喔哇，喔哇，喔哇。』猪公點着頭，臉醉得像紫葡萄的顏色。阮籍又倒了一大碗酒向着猪婆：

『恭喜呀，乾杯，乾杯。』

『咕呱，咕呱，咕呱。』猪婆已經微醉，她含羞似的踏着小脚，闊嘴唇染滿紅糟，就像少女擦着胭脂。

『啊！久違了，阮嗣宗。』鄭冲走進來，得了寶貝一般。

『唔……』阮籍看他一眼。

『司馬大將軍就要封爵為晉王了，請你寫一張勸進表。這是他的意思，我是來傳達的。』

『唔……』阮籍仰着脖子喝下一大碗酒。他很快便答應：『好吧，你帶了紙筆來沒有？』

這一問倒教鄭冲怔住了，忙說：

『到你書房裏寫，好嗎？』

『不。就在這裏起草……』阮籍說，他又開始闔下眼皮：『快點，我的句子想好了。』

鄭冲忙跑到裏面，端出筆硯，放在豬柵上。他屏息地聽着，阮籍一邊唸，他一邊往下寫，中間有這麼幾句：

『……竊聞天子晉明公辭，備禮九錫，明公固辭不受。某等眷眷，實懷愚心

。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光宅曲阜，掩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介福也！……」

阮籍滿臉高興地哼着勸進表的調子，那猪公猪婆也轉起大耳朵在傾聽。接着猪脚擺動，如大檀板，猪尾搖拂，如小鼓琴，配合着哼的調子，十分諧和，彷彿也在歡呼慶祝地勸進。

鄭冲很快樂。他覺得今天阮籍這樣和藹爽利，毫不執拗，未始不是自己本領到家的原故，真的，政治手腕比王昶強得多了。他袖起勸進表的原文，向阮籍點一個頭，便走出去了。只聽得後面阮籍舉起酒碗，還在向猪公猪婆勸進：

『恭喜呀，乾杯，乾杯。』

深夜。

微風吹着西齋的窗紙，索索作響。推開窗，中庭的棗樹葉片稀疏，漏落水滴

般的月光，滿階是涼冷。那已是秋深，天空澄碧而高，一陣陣飛鴻哀叫着渡過銀河，被流雲捲了幾捲却看不見了。

劉伶和阮籍兩個人在一起喝酒。彼此是不說話的，吃得發熱了，不約而同地把自己的髮髻解開，讓長髮披於肩上。領紐是褪去了，各各伸手向脖子裏抓抓撓撓，這樣還不盡興，終於踢去了屐，跣足蹲在椅上，如兩匹大猴子。

劉伶在脖子裏抓抓撓撓的結果，却摸出一個蟲子來。他細看這蟲子又肥又白，在舞動着小手和小腳，真教人愛不忍釋。但他喝了一口酒，居然把蟲子塞在牙齒間，畢剝一聲，咬破了。忽而記起一件事似的，他向四面瞧了一下，低低地問

『那天司馬晉王請你吃飯，可曾說些什麼？』

『沒有什麼，他問我可要做官……』阮籍說。

『你呢？』

『我嗎，我說，有麼做小官。』

『唔。還有呢？』

『還有，我說，派我做小官，但可不要派人監視我。我有一個條件……』阮籍說着，喝了一口酒，把衣襟全敞開了。接着說：『那就是衙門裏的牆壁和門板，要一起拆除，教一望通透，彼此都看得見。不至於牆旁有耳，到處是間諜，天羅地網……』

『他呢？』劉伶又問。

『他說，可以可以。他笑了。』

『你以為他對你很好麼？』

『不。但他的確對我很客氣。』

『你以為這是他的禮賢下士麼？』

『不。但他彷彿表示很虛心。』

『哼！……』劉伶微啟着醉眼，又向四面望了一下，看見沒有人，這纔用手指蘸了酒，在几案上歪歪斜斜寫了幾個字：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噢，這是高貴鄉公說的。他死的真慘！』阮籍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你記得嵇叔夜嗎？』劉伶說，眼睛裏泡着淚水。

『……』阮籍凝然地，他沒有話。酒湧上來了，他忽而叫了一聲，口吐鮮血，暈絕在地。

『哦，阿咸，阿咸！』劉伶學着阮籍的口氣，在呼阮咸。

『什麼事呀？』是阮咸睡在床上的聲音。

『出來呢，叔叔不好了。』

阮咸走出看時，叔叔又吐血了。他絲毫不驚異，他知道，叔叔大概不時不時要吐血的。吐了血也好，可以發抒積滯，放洩憂憤，教他胸中通暢些，不至於

常常狂號痛哭了。自從祖母逝世以來，叔叔已經吐了好幾次血，他自己並不擔心，阮咸也一樣。他們似乎都願意走上自我摧毀的路；甚至即使一旦凋落了生命，也還認為並不怎麼悲哀。因為悲哀有大於死亡，死亡是最小的悲哀。在隨時隨地有殺身之禍的當前，能夠保全首領默默以歿世，這固然是悲哀，却算屬於最小的了。你以為活着的比死去的更好過麼？面對着現實不如逃遁入玄想，清醒不如沉醉，所以『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了。

『讓他好好睡一睡！』阮咸說。他和劉伶兩個把阮籍放在短榻上，抬到後堂的暗角落裏，蓋上薄被，兩個人輕手輕腳走出來。

『我也要睡去呢。』阮咸拉開自己臥室的門幔，看見鮮卑婢在向他招手，便欣然進去了。

夜已更深。只剩下劉伶一個人在客廳裏，他睡不着，心緒如波濤般起伏回旋。鼻孔中突嗅到一股藥酒的味道，他今天的酒癮還沒有完全滿足，何況聞到這濃

郁苦烈的藥酒。他站起，四處張望搜尋，給他發見了，牆角一堆鬆鬆的浮土，是剛取出酒甕不久又埋藏下去的。劉伶找到一柄靠在床後的鋤頭，動手掘起浮土來，取出一隻雕着蛇紋的酒甕，上覆三層布練；解開時，一陣酒香，化為千萬隻飢渴的蟲，攢入劉伶的鼻孔、口吻、眼睛及耳朵。他口水從喉嚨湧起，來不及倒入酒瓢，高高捧起酒甕，倒下來用口承着，一口氣吞咽了好幾大口，纔把酒甕放下。甕口大過自己的口，藥酒流濺滿身，濕淋淋是墨綠的顏色。劉伶酒量自以為很大的，他似乎不知道藥酒的厲害。啞着舌頭，待要再舉起酒甕時，藥性已經開始發散，他打了一個寒噤，渾身發冷，像掉在冰窖中。他頭一暈，倒在地上，鼻息咻咻的抖起來。接着藥性轉暖，他又發起熱，漸漸兩頰燒紅，肚腸滾燙，掌心熾灼，拳頭可以放出一個暴雷。他又難受得站起，不自覺的把外衣卸下了，在房中轉動了好一會。感到這房子太狹小，它不夠自己脚步的伸張。於是推開窗戶，看見微月傾斜，已將近五更，東方發出魚肚白色，天快亮了。

靠窗兩棵大楓樹，葉子深紅，低低垂垂地拂着窗檻。中間有好幾葉片被蟲子所蛀食，一孔一孔是鋸齒形的咬噬的形狀，葉上曉露如珠，滲入蛀孔，一吸而乾。教劉伶看了全身發癢，越發煩躁不寧。他覺得肚子餓得很，向食櫥中摸索了半天，摸出一盤雞蛋。那蛋的顏色又光又潤，線條又柔又滑，這却教劉伶醉眼看來很舒服，急於一口把牠吞下去。便用竹筷子去夾起牠，左夾也夾不牢，右夾也夾不住，真怪，這雞蛋還不是有意在跟自己反對。劉伶是拗癖氣的，他發誓，非把牠捕捉到手不可。於是他用筷子去搗，搗來搗去，越搗越搗不著，真是搗蛋！牠圓滾滾滑溜溜，一下子溜出盤外滾到地下去了。這一來，教劉伶萬分發恨，氣衝牛斗，他滿臉流汗地向地下看，那雞蛋正溜過自己的腳，靠近履齒的旁邊。他急了，舉起腳，只一屐踏去，那裏踏得到，蛋却溜到前後屐齒的中間，偷偷的躲藏着。劉伶氣惱得用手拍案，大叫一聲，立即彎下身子，用手把那顆雞蛋拾起，被夾在兩指之間，用力捏緊，仔仔細細地端詳着。他款着亂髮披拂的頭，兩眼突出

，惡狠狠地罵道：

『畜牲！連你也來欺負我，現在看你逃到那裏去？』

他把鷄蛋放在口裏，咬牙切齒只一咬，蛋破了，滿口都是蛋白和蛋黃，加他口中一夜藥酒的餘瀝，越發氣味難聞。這時，不知自那裏飛過來一隻蒼蠅，嗡的一聲，巧巧停在劉伶的唇角，那感覺是麻痺不堪的。他霍的一巴掌打去，蒼蠅很快飛去了，却幾乎打歪了自己的嘴。他有些痛，而蒼蠅打了一個回旋，又嗡的一聲，這回可停集在他眉毛上，牠在搓手搓腳地向劉伶打招呼呢。劉伶看又看不見，趕又趕不開，急得把頭前後左右亂晃亂摔，真怪，那蒼蠅永遠棲止在眉毛上一般，怎麼也不肯走開。他把眼皮轉動着，嘴巴張得很大，滿臉筋肉緊張非凡，把個圓臉牽扯成為瘦臉了，蒼蠅這纔走開。但牠只在劉伶的周圍亂竄，而且，嗡嗡地叫着，有似劉伶所嫉惡的貴介紳們，在對他大發其是非可否的議論一樣。劉伶這一氣非同小可，他眼睛尖，早已看見床頭掛一把寶劍，立即取下來，很快

拔出劍鞘，寒光四射，滿屋倒下雪亮的水銀似的。他看見，那隻蒼蠅正停在床榻子上，於是躡手躡腳地走近前，覷準了牠，忽的一劍揮去，劍砍入橫木，床榻子削落一角，蒼蠅却飛得無影無蹤。但他耳畔還是嗡嗡的響着，不錯，蒼蠅正愉悅地飛翔，牠踏着輕快的舞步，在劉伶面前翩跹而過，一直飛向後房去了。這畜牲！劉伶拔劍就趕，趕到後房時，那蒼蠅又在劉伶的脖子上叮了一口，這纔回轉身飛出了前房。這畜牲！非把牠剝為肉醬不可，劉伶提着劍又奔出來，汗珠從全身湧出，臉孔青中發白，分明他的藥酒是喝得過量了。他這時熱得厲害，四肢肌肉像火燒，每一毛孔都有火星在爆跳，脈搏洶湧如沸湯。他率性將全身上下的衣衫褲子一起脫得精光，一個人赤條條提着寶劍，在尋找那個唯一對手的蒼蠅。彷彿大有所為，儼然據鞍荷盾，掃除天下禮法的妖魅，澄清所有聖智的醜惡，那氣概是不可一世的。劉伶慌張四顧，這一下可看清楚，那隻蒼蠅正不聲不響地爬在窗格紙上，牠扭着屁股，轉着腦袋，徐徐綠繞而行。噢！劉伶突然看見窗格紙破了

一個窟窿，一隻烏溜溜的眼睛端端正正貼在這窟窿上。這不是窗外站着一個人嗎？這是誰？分明是司馬氏派遣來的偵探，在秘密監視自己的言語行動吧。但劉伶這時並不恐懼，他大聲地喝着：

『誰？』

話聲未了，門慢拉過，笑嘻嘻走進一個人，那正是王戎。劉伶見是王戎，心裏稍為安定一下。但他是看不起王戎的，那樣污濁的俗物，正如阮籍所憎惡的一樣。可是偏偏俗物的嘴巴中盡是些清高的調子，一連串的好聽名詞幾乎全在他那邊，恍惚天地間只有他最公平、允正、中庸、合理。他常常以這樣的面孔來對待劉伶，而今天，他更加笑嘻嘻得教劉伶害怕起來了。於是劉伶問：

『王安豐，大清早起，你這樣鬼鬼祟祟做什麼？』

『對啊，大清早起來看阮嗣宗。却聽見屋子裏連聲響亮，我不敢進來，只好偷偷地在這裏張。却是你在這裏大發酒瘋！』王戎說得十分安詳，他光着眼往劉

伶身上看。

『酒瘋？我幾曾是瘋？』劉伶說。

『你不曾瘋。哈哈，劉伯倫，你為何不穿衣衫也不穿褲子呢？』

『我嗎……呸！你懂得什麼。老實說，天地是我的穹廬，房屋是我的衣衫和褲子，你為何跑進我的褲子裏來？……』劉伶說得很大聲，他最氣憤人家說自己瘋，這班假道學的混賬東西們，即使穿得衣冠齊整，通身包裹的密不漏風，有什麼用場。

『啊呀，劉伯倫，你可知道外邊有正人君子們在是非蜂起地批評你嗎？』

『他們批評我些什麼？』劉伶睜起很大的眼睛。

『他們說你太頹廢了，太落伍了。一點也不夠正確，不夠進步哩。』王戎說得口沫飛揚。

『放屁！你別提了，這班光有一張嘴的人們。他們有的是什麼：裴逸民一知

半解，樂彥輔曲學媚世，裴叔則黨同伐異，王夷甫大言不漸，這倒罷了。只怪和嵇叔夜、阮嗣宗一起交遊的，也還是釣名沽譽，罔已欺人。山巨源外強中乾，言不顧行，向子期割竊割裂，投機取巧。就算你王安豐滿口正確、進步，試問你還不是晚上和太太睏覺之餘，就在計算籌碼，商量貨殖，想盡辦法發財享福嗎？你還不是十足的駟牙市僧？你有什麼清高，有什麼雅致？還不是比市井鬪鬪更加庸俗不堪的偽善者麼！我看你們還是少批評些別人，多檢討點自己……」劉伶說着，宿酒一湧而上，他控制不住自己，手握寶劍，其勢如奔馬無羈，在那裏兇眉惡眼，彷彿要殺人。王戎見了，慌忙換一個口氣：

『唔。我告訴你，也是一番好意。現在，你誤會了，我就向你賠禮吧。你看，我是怎樣的勇於改過呀……』王戎做一做賠禮的面目，接着又扮一扮改過的嘴臉的確，天地間所有最好聽的名稱，又在他這邊了。

『放屁！我不要看你這套把戲。給我滾，滾你媽的！』劉伶光着身子跳出來

：『你這個偽君子，市儈，市儈！呸……』

王戎看見話不對頭，拔步就走。但他很不服氣，劉伶說他市儈，一邊走一邊口裏喃喃自辯着：『這這這，這有什麼，我做生意，還不是為了老婆子女的原故……』

：『說着一溜煙走了。』

『怎麼，你不敢過來了？怎麼，怎麼呀？』劉伶全身上下沒一條絲，提着寶劍，一直追出大門口，望着王戎的身影，直起脖子喊：

『混賬！忘八蛋，狗子入的！你們這班自命清高而又下流卑鄙的東西……』

『劉伶酒氣薰天，在破口大罵。』

他走回來了。也許揮發力量太緊張了，當他走進房門，忽而頭腦昏暈，兩眼暗黑，脚一溜，踉倒在地上。寶劍掉落一旁，木屐踢出五六步以外。

阮家的人是習慣於晏起的。這時只有鮮卑婢最早起身，她不曉得外邊在鬧些什麼，悄悄走出，到客廳門慢邊張去：只見劉伶赤裸裸直挺挺地躺臥在那裏……

。她不由羞得耳根通紅，趕快跑進去。心裏想：這酒鬼，比野蠻人還沒有禮貌，虧他是禮教之邦的大國民呢。

藥酒的性能爆發，劉伶全身火炭般燃燒，每一筋絡每一脈路都在高度的昂奮。那隻蒼蠅又飛過來了，牠爬向劉伶的頭部、胸部、腹部、下體……。在慢慢賞鑒舔吮劉伶的肌肉和汗垢，似乎要特別尋找出他的缺點或者瑕疵，而後自鳴得意地嗡嗡嗡嗡加以紙皮判骨的批評和議論。

三十六年三月。

投 暮

大唐乾元二年己亥，秋深。

中州的戰訊驚傳，使本來比較寧靖的河東和河西交界地方的華州到陝縣一帶，也草木皆兵起來。沿途是來往著逃難和逃役的百姓，但只稀稀落落地走，二三十個人結成一隊，甚至獨個兒挑着釜甑的。奇怪的是這些人幾乎全是老太婆和小孩，一個男子也看不見了。只有例外的，詩人杜甫——一個面目黧黑的將近五旬的漢子，却背着傘囊和包袱，歪歪跛跛地夾在中間走。看來他是很瘦弱的，背有點駝曲，唇上微有髭鬚，脚步不怎麼勁健，却頗似走慣長路的樣子。雖則他已有些熬不住，時而停下來咳幾聲，摩摩肚腹，舉眼向四圍探望一下，又拔步走去。想來他已經早先起早走過不少途程了吧。

天色漸漸暗下來。杜甫跟隨衆人走下彎曲的山坡，轉過長滿亂草的小路，迎面是一望平野。田疇是枯涸的，這時秋收剛過，看來此地的年成也不大好，阡陌裏縱橫着稻葉和蘆葦，顏色是那樣焦黃。幾畝小坡塘中的水也乾了，騰下泥漿般的土塊，上面裂縫處斜着好多摘盡蓮蓬的半截藕梗。風吹過一陣泥香，不由杜甫肚裏嘔哩咕嚕叫起來。他定神一看，許多同走的老弱婦孺都不見了，也不曉在什麼時候和他們走岔了路。他想：今晚可到那裏投宿呢？肚子沒有飽，少吃一頓飯倒可以挨得過，而如果一夜沒有睡，明天是不能再走路的。況且，在這郊野，風又大，霜又濃，露宿一晚，那有不病倒的。他的眼前，忽而一亮，是銜入山凹的一輪太陽射出金線的光采，這時流雲飄散，光采隨雲堆舒卷而出，映照成半邊天的晚霞。路旁槎桲的山櫛老幹上，黏貼幾片快即辭枝的葉子，更加被漾晃得黃黃的，如餓人的臉。他感到疲乏，提起步子走過田塍，滿脚是牛糞，而這糞，又枯又乾，彷彿秋草塗上泥餅，踏在鞋底一點臭味也沒有。這裏原來連耕

牛都不曾吃個飽的，杜甫想。

他喜出望外了。因為他看見前面一灣流水圍過野棘叢，其中分明露出一列缺牆，隱隱看到牆角的籬笆，幾朵野秋葵被夕暉照得閃閃發亮。他也管不了鞋底的牛糞，大踏步穿過去，繞走近一棵大烏柏樹的旁邊，一匹瘦癩黃狗搶出來，向他狂吠不止。他趕忙取下肩上兩用的雨傘，拔去傘囊，張開傘面，遮隔着狗逕向前走。那瘦癩黃狗雖然很羸瘠，却精力十足般的向他窮追不捨，迫得杜甫對牠無限欽佩，瞪着兩只眼珠從雨傘的小破洞中投出去，剛剛碰到狗眼珠，正銳利地射向自己。牠繼續吠着，好像說：完完完，飯飯飯，荒荒荒……。但籬笆邊的柴扉已經半啟，分明是一個滿臉皺紋戴着破氈帽的老頭子伸出頭來：

『誰呀？』

『是我。』杜甫趕忙答應。

『你？』老頭子看是陌生人，見了鬼似的，嚇得把頭立即縮回去，柴扉撲的

關上，緊緊的。

『啊，老伯伯，是我是我，請你開開門，做做好事吧。我是過路的客人，今天走了六十多里路，人又累，肚子又餓，天又晚了……。』杜甫怕他不聽見，聲音越說越大，但喉嚨却越叫越乾，再也喊不出。又接連地咳嗽，喘氣，摸一摸前額，冷冰冰的，却没有汗。

瘦癩黃狗不知何時已夾緊尾巴跳入籬笆縫中，跟着主人進去了。太陽被山凹吞沒，重巒疊嶂漸漸圍合收攏，四野如沉墨，行人絕跡。風聲呼呼吹過，挾帶着幾聲寒蛩的悲叫，水塘瑟瑟響着凝流，好像置身於冥域，涉足於墟墓，前後左右是幢幢鬼影一樣。眼前再也看不見什麼了，膝下的只是杜甫耳中聽見自己的微弱敲門聲：剝篤，剝篤，剝篤。孤另另一個人變成了深山窮谷中的昏暗投林的啄木鳥。

一支閃光發自野棘叢的幽隙，它隨岸畔河裡的飄拂，冉冉穿過烏柏樹後。這

不是人跡是什麼，杜甫又恢復起希望來，他直着脖子喊：

『請開門啊！……』

閃光立即停住了。那是一隻油盤上的燈芯，捧在一個老婦人手裏。她剛從大莊主院子裏交納完了三斤麻縷，二兩棉子和一斛穀粒。還差棉一兩，穀一斛，縷二匹——大莊主要她抵銀二十兩，纔肯放她回去。她哭了，說自己只有麻和棉，家裏沒有絹，全拿出來了。後來經過遠房的禿頭四叔做好做歹勸下了，說還是照老樣吧，再交布五匹，麻縷四斤，棉二兩，算是抵額，好完成上半年的欠數。這是朝廷法典，誰也沒法子的。大莊主不過奉行州官命令，代朝廷徵收，他是這一州的驛長，照例要抽些中間利潤，好在看在禿頭四叔份上，准予下次一起交清鷄蛋三百個，淨麻四斤，另外做零工半年，借債的利息比官家的減一毫半計算。好容易她叩了三次頭，挨了管家的兩個耳光，爬起來就走。好心的禿頭四叔特地給她一隻油盤，點着走回來，明兒答應照送布半匹，鷄蛋三十五個，松脂二斗，作

為這次說情的酬謝。禿頭四叔在她臨走時還摸出一張字紙，說這是她大兒子從前線寄來的，大前天纔傳到石壕驛，他說情了半天，方自大莊主那裏討了過來。他聽見是兒子的音信，精神也旺了，一把接過來塞在懷裏，踉踉蹌蹌一路走近家門口。聽見杜甫的喊聲，便跟着過來，用暗弱如螢的燈芯一照：門扉邊躺下一個人。

『大叔大叔，開門哩。』

老頭子聽見是自己婆娘的聲音，他想：完糧完得這樣快，今年的關是過去了，謝天謝地。他燃起一枝槍走出來，開門時，嚇得一跳，那陌生人還不會走嗎？這不是當官的吧。婆娘手裏的燈芯已經滅了，他忙將槍給她，自己用手扶起杜甫

『唔。進去歇一會吧。』

杜甫如夢初覺。他看見那隻瘦癩黃狗搖着沒毛的尾巴，表示歡迎貴客，並且

用舌頭舐舔自己的手，他感到安慰，不由全身湧起活力，眼睛也亮了。他纔看見搖晃的檜枝光下，照着自己走入一個小院落，滿地是墜葉和斷禾，轉過一具水碓，確邊鷄埒裏的小鷄大為驚異，即足足地響動。走上土階，是茅茨塗上泥土搭成的房子，又暗又小又低，壁間倚着衰老的犁，殘缺的鋤，當中一方桌子，那是一塊木板，下邊頂着丁字脚。一雙沾滿污泥的草鞋，掛在似乎是神龕的翹角上，四邊零零落落垂拂着紅紙條。靠牆是一張繩床，床上却覆着圓圓的破拷棧，那拷棧在蠕蠕轉動着，定睛看時，爬在拷棧底下是一個約莫周歲以上的精瘦黑小孩，他穿一領舊棉絮剪成的背心，露出兩臂，就像枯藕般僵而又細。小孩是面向下仆着的，不知他在玩什麼，再細看時，原來他睡在一隻橢形畚箕裏，正低頭用初生的牙齒在咬畚箕上的竹篾，畢畢作聲。

老婦人點起一盞桐油燈，屋裏稍為光明些。這時纔看見一個坐在拷棧邊的形如木偶的媳婦，她上衣破爛似乾菜葉，下身蓋着稻草，不聲不響，手裏在剔檢一

只紡槌上的棉線。她見了客人，也不站起來，越發把身子瑟縮做一堆，羞澀地退避到床角去。老頭子端過一隻土窯茶罐，放在自己的口唇上試了一下，遞給杜甫，一邊讓坐。杜甫接過茶罐，待坐下時，哪裏有椅子，地下黑泥中栽了幾根木椿，只好尖着臀部輕輕點在木椿上，猴子似的。於是，舉起茶罐倒下自己又飢又渴的喉嚨，是微溫的水，帶着黃土的氣味。也許為了特別敬客，老婦人在壁上又點起掛着的松明，晃晃盪盪滿屋子是泥、草、糞的薰息。她的手有些抖，不提防松明的脂隕落而下，巧巧滴在爬於舂箕上的小孩的後腦，哇的一聲，他哭了。那媳婦忙放下棉線，抱過小孩，用手在後腦摩了幾下，萬分心疼般的，却又無言地站起，一轉身走向後房。她身上的稻草被推開，杜甫看見她只繫一條破圍裙，後邊丟了半幅，這樣的，她閃身而過，露出沒有血色的屁股，如一顆淺綠的西瓜。

『唔。你官人打哪兒來的？』老頭子坐上木椿，用沙啞的喉音。

『我嗎，從華州來。』

『唔。華州？那邊怎麼樣？我們這邊為了打仗抽丁，大家都在逃呢……』老頭子非常注意地睜開眼。

『相州已經失陷了。不過，離這裏還有些路。華州那邊也是逃的人多！』杜甫非常困倦，用手搓着臉。他對於這個沒有下裳穿的媳婦十分關心，不由問：『剛纔這位媳婦是你的兒媳？』

『是的。』一提到兒媳，老頭子的眼圈就紅了，半天說不出話。老婦人在一邊記起什麼似的，忙從懷裏取出一張字紙，說：『好啦。老大有音信在這裏，禿頭四叔那邊傳來的。請這位官人唸一唸吧。』杜甫不等她說完，伸手接了，在燈下展開皺摺的紙，上面是密密的黑字。那老頭子似乎不相信，移過身子靠攏杜甫，擦一擦爛眼皮上的眼水，瞪着腫珠望着紙，又望望杜甫的嘴，忽而大聲的喊：

『大娘！出來，聽音信哩。』

媳婦抱着小孩走出。老婦人取下松明來照，擠着看和聽。松明之前是舒開的

字紙，字紙周圍是五個大小不同的腦袋。杜甫一字字地唸下去，聲調低暗，如吟哦苦味的詩句：

『兒子井長發寄書敬叩』

父母雙親大人。兒子自離家到現在已經四個多月，家中情形，萬分掛念。兒子現在駐屯安陽，這裏離開相州二百多里。前方打敗仗，因為那邊打的不是中國人，多半是番胡。自睢陽失陷張守帥死了以後，一直都在敗退。番胡的兵很兇，因為他們身體比我們壯。兒子不服氣：自家打內戰已經丟臉，為什麼又拉了番胡夾在裏面打？這裏情形很壞，單說吃的，一天三個饅頭，哪裏夠。弟兄們餓倒地下，上面指揮官在大講其精神訓話。但比起剛來時，還算好。那時，大家給關在窯洞裏，四面不通風，口焦得舌頭破了，只好用自己的尿水來解渴，並且洗臉。結果，眼睛瞎了好多人。官長們怕弟兄溜跑，大家的左手和右手是用繩紮了的。兒子說了這些，雙親萬勿傷心。兒子如果打死

了，勸大娘早早改嫁。孫子沒奶吃，賣給人。能夠抵一點銀子和絹匹，更好。我們欠債太多，一輩子還不完。今年的租、庸、調、不曉怎麼過？聽他們說：兒子給抽丁當兵，只有租、調要交付，庸是免了。這是朝廷的大恩典。兒子是不能回來了，大娘一定要嫁人，在家裏會餓死的。大莊主催租請他別太急，兒子死了做鬼也補報他。他知道，今年鬧蝗蟲，穀子成色差點的還算好，別處看不見穀子的。兒子要上操了，沒話說。告訴雙親：三弟在相州，失陷後沒有消息，兒子托人去查，查不到。二弟已經打死，給番胡割去鼻子和耳朵。唉，死了乾淨。兒子是不能回來了！請雙親保重。兒子口唸，伍長代書。己亥七月初八日。」

杜甫的聲音越唸越涸竭，陰暗，至於聽不見。老頭子，老婦人及媳婦已經哭了，淚流是無聲的。只有小孩啞啞地吵着要吃奶，一把抓住老頭子的破氈帽，不肯放手。老頭子抱過小孩，在他小面頰上用淚臉溫了一會，他記起，猶如當年抱

着井長發一樣。而今，兒子是不會回來了，恍惚誰在他手中奪去了兒子，那是自己用辛勞的血汗撫養長大的。他記得：有一次上後山去砍柴，背着井長發，那時自己還年青，有氣力，下山遇到一匹狼，咬住兒子襠襟的後襟，他用鎌刀和狼格鬥，終於戰勝了牠。但在狼口裏搶回來的兒子，現在，又給一種比狼更殘暴的力量咬了去，而且咬的不止一個兒子。他惘惘然，好久沒有話，當媳婦從他手中接回孩子以後，他空着兩手，向前伸，又散開手掌，頭低着，一手伸入桐油燈盤的油中，一手含在口裏。那龜裂像焦炭的手指頭，被桐油浸漬，燒灼，指甲發出一縷白烟，另一手深深陷入牙齦，似要用力咀嚼碎了牠，執拗而強勁，鮮血從唇角淌出來，是紫醬色的，污濃和凝澱，緩緩地流入斑白衰朽的鬚鬚叢裏。滿臉皮垂肉結的皺紋，摺疊得更緊更擠，只露出兩粒晶湛湛的眼珠，迸發悲痛淒厲的光輝。在燈下，這個老農民的臉，彷彿刻劃着中國歷史的真實絞榨的宇跡，教詩人杜甫看了全身顫慄起來。

『哦。老伯伯，我們睡罷！』杜甫不曉怎麼說纔好，他覺得自己被疲乏和怨苦所纏繞，收縮得緊而又緊，急於要暫時忘却這些。因為他實在不能再看和再想下去，他需要閉目掩耳無所聞見，他需要尋一個泥土的縫隙立即鑽進去，埋沒了自己，和室死了自己的鮮明意念。否則，他此時不能活。

老婦人舉起松明盞，她照引杜甫走入後房。在一架滿了灰塵的手紡機之旁，是一隻大木棹，靠窗一條長橈，地上縱縱橫橫是些乾芟芟、棗實，還有荊枝、杉幹、松楸和芻草……。此外，什麼也沒有。這怎麼安睡呢？杜甫舉眼向房裏極力搜索着：還好，長橈是頗寬闊的。老婦人從木棹中取出幾件破衣裳，夾雜着女人的頭帕，孩子的尿布之類，放在長橈上。她沒有話，松明盞掛上窗櫺，逕自出去了。杜甫想：今晚將就睡一下吧，但可不知外面的一家人怎樣過夜的。對於樸質、純潔而誠懇的中國農氏性格，杜甫是十分理解 and 欽敬。他們太馴良了，善於迎接迫害和忍受災難，劣衣惡食胼手胝足而毫無怨言。而自己，也何嘗不是，雖然

是讀書人，農民的生活氣質十分重。辛勞的工作，窮困的境遇，他早已過得很習慣，尤其這幾年來，遷徙鄉野，跋涉川原，而妻孥的凍餒與自己的衰病，更使他飽接村鄙的習俗，深入貧苦的體驗。今夜，讀到井長發的家書，不由他記起滯留在陝北鄜州的兒女，一霎中心濤洶湧，不可遏止。彷彿看見自己的餓死棄之草澤的幼兒和井長發的戰死委於泥沙的稚弟，兩具屍骸齊並，在作煩冤的矗立和憤怒的跳動。杜甫蹙緊眉峯，取過包捲着的薄被，攤開，把雨傘纏上頭帕和尿布，當做枕頭，坐上長撻，脫去外衣，裏面緊身衣袴却不敢褪卸。他摸摸自己因朝夕負薪而生厚繭了的肩胛，因每餐採栗而滿是刺痕了的腳掌，有如追溯生命的繁憂身世的悲涼，自己安慰自己。接着，放下千萬斤重擔一般，他吁一口氣，躺下去。舉眼見窗檯上的松明被漏隙的寒風吹得閃閃爍爍，窗外是蕭蕭落葉，一片秋聲，疏格上糊紙稀薄，正透映中庭汎流如水的月色。他記起九月朔日從華州起走，到這裏已經過望好幾天了，今夜是下弦月，所以光華上來很遲。他那能睡得着呢？

但一連好幾天的奔波困頓，終於教他迷迷糊糊中間下了眼皮。

夜深了。杜甫聽見遠遠的狗吠聲，時斷時續，如水波的飄漾。這狗吠聲過一會兒似乎越吠越近，分明就在隔村，而隔舍，而隔鄰。每一間隔中一步逼湊一步，漸漸由稀疏到紛繁，由一二隻狗，五六隻至於十幾隻狗一齊吠着。杜甫傾耳去聽：那個瘦癩黃狗也竄出籬笆外大吠了。他心跳着，難道村中發生了火警，這可不是玩的；或者來了強盜？這也很麻煩。杜甫不自覺地坐起來，因為他聽到瘦癩黃狗已從汪汪的狂吠轉為唔唔的驚叫，音低而怯，這是遇見強敵的聲號。他忙站直身子，披衣走出房門，已經聽見外面人聲嘈雜，有誰在打門，打的非常強狠，似舉起磚塊石頭來敲打。杜甫望見前房的桐油燈依然明亮，那老頭子一骨碌爬起，他慌張地四顧，得到什麼警覺般的，忽而迅疾回身向後面跑，恰好和杜甫撞個滿懷，他駭惶得丟魂失魄的奔，幾乎忘記了自己家裏停宿一個客人，以為追捕者早已從後邊搜索進來了呢。杜甫身不由己也跟他奔向後面，那是天井，仰見滿天

星斗，缺月斜照於土牆，寒輝清冷，如浸着一塊冰。天井裏有幾株梧桐，一棵棗樹，葉子脫盡，枝幹分歧而高指，似要奪空而去。老頭子望了一望，沒命的爬上棗樹，跳上牆頭，泥粉被踏得蘇蘇下墜，他翻滾出牆外去了。杜甫呆了半刻，自己爬不上樹，只好轉入後房裏，聽得外面打門的聲音更急了，顯然，這一定是不可猜度的惡運已經來臨。一忽中，杜甫急得無處藏身，他不由湧身往大木棹中一跳，恰恰容納一個彎曲的軀體。取過衣裳來掩蓋住頭部，寒瑟瑟在棹中抖着。這一個棹，本是裝放果實的，裏面還殘騰幾棵乾硬的柿子和石榴，像圓溜溜的石卵，教杜甫立足不牢，身體便更加哆嗦了。棹是木片編釘成的，露出縫隙有如木柵，杜甫細迷着眼往外張，穿過破壁的漏縫，外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在黯淡的燈光下，媳婦懷着孩子呆在一邊，老婦人出去開門了。

『開啦開啦！怎麼，要死的！打開它……』外面聲音像暴雷，不待開門，柴扉已被推倒，蜂擁進來好多人，火把照得搖晃晃。為首是一個橫闊西宇臉，漆眉

圓眼，戴着黑纓帽，手執藤鞭的衙差。另外兩個役隸，披着玄衫，足趂皂靴，尖耳朵，凸眼珠，手裏牽着竹繩套，被套住的是五六個村中的男丁，蓬首赤腳滿身泥污，如一長串繫着的螃蟹。老婦人看見嚇得兩腿立即軟了，撲的跪下去，一邊叩頭，一邊喊：

『衙門老爺！可憐可憐我吧……』

西字臉舉着藤鞭，四面望了一會，叫尖耳朵取出簿冊，在火把下翻檢了半天，這纔尖耳朵用長指甲按住簿冊，張動稀疏鬚鬚的薄嘴唇，背書似的：

『陝縣東關石壕村第五家七戶，住佃戶井朝寵，五十九歲，妻一毛氏，五十一歲。子三人：長子長發，三十七歲，已徵。妻水氏，三十歲，孫龍狗，二歲。次子長旺，二十六歲，已徵。三子長興，十六歲，已徵。註：該戶承佃西莊周大良水田六畝，世傳三代，本州人。』

『喂，井朝寵呢？』西字臉問。

『……他，他出去了。』老婦人低頭答着。

『深更半夜到哪裏去？』

『去完糧，還沒有回來啦。』

『朝廷執法如山，哪怕小民漏網！』尖耳朵笑嘻嘻，他轉動凸眼珠，看看周圍可有什麼吃的，或者值錢的東西。從門窗到牆壁，從屋頂到泥土，眼珠滴滴溜溜，一點動情的物件也沒有。他十分掃興，接着說：『你懂得規矩嗎？路這麼遠，時候這麼晚，天氣這麼冷，該燒些點心。喂，有雞蛋嗎？沒有。沒有雞蛋有鴨蛋，有鴨蛋嗎？沒有。喂，有紅棗嗎？沒有。沒有紅棗有黑棗，有黑棗嗎？沒有。沒有？哼！……』

尖耳朵非常動氣，他附在西字臉的耳朵邊低低說了幾句，西字臉看着一長串的螃蟹，搖搖頭。

『我們沒有空跑的。你知道？』尖耳朵還在說。

『衙門老爺！實在什麼也沒有，有的話，還不是拿出來孝敬你們，好替我們除去了名字……你查到的，我們這一家三個兒子，都抽去了！』

『別瞎說！誰替你們除名？忘八羔子的！』西宇臉見得買丁是無望了，倏即暴跳如一匹獸：『哭什麼？狗東西！』拍，劈拍，西宇臉的藤鞭對準老婦人猛烈抽去，她登時殺豬似的叫起來。

『石壕村派定三百名，現在只有八個。明天就要交差了，這公事怎麼過得去？上頭說，這是為國家為民族的事情，要好好勸導他們。鄉下佬懂得什麼，一聽見去當兵，跑得精光。這些沒有受教育的蠢貨，非打不可！這個老太婆，管他媽的，抓去湊湊數，反正她是會燒飯的。』西宇臉說着把鞭子一揚，對着尖耳朵的：『走！不要查了。』

尖耳朵舉起竹繩向老婦人脖子一套，如牽一隻羊，拉着就走。那竹繩，顯然是新竹，削得尖，刮得薄，纏結成一團，簡直是銛利無比的刀鋒。套上老婦人的

脖子，用力只一扯，頸項立被割開，在燈光下望去，如斷了頭一樣，鮮血噴湧而出，老婦人怪叫一聲，頭歪過去，雙手極力抓緊套口，顛頭簸簸地跟着走出。就像上了鈎的魚，魚腮被鐵鈎牽拽得裂開縫，翻露出裏面腥紅的顏色，魚在痛楚地躍動却擺脫不開，令人看了皮膚上起粟。

『哎呀！婆婆，你不能走。』媳婦一陣哭嚎的聲音，抱着孩子奔過去。她一手抓住婆婆的破夾襖，那襖是粗質土布製成，好多年了，早已腐爛，那裏抓得住？必剝一聲，扯下一大半後襟在手裏。媳婦捨不得，她奮不顧身地搶向前，滿想堵住了門口的路。尖耳朵更不說話，一個飛掌，向媳婦臉上劈下去！她被劈得發昏，呆住了，西宇臉揚起藤鞭，旋風般沒頭沒臉打去，媳婦倒退着，幾乎要倒下了，西宇臉蹺起皂靴，看準媳婦的小腹，一脚踢中，媳婦鬼叫一聲栽倒。懷裏的小孩也隨着崩下，剛剛崩在疊滿莖葉的泥堆上，那裏是積聚着枳、棘、荆、楚的樵薪一叢，小孩面向下，臉部插入刺針，一釘一釘，被錐鑽透肉，立即變成爛斑

的血麻臉，他哭也哭不出聲，只聽見喉嚨中骨咯骨咯地響。西字臉一羣已走出門口，去得遠了。

杜甫看得清楚。他再也忍不住了，迅疾站起身，從木棹中跳出，三脚兩步奔向前庭。首先抱起滿臉流血的孩子，他輕輕拔去面頰上插着的荊、枳的刺針，血更流得多，孩子的哭聲也開口了。一手扶起媳婦，她頭髮散亂，面色灰白，呻吟聲抖慄如蹣斷了的琴絃。這時，月光傾圮，涼露已下，階縫草堆的秋蟲鏗然而鳴，聲音悠遠淒清，點點滴滴化為悲傷的淚水，在杜甫的肚腸中迴旋倒逆地流。他拉着媳婦的手，一邊懷着孩子，走回房裏，叫媳婦躺着休息。他舉起那隻茶罐向口中倒下，冰涼涼的一股凍流，穿過全身的毛孔，他要打噤。但他的深藏的沉哀已轉為恚憤，埋害的慘痛已變成怨毒，他不由抽緊筋骨，脚步加速，拚發垂老生命的溫熱來偎貼這懷中的孩子，繞室彷徨轉踏至於搖搖不能自止。微弱而愁暗的桐油燈光，照見杜甫憔悴枯槁的面容，那深陷的額紋，蹙鎖着眉骨，凹塌的眼珠

和唇上花白的鬍子。眼淚凝流在雙頤上，瑩潔如秋晨的嚴霜。

夜已更深。

這房子經過一陣喧鬧之後，頓時少了兩個人，此際顯得格外寂靜和孤單。月光照見房門口的土階上，墜下一隻剛纔老婦人脫落的鞋屜，無言地倒在一旁，尖翹翹如一條黑茄子。在這樣極度的停滯和空虛中，杜甫突然聽見一聲劃破的刀尖般的叫，如裂開的布帛，那是媳婦在牆角幽幽哭泣的聲音。她拉長低沉的音波，在昏暗的隙隅，是牽曳的唏噓混雜着零落的啜咽，震懾而修眇，如露濃風重的深宵草叢中一隻紡織娘振翅長鳴，她棲止在弱枝怯葉上被狼毒的毛毛虫纏咬住後腿，使她痛澈心髓宛轉哀呼，一絲絲一縷縷，纖細得似針眼中穿過無數的怨恨辛酸一樣。杜甫的心尖跟着震顫，他的淚已經乾枯，只能閃動着鈍澀的眼皮，彷彿瞳孔中有星星火鏡要跳爆。他咬緊牙齒，抱着小孩，從媳婦的哭泣聲中逃遁，步出後面的天井，在水波滉漾的月光下，他無語，沉思。首先他腦裏是胡裏胡塗的，

接而漸漸清明，猶同開闢了路徑，他站在路徑中，就在深夜的中庭，向上覆下載，古往今來，悠悠幾千萬年的人類歷史，作無情的控訴：

啊，戰爭。這個無終止的內戰，到底為了誰個的利益？這樣不斷的索賦、徵實和抽丁的租庸調，一齊供應於殘酷的自相屠戮。現在，關西鬧飢荒，河東鬧蝗旱，人民的災難已經受夠了。加以這悲慘的戰禍，更將增益多少人的流離多少人的孤寡？多少人的殘廢多少人的死傷？但戰爭的嗜好者是不恤人言的。安祿山這個胡奴，他引用番兵來屠宰中國人民，所得到的只是自己的滅亡，這個罪惡和羞恥永遠洗不淨的。長安、洛陽、邯鄲各大城市，住滿了喝血的賈胡及其幫傭的中國駝僧，那安息的香薰，大秦的珠串，西域的葡萄，大宛的騏驎，甚至龜茲的婆娑樂，身毒的菩薩舞……原只供給峨冠華袞們的窮奢極欲，和豪筵綺席的濃歡倩笑！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他們可知道內府的銀鈔已經有限，而水衡的度支失却準平？朝廷顯要與豪強刁猾們的生活風尚是怎樣的糜爛呀，就說楊家

姊妹的一羣吧，貴妃不必提了，秦國夫人的淺淺宮妝，魏國夫人的彎彎眉黛，教天下父母心為之顛倒變易！這一切，未始不是冠裳奔蜀，國都西駐的真實原因。尤其丞相楊國忠，他依靠裙帶的夤緣，忝為輔弼伴食廟堂，面目頗預膏脂肥滿，還要擅作威福，網羅聚斂，他的盈屏子女滿閣玉帛，還不是得自衾枕的俏言密語？他的騁馳狗馬巍峨甲第，還不是來自床幃的薄怨微羞？而這些，原只是踐踏於廣大的農民頭頂，把快樂幸運建築在終歲勤勞而又啼飢號凍者的痛苦上。到了目前，號稱『郭李中興』的局面，催租還是這樣急，徵實還是這樣苛，抽丁還是這般狠！眼見得飢民到處，揭竿而起，長安將即成為灰燼，洛陽將即成為瓦礫，顯要豪強們將即成為齋粉。而我呢？我和這個懷中的孩子，這個隨時有被損害可能的未來中國幼苗，將往何處逃跑呀？……。

夜風吹掠杜甫的巾幘，他露出的頭髮絲絲抖散。懷中的孩子感到深宵的飢餓和冷凍吧，他伸首向杜甫解開衣襟的胸前觸撞，臉上的血漬染滿了杜甫的胸窩，

他努着嘴，焦渴地要吮吸奶頭，終於哭、嚷，用手亂攪，把杜甫一片貧瘠的胸脯，又舐又咬又抓，弄得傷創歷歷，痛楚難忍，一顆熱滾滾的心肝要跳出來似的。他萬分煩躁，抱着孩子轉出左邊的廢園。是一堆沒脛的荒草，草間叫着露虫，朵朵流螢如飄蕩的花雨，紛飛交錯在樹木和樹木距離的枝葉中。原來這裏轉彎出來就是靠近籬笆的所在，可以通到前門的去路。杜甫站在草叢中向籬笆外望去，那是一大暈的朦朧月色，籠罩着這山野的景物。前面那口水塘，長着萋萋白蘆，塘邊幾株高柳搖曳長條，塘中水流汨汨響着，四面寒風吹拂，天上頽雲飛奔。這情景鏗鏘而又迷惑，教杜甫一霎中萬念疾馳千思迅繞，繁複沉重，化為一個車輪，伸入自己的胸腹，彷彿在旋轉舒展其中無數重摺疊着的勞纏和哀結。他想起：自己畢竟只是一個文人，雖然對現狀看得很清晰，但懷無寸鐵，手無縛鷄之力，哪能去抗禦這陰霾重重的現實，當蔓延的戰禍逼臨到自己的時候，只有和老弱婦孺一樣，騰下逃難的一條路了。他對於自己的向後躲避不敢向前面對血腥味這一點

，十分諒解。他想，中原已經烽火漫天千戈遍地，只有回頭向川中跑吧，揀一個人跡不到的深谿密谷活下來，情願將此身付與烟瘴，付與林莽，付與麋鹿，付與蛇虎，付與風濤雷電魚鳥虫沙，也不甘心將此身付與內爭的刀劍，付與私鬪的戈矛！啊，天地是這樣迫窄，人類是這樣愚蠢麼？日月山川是始終不變，而朝章儀典是永世長存麼？武人終於是這樣專橫，獨夫終於是這樣暴戾麼？豪門華屋老是燈火笙歌，而草野編氓老是鳩形菜色麼？……不由他遙遙向天邊吐一口久被壓抑的悶氣。接着，他想自己流浪生活現在正開始，雖則從小少到成長到老大，無一日不在窮困奔波之中，這從自己所寫的詩篇，每一字每一句每一音響每一節拍中可以看出來。而今後，自己生計將更窘苦，詩懷將更沉鬱，將不特為個人的抒情寫怨而該轉向為集體的疾呼峻喊了。他更想起自己的身世，記起兒時的師友和早歲之交遊，都已流遷轉徙，淪跡消聲。但這時好像這籬笆內外迷迷茫茫的影子綽約波光縹緲中，朋儕故舊的聲音和顏色，正一個一個浮現在他面前。你看：那流

雲舒徐起落就如李龜年的歌拍，寒颼飄揚悠遊就如李謨的簫聲，柳影婀娜扶疎就如張野狐的舞步，溪流幽鳴淒咽就如黃幡綽的劇語，而萋萋蘆葦的搖拂閃晃與皎皎壕溝的晶瑩流燦，就如公孫大娘的劍影寒光。在銀灰色的月濤下，這一班藝人湛深的術巧與精妙的技能，錯綜、混和及糅合成為一連串的盛唐韻事和聞天遺話，它層層旋捲如尖渦，在集結着當年的世紀辛憂人民冤怨，聲、色、光、力，一齊在這石壕村周圍踏着踏着零碎而雜亂的蹣跚。但隨又從收攏到散開，它迸跳如沙粒，眩暈如水波，謳吟如虫響，塗抹如遠山的輕霽，流盪如前村的薄霧，迴翔捲曲成一團一團一團向四圍伸張滅沒的沉夢、墜心、往憶、古痕……。

月沉了。夜，凍結為一柄鐵錘，它毆擊着又冷又餓又倦乏的杜甫的腦門。忽然他一陣昏迷，終於倒下草叢中，連着懷中的孩子。

當鷄初叫的時候，東方破露曙色。昨夜跳牆的老頭子伏在溪橋下寒顛顛過了
一夜，他回到家門口，隔着籬笆望見草叢中有人倒臥着，忙跳過籬笆，扶起杜甫

和孩子。

『啊！客人，受驚了。』

『不。還好。』

『孩子交還我，請到裏面吃點東西。』

『謝謝你。』

杜甫在老頭子家中用了早餐。那是焙乾了的玉蜀黍夾着苦味的野菜葉，吃得飽飽的。他的腸胃有點不好，因為他常常挨餓了好久，纔大吃一頓。他告辭出來，仍還背上包袱和傘囊。走上向西去的長途，是上坡路。兩壁山巖中滿是楓樹，楓樹，楓樹。葉子有青紅的，淺紅的，深紅的，紫紅的，一望如紅葉的海。他走入海中，太陽出來了，兩下裏映照得詩人杜甫憂患的面頰暈起朝霞來。

『好好走啊，前面路遠呢。』杜甫記起老頭子送他到柴扉邊畔的溫暖的語言，不由加強了自己曉行的脚力。

三十六年二月。

摧 哀

暴風雨的深夜。

黑漆如墨。

一陣電閃之後是一陣驚雷，在金蛇般的電光中瞥見險惡的房竹山的叢篁裏，滿是被踐踏的泥漿和馬糞。順着這橫七豎八的人迹，向上蜿蜒望去，山高處一座破廟裏漏出火光。這是年代久遠的山神廟，牆很高，院宇很大。牆灰已經剝落，廟門的金碧畫像也殘缺不整。大殿上插滿火把，晃晃搖搖照見裏面正緊擠着高矮肥瘦的許多人。他們面容萎黃，衣褲破碎，赤脚而泥污，鬚髮蓬亂糾繞，像一羣叫化子。兩旁壁上倚着鋤頭、梭標、扁擔、木棍，還有關王刀、狼牙棒之類。幾十匹羸瘠驛馬拴在廊廡邊，腹部肋骨根根露出，股和腿半被磕破，爛脫了毛皮。

大殿當中點起了一根半截蠟燭，石案上放着一隻土碗。

一個穿着破布襖，臉如螃蟹的黑漢子，這時手裏拿一大束香炷，站在中間，許多人立即包圍在四周。只見黑漢子將香炷倒過來向燭火上燃着，一時香烟氤氳，嗆得人人流淚打咳。他將香炷插上香爐，忽的在石案邊摸出一把尖刀，捲起左袖，露出筋肉虬結的青色臂膊，他咬緊牙齒，只一刀，惡狠狠刺入凸出的肉層，如殺一隻鷄。他歪咧了半邊嘴，彎着手臂，將鮮血滴入土碗中。他翻了翻那綴滿紅絲的憤怒的眼睛，用勁的踢着地下的泥土，嘴唇顫抖着：

『山神在上，咱們老回回、曹操、八金剛、革裏眼、滿天星、黃虎、小紅狼、翻山洞、射蝎矢、破甲鉛、上天猴、蝎子塊、混十萬、掃地王……：……在這裏結拜把子，誰不欺負誰，誰要幫助誰。從今天起：走他娘，不納糧！』

『走他娘，不納糧！』四圍起了一陣瘋狂的鬧。他們一齊用腳向地下踢着，踢着，踢着，地皮被踢去了好幾層，連殿上的泥菩薩也給震撼得搖搖欲動起來似

的。

『好，誰不滴血，誰就是忘八羔子！』

一個一個搶過來，劃破臂膊，滴下鮮血。土碗已被斟滿了，血湧溢在石案上，膠黏如硃漆。

這一班人多半是做莊稼的，間有少數是礦戶的工奴，營田的戍卒。他們已經一無所有，除了這一條光桿身子。而且，還有欠負的。那永世交繳不完的租賦，供應不完的差役，償還不完的利息。即使抵押了僅有的房地，變賣了老婆和兒子，甚至下一代的灰孫子。那欠負的數目却只有增加，無法計算。他們的理解中從來沒有收成，只是荒歉。荒歉和欠負如可怕的兩條蛇蝎追逐着他們，迫使他們逃入深山大澤。

山前山後捲起一陣旋風。樹葉瑟瑟抖落，火把被吹熄好幾枝，殿瓦裂了罅，黃豆般的雨點挾灰塵撲在滿頭滿臉。這一羣人立即散開，拿起鋤頭、梭標這些武

器，帶過驛馬，有騎上的，有步行的，一窩蜂推開山門，從這高山巔上滾奔下去
 ……。

山腰裏起一聲霹靂！那山神廟頂的翹角上射出一道長虹似的電閃，接着天崩地裂般倒塌了半邊。火光冲天而起，亮晃晃空際的一角照得通紅。

『骨骨骨……』一連串驚起叢林中的怪鳥。風雨吹打着，每一間隔中，隱約聽見溪谷裏豺狼嗥叫的聲音。

深秋。

亢旱，酷熱。

太陽光晒乾了黃河兩岸的黃土，水田枯涸得裂開了縫。田裏不見一根青草，望去幾百里沒有人烟。道旁的樹葉都被摘光了，厝下槎枒的枯枝。連烏雀的聲音也沒有。

夜裏。月亮掛在天空，那光彩是暗赤色的，像是一輪放射冷光的太陽。這時照見衝出潼關的一簇人馬，沿着黃河遠遠向東而來。這一簇人馬闊約五十里，長約二百里，踢踏得灰土飛揚，圓滾滾如一團黑烟。

他們在馬上已經走了半個多月，雖則有時一日一夜可以疾馳五百至七百里。走得快時，那被圍護在中間的老弱婦孺們便趕不上，漸漸丟落在後頭。每經過一個州縣，就有一批兩批自動荷着鋤頭、梭標，牽着騾馬出來參加的。那是和他們一樣的面容萎黃，衣褲破碎而又滿脚泥污的叫化子似的人羣。

這是一羣飢餓的集團。他們越走人數越增多了。

他們沒有什麼奢望，最初只是想打夥兒走着可以免掉銜差、莊主和債戶們的追迫，並且容易分到一些食物。他們毫不知道這樣的行為已經是犯了王法，甚至被認為屬於叛亂的盜賊，從四面八方正發動有無數的大兵來圍剿他們了。

即使深秋的殘夜，天氣仍還很熱燥。道旁枯草堆中，時時蒸發出饑斃的人尸

的臭味。一大隊人馬過處，驚散了三五成羣的野犬，牠們在昏黑的角落啃着這枯瘠的尸體，大都被啃得肢殘頭斷，遍地零散。頭臚骨做了蟋蟀的窠，唧唧唧唧，在叫出死者的煩冤。骷髏眼眶中忽而閃出慘淡的綠光，那是螢火蟲，彷彿代死者流出辛酸憤怒的淚水。

黃河岸刮起風沙，月亮被吞沒入雲堆。前後隊不能相顧，伸手不見五指，馬忽然竄起來。特別是丟落在大隊後面老弱婦孺這一羣，更其控馭不住，往四下裏奔跑，人是被摔下來了。那馱着空鞍的馬，却不跟前頭的大隊走，奇怪，牠們裂着嘴，擰着牙齒，如一匹巨犛，撲向墜下的人，踏着，咬破了衣裳連着肚腹，拖出裏面塞滿草根樹葉的腸胃，響努料似的咀嚼着，一邊聳起耳朵，促緊鼻子在風沙中發出悲涼的嘶鳴。牠們在河岸上縱橫跳踉了一會，這纔滿足地追奔向前面的

一羣……。

圓滾滾的黑烟漸滾漸遠，旋轉如一縷絲，看不見了。

雪夜。

在北京的城門外，無數逃亡自內地來到京都覓食的飢民們，被守衛的禁軍用軍棒敲擊，倒在雪地裏，痠癢而呻吟着。

京城內一家華麗的大廈，獸環的門扉緊掩，室裏住裏面簫管箏琶的吹奏聲，和滿盤銀炬高燒的光影。這是皇親嘉定伯周奎的宅邸，他正準備為自己慶祝六十大壽，教京城內最有名的樂工來家裏預先演習一番。

他擁着貂裘，蜷伏着身子在黑檀的太師椅上。狐皮帽壓過前額，只看見一顆紅糟鼻子之下翹起幾根稀疏的白鼠鬚的半截臉部。

他面前案上擺一壺玫瑰色的肉苳蓉酒，一盤烤熟的鮮蛤蚧，一對南海龍蝦，一鍾陽起石煮枸杞的湯，另一鍾紫河車煉製的藥汁，還有一個水晶碟子裏放着十幾個色如丹砂的丸子，一隻碧琉璃瓶中是烏龜板和驢皮膠研成的細粉末……。

外邊雪下的深。即使他脚下踏着火薰籠，身旁緊偎着年輕的女侍，不時給他搓搓手，捶捶胸背，酒已經喝下三杯在肚裏了，但他還覺得冷。他深以自己年老虛弱，不能多享人間的福氣為憾。他始終冷得哆嗦，覺得自己兩隻腿彎和小腹部的筋在不斷抽着，教自己怎麼也無法子伸直了腰。雖然此時女樂在加緊地吹奏，正交唱出最美妙的人月雙圓的一段，而他却蹙攏眉毛，歪着嘴角，微微啞出中心的惋惜。

一個戴着角巾的俊俏小廝，拿着一副手本，冒失地走上來，打着拱說：

「襄王送的壽禮清單，剛到！」

女侍忙接過手本，攤開在他面前。

他那裏有興致看手本，不過當他細迷着眼睛彷彿瞟了一下，看見那壽禮的第一件第一行，寫的是：

——仇英畫冊……………。

他頓然精神健旺。一疊聲教取過龍涎鳳髓香來，這是內宮秘製的御香，一位曾經供役豹房的老太監偷出來送給他的。人聞此香，心雄胆壯，起死回生。當女侍取出香時，是藏在一個雕鏤精巧的盒裏，盒上面盤曲着一條二寸長的銀蛇，蛇口吐出細絲的舌。只消將蛇舌放入鼻孔，立即打噴嚏，人便顯得興奮活潑了。

周奎一邊打噴嚏，一邊繼續看完那手本。他點點頭，認為襄王這個孩子，畢竟格外乖巧，似乎懂得自己的興趣所在，真不愧為自己的甥輩人物了。

『禮物到了沒有？』他趕忙問。

『沒有呢，大概還在路上吧。』那個俊俏小廝天真的說。

『唔……休息！』周奎將袖子一拂，女樂迅即停止。他慢慢細嚼完了那一對南海龍蝦以後，枸杞湯已整鐘唱盡，肉蓯蓉酒只剩下三分之一了。他纔感到一些暖意，但其時已經過了中夜子刻，於是，他偃僕着伏在那小廝的背上，兩旁女侍支撐着他，一步步走入那六幅曲疊的珠珞屏風後面。

屏風忽而一閃一閃，如孔雀的翎眼。因為裏面點上了通明蠟炬，有奇異的香味透出珠珞的縫隙。

在鄆陽的深山中，四圍都是危崖峻壁。中間有一塊方圍八九里的廣場，掩蓋茂密的樹木，一望是綠色的草地。被稱為黃虎又稱為八大王的張獻忠，他率領一羣傷殘的人馬，敗竄到這裏來。

清晨。天剛發白，雲雀拋擲於天際，如一片叮噹明亮的玻璃。草叢上滿掛露珠，朵朵野花開得很嬌艷。

士卒們偃旗息鼓，悄悄佈哨在四面的山凹。

廣場上有十幾個婦女，圍着侍候一個瘦長身材，面色微黃，略有鬍鬚的漢子。他頭戴水色小抓氈帽，穿一領垢污的圍花箭衣，足登薄底靴，坐在一張鋪地的錦袱上面。他的左頰上有一塊很長很闊的刀疤，右邊的眉心裏潰爛了一個銅錢

大小的洞，那是新近被左良玉射中的毒箭的瘡，正不斷地流下膿血來。這樣的，就兩旁侍候的婦女不時不時要用一方軟帕去揩拭他的眉心，往往扯裂了無數無數的絲綢，準備為他每一次用掉每一方。因此，他的性情非常焦躁，牙齒常是咬得刮刮地響，一發作起來就要將自己承受的痛苦轉嫁或分担在別人身上，藉以減除自己心中的愆怒。這漢子看上去約莫三十多歲，兩隻瞳仁向上，眼睛底下露出好些白，說話一口陝北腔，每一句都是斬釘截鐵的，彷彿從來沒有誰違拗過他。他就是張獻忠。

草地上三三五五圍聚着面目黧黑，滿身襤褸的兵卒。他們幾乎每個人都負了傷，臉上、臂上和腿上結着新癒的痕痕。他們經過過度的疲勞與飢餓，睛珠暈黃，喉音嘶啞，腳板起了血泡，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雖則幾十個穿着紅褲子的頭目們，却在那裏耍拳、練勁、摔角、翻筋斗、說笑和叫鬧。

忽而一個牙將過來，在張獻忠跟前低低說了些什麼。那是報告他在山路附近

我獲到兩輛官方的車子，連着四個押解的差官。

『帶進來，咱老子問問他！』

不一會，兩輛覆着油衣的車子和四個穿着朝服的差官給推擁進來。這四個人走得跌跌踉踉，大概曾經在山路上奔逃過一番的吧，有的丟掉了烏紗帽，有的半邊赤着腳，腳底沾滿泥污。

『你們是那樣的人？』是重濁的北方土音，急暴如炒豆子。

『送禮的……』

『誰送誰？』

『襄王送給北京嘉定伯做壽的。』

『唔……禮物都在這裏，沒有丟嗎？』

『沒有丟。』

『打開看！』張獻忠站起來。頭目們揭去車上的油衣，兩個車子裏裝滿七八

個箱籠。

『打開！』

箱籠被接續地打開了。內中是些綢緞、絨貨、白璧、珠串之類，但當打開第五個箱籠以後，裏面所藏放的物事，全是很別緻的。有的黑皮製的，形如茄子。有的幾根木棍聯紐着，張架開來成一個小椅子。有的是一包一包絳紅色的細粉，放射撲鼻的異香。有的是一盒一盒的軟藥膏，一團一團小兒臂釧似的銀環，一條一條白綾小帶子，還有兩三顆圓滑光潤的小銅鈴……。

『還有嗎？』

『還有。』最後的一個箱籠中放着牙籤錦套的十二本冊子，翻開看時，上面畫的花花綠綠，點點紅紅，極其纖工細筆的人體素描。

『狗入的！這些東西到底幹什麼的？』張獻忠崩的跳起來。

『……………』四個差官嚇得呆若木鷄。

『你說！』張獻忠用手指着。

『不，不，不知道……』四個人抖着，膝蓋骨彎下去了。

『不知道？掌嘴！』

劈，拍，劈劈劈，拍！

『來，收拾了。』張獻忠手一擺，臉背過去。他眉間箭瘡的膿血又湧溢下來了，沿流在鼻樑上，如爬着一條蜥蜴。於是他又朝出臉，補上一句：

『剛！』

『哎……』聽見剛字，四個人之內暈倒了兩個，仆在草地上。

『怕死嗎？剝他的皮！』他的臉又朝出來，刀疤閃閃發亮。

四個人蜷縮着如被捉的曲鱈。

『這撈什子，燒光牠！』

廣場上立即撐架起兩座木棚來。一座棚各自綁住了兩個人，兵卒挑過兩担熟

湯，首先將他們衣服脫剝得赤條條的，全身上下洗刷乾淨，真是刮垢磨光，沒有絲毫的塵滓。

一邊棚裏開始剝。

一邊棚裏開始剝。

那副棚裏的差官是一個長子和一個矮子。兩個人口裏喃喃說着什麼，眼睛給蒙上一層布。照例的：要剝三千六百刀。——這是大明皇帝欽定的玩意，他們不過摹倣朝廷的一套罷了，正和剝皮的手藝一樣，原是傳自官家的。

太陽光照在草地上，時刻已近中午。十多個赤膊的行刑劊子跪在那裏，各提一隻竹筐，中藏大大小小的尖刀約莫好幾百把。抹着清水，取出確石，將刀上下反覆磨得習習地響，射出晶瑩的冷光，如寒星閃爍，如珍珠走溜。突然爬起來，蜂擁到副棚裏。先用冷水向這兩人的心窩各拍了七七四十九下，然後在兩乳和脅下先開出魚鱗碎割，刀鋒斜上切入，一層一層，如指甲的捺痕。接着是幾十把，

幾百把尖刀同時往兩臂兩股上割，刀鋒斜下切入，一片一片，薄薄的肉條抖掛下來，懸身如破棉絮。接着是剝，像砍肉圍子般的，向肩部背部及臀部，刀鋒垂直直切，一道一道，如切瓜切藕切蘿蔔。當刀鋒向上切時，割處流出黃色的液水，所切未深，僅及皮層。刀鋒向下切時，割處流出淡紅血漿，肉片向外翻轉，血只徐湧。刀鋒垂正直切時，砍處深入，流血朱殷，湧溢甚急，顆顆凝結，如綴奇葩。但人還不曾咽氣，這時解下蒙眼睛的布，只見兩目微張，睛珠翻上，鼻翼翕動，口吻歪弛……。

那剝棚裏的差官是一個瘦子和一個胖子。他們兩個早已脫得精光，翹起屁股，跪爬在地上。行刑的過來，首先開剝瘦子。左右兩人一邊拉直他的一隻手，向背後彎過去。口裏塞着棉花，包裹了頭面，胸前墊着一張三角尖形的小撈子，人像金鷄展翅般的給頂住了。當溫湯浸透全身以後，用白蠟油搽着他的背脊，約莫一杯茶光景，漸漸皮膚發紅，起了浮脹。一柄弧形的偃月刀鉤，對準背脊剝下去

，深入三分，從脖後起一直到尾尻骨為止，一條線的血絲湧了出來。行刑的將刀背咬在口裏，兩手向這被割裂的兩邊肩胛慢慢用勁拉開，拉了好一會，裂痕的罅隙越拉越闊，皮層翻轉，露出明顯的邊緣。再用刀鈎的尖鋒試探入皮層以內，割紙似的，終於兩邊裂縫各套起了一重皮。這時，將刀颯的丟向背後，左右兩邊將背剪的手拉過向腹下彎去，背部的皮肉給胸前的攪子撐頂得急糊糊的，如一隻橄欖球。行刑的將兩手一邊扣住一重裂縫的皮，緊緊的，鼓起全身的氣力往上拉，臉孔漲得由紅而紫，喝聲：『起！』只見背上的人皮如刷着漿糊的紙一樣，很快的被揭開來。血水向四面奔湧，皮被拉起一尺多高。左右將人挾起，跪在地上，取下頭面的包裹，將這皮翻向後腦，再用小刀沿着耳後的髮根刮出面部的輪廓，剝下來如連着面具。這纔畢畢剝剝順着兩肩，胸前和兩臂，脫下一領緊身小紗褂似的，已經剝下了半截。一直將牠扯下來，股部和腿部，一溜風完全蛻落了一層人殼。整張透明如清膠的人皮，被穿架在十字形的木叉上了。腋下血淋淋爛溼溼

的無皮肉身，仆臥在草地裏，彷彿還不曾完全死掉，這瘦子的手腳不斷抽搐着，像二匹被殺的青蛙。

另一邊的胖子也開始剝了。但因為他長得太胖，脂肪太多了的緣故，剝得黏黏膩膩，拳拳拉扯很不得手，並不如瘦子那麼乾脆爽利。好久好久，纔連皮帶肉半撕半裂地強制揭下來了，全身血肉糜爛，密孔攢聚，如大蜂窠。汗珠迸湧在行刑的額角和鼻尖，他鬆一口氣，狠狠的用腳踢向這胖子新剝的鮮紅色的後臀，噗的仆在地上。

廣場中燒起了火。那五、六個藏放着別緻物事的大箱籠，已被投擲在火叢中。霎時一股金黃色和翠綠色交繞着的煙燄沖空而起，火雜雜燒得熱鬧。接着傳送出一陣奇異的香味，撲入鼻孔，又芳馨又辛辣又苦楚又麻痺，這樣的濃郁的氣息，彷彿生長着尖銳的針刺，步步包圍了過來，教你眼淚流溢，頭目昏眩，喉舌焦渴，手足疲軟。

太陽光放射燃燒的光芒，照着那邊棚裏懸吊起來的魚鱗細割和豆腐乾碎割的兩具肉團，和這邊剝棚裏張掛起來的旋捲如畫軸的兩幅皮套，以及地上裸伏如祭牲的兩隻肉脯。漸漸被曬得乾瘪蜷縮，顏色從鮮濃而黝暗，而焦黑，氣味從血腥而霉腐，而臭腐……。

廣場週遭蒸發着強烈的奇香和奇臭，它有如一柄分開的鉸剪，一隻兩頭的蛇，鑽刺入活人的腦門。

當副棚和剝棚連着人皮和尸體一起被投擲於火堆裏的時候，只聽得暴落暴落的巨響，首先是人皮烘烤得爆起焦泡，泌出油汁，臂骨和腿骨，燒得彎翹翹，顫抖抖。在火光中，那細割的肉片捲着捲着就像千層的烙餅，碎割的肉塊縮緊縮緊就像顆顆的炒鷄丁。接着，冒起了白煙跳起了火舌，交映於箱籠中那些勞什子所發出的金黃色和翠綠色的光燄，滾來滾去，聯結成一座火海，洶湧着異樣絢麗的彩芒。那氣味，為了香和臭兩下混和一起，顯見得更加郁烈更加醜濃，恰似揭

開幾十百年松花蛋的甕或豆腐乳的缸的盖子一般，被室裏的氣體突然膨脹，向外圍水波似的擴大，擴大，擴大，教聞到的立即悶絕！

太陽光更熾灼，火鉢更升揚，奇怪的氣味更醇更鬱。

『狗入的！啾啾啾……』張獻忠被薰得繃緊了眉毛，他為這氣味所接觸，用力噓着鼻孔。眉間的膿液又湧出了，正凝成一顆珠，要向下滴墜。

當張獻忠衝出重圍，進入四川境內的中途，他得到李自成打進北京的消息。這教他難過，覺得自己比起別人來，實在太沒有種了。他向來是討厭李自成的，即使日暮途窮也不願意和他合夥。現在可比自己先走了一步了，於是，他加快的向前走，一口氣攻破了成都。

他終於爬上蜀王的金殿，坐上寶座，穿起蟒袍，戴起滿頭珠珞的冕。這樣過了三天，他一點也不快活。

『狗入的！咱老子不如到湖廣當戕貨客去，倒還自在些……』他一手把皇冠摘下來，摔在地上，用腳踏扁它。

『爺爺！有大事奏上。』外面兩個人倉皇地奔進，向他跪下。

『什麼？』他睜大眼睛，看這兩人時是他的乾兒子劉文秀和李定國。

他倆報告他關於吳三桂帶引清兵趕跑了李自成的消息，接着說清兵已經分做兩枝，一枝南下，一枝西進。然後他們提出自己的意見：

『爺爺！四川不能長住了，最好出川，聯合李自成，打退清兵。』

『唔……』張獻忠沉吟着。

『爺爺！江南和中原的人心可以利用，他們都反對清兵呢。』

『唔……』但他終於搖搖頭接着說：『你們少說吧，咱老子不幹這個！』

真的，他已經沒有了大志。——或者他從來就沒有大志過，他只是富於流氓性格的。他喜歡破壞，為了切身遭受深重的痛苦和壓迫，教他從憤怒到報復，以

悲慘還給悲慘，殘酷還給殘酷。他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曠悍，因此無數飢餓的人羣跟着他，僅僅為了單純的求生欲望。他沒有任何鮮明的政治意識，雖則他是農民叛亂的首領，但不曾代表農民的利益和提出屬於大多數人的主張。這一點他不如李自成。甚至他不能信任自己的幹部和羣衆，隨時隨地殺戮了他們，這證明他至少缺乏控制的才能……。然而他這時的確有些頹廢了。

他頹廢於瘋狂的屠戮之中。但他也許有些變態，他覺得官府殺人，咱老子殺人，清兵殺人，反正都一樣。而且，被咱老子殺了，還不強似被官府和清兵殺了的麼？這些生就殺胚的孱頭們！

咱老子不殺掉他們，還不是一樣留下來去當官府甚至清兵的奴才的嗎？這些沒骨頭沒廉恥的雜種和賤貨們！

他想。他跳起來，牙齒咬得刮刮地響，感到自己周圍凡生有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兩腳動物，一概都可殺。

他首先記起：自己小時候跟隨父親到過川中內江販棗子，六月的天氣，將驢子拴在路旁楊柳叢的石牌坊邊，坐下來休息時，一家銅環朱漆的門裏走出一個紳士驅遣兩三個豪奴，為了牌坊沾了驢糞，不由分說將父親綁起，倒掛在牌坊下鞭打得肉破血流！又迫使他自己用雙手去捧起驢糞，直到乾淨為止……。這個怨毒刻劃入自己幼稚的心靈，永遠忘不了。以後他看見大戶的官紳和讀書人，就特別發恨。這班人好像生來專和窮苦下賤的人作對，他們的門楣很高，騎在別人的頭上，動不動將別人倒掛起來。許多年以來，這班人還是緊緊的追隨、圍困和緝捕自己，毫不放鬆。而目前，他們又和清兵聯為一氣了，這顯然於他是極大的威脅。它將要步步窮促自己至於無路可走，即使天地是這樣廣大，將不容自己有藏身的地方。在深夜，當寒風颼颼吹動燈燭，他彷彿覺得前後左右影影綽綽、密密層層都是迫害自己的敵人！

他看見活人，但那都不像是人。在他眩惑的眼睛中看來：不是狗頭而狐尾，

便是女面而蛇身，或者猪首牛首而人手人足。牠們一個個都披頭散髮如夜叉，青面獠牙如惡鬼。牠們在匍匐、爬行，在彼此吞吃，吃別個或者被別個吃。他不由發恨了；這些可惡而可笑的畜牲、虫豸們，如果咱老子不把它收拾了，留下來不是太多餘的嗎？於是，他拔出血鏽的缺刀，他是無所畏懼的，不管它是神是鬼是人是獸，向蒼林和蔓草中一排頭砍過去！颼颼颼颼颼颼，迅疾裏不聞一點聲息。他的刀口砍得更缺，血鏽漬得更濃更黝。他殺得眼花撩亂，胸口崩裂，以血自醉，如飲毒酒。遍地烏塗的鮮血，映得他脹紅的眼睛有如火燒珠煮，他橫刀仰天狂笑着：

『嚇！嚇嚇嚇嚇……』笑聲淒厲如深夜的烏鳥。

他眉心的毒瘡又迸裂了。他痛得滾在地上，就像一匹受傷的刺蝟，在噴矢向人。又如一匹中箭的淫靡，在用自己的牙齒狠狠咬自己的肚臍，教牠破碎、糜爛和毀滅，發出又辛又辣又毒又香的香霧，圍籠向四周的尸山骨海，閃起抖顫的

光潮。

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人，連着自己在內。當他踏過荆棘和蒺藜，穿過風雨和瘴癘，走在古潭邊，俯見潭底的綠水，其中映現自己：頭上長出兩枝角，嘴巴下垂像一匹狼。他正用手抓裂自己的胸脯，抉出心肝，徐徐咀食，肝色青藍，上有創痕……。

接着他放起一把火。那巍峨的宮殿，以及金銀、珠寶、子女、輜重……一起燒為灰燼。在天崩地裂的硫磺火鼓的波濤中，他臉上浮出滿足的慘笑。因為他願意和敵人同歸於盡！願意摔碎這當前的一切，不讓那些雜種和奴才們佔去了半點便宜。

三個月以後，他幾乎摧毀盡了川中所有的建築和生物。他挑選了一枝最精銳的人馬，向川北進發。——他是否聽中了乾兒子劉文秀和李定國的話，將要聯合李自成的餘衆，東出潼關和吳三桂和清兵一決雌雄呢？誰也不知道。但他這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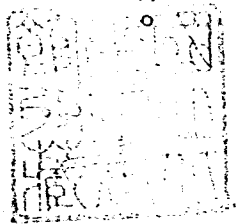
為，是為了準備迎接將要向西邊壓緊過來的大威脅，却是顯而易見的。

這一枝人馬走入懸崖峭壁和深林叢莽中。他們一面牽扯着藤蘿，一面斬伐着進去。這時山谷中起了濃霧，對面看不見人，迷惑了所有的眼睛。忽然前面嘩噪起來——原來清兵利用引路的好謀，以一晝夜奔馳一千里的速度，走了三日三夜，終於接觸了前哨。

濃霧裏穿出一枝飛箭！射中張獻忠的咽喉，他從馬上倒下去。乾兒子們都不在身邊，清兵蜂擁過來。

『啾啾啾啾啾……』他在地下掙笑着。但他來不及怒目而視，已被割成了肉泥。

三十六年十二月。



南極文叢

◎南極文叢 第一輯◎

在新開的路上

腳

地

野

焚

濃

印

獄

祭

書

霧

詩集

詩集

散文

散文

小說

小說

林維仁

黎先耀

陳 葵

馬 各

李拓之

何 飛

南極文叢第一輯

焚書

定價一圓三角
不准翻印

著作者 李 拓 之

出版者 南 極 出 版 社

上海漢口路九三號三樓八室

發行人 曹 豈 凡

總經售 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印刷者 藝 文 印 刷 廠

上海嘉善路一一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82
404043

43



\$ 1.50